

通論

南北戲曲概言

吳梅

金元以來，士大夫好以俚語入詞，酒邊燈下，四字沁園春，七字瑞鷓鴣，粗豪橫決，動以稼軒龍洲自况，同時諸宮調詞行，即詞變為曲之始，迨董解元作西廂，以方言俗語，雜砌成文，世多誦習，於是作者大率以

諧俗之詞實之，如天寶遺事元王伯成撰此書合諸套數而成與董詞相類正音王煥宋黃可道撰見劉

樂昌分鏡見周德清中原音韻王魁宋無名氏撰明葉子奇草木子云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相之等，雖不盡

傳。而傳者皆道路悠謬之語，嬉笑謔浪，取悅於人，故戲劇之始，僅有本色一家，無所謂辭藻紛紜，纂組縝

密也。王實甫作西廂，以研鍊濃麗為能，此是詞中異軍，非曲家出色當行之作。觀麗春堂劇滿庭芳云，

「這都是托賴着大人虎勢，贏的他急難措手，打的他馬不停蹄。」又云，「則你那赤瓦不刺強嘴兀自

說兵機。」耍孩兒云，「這潑徒怎敢將人戲，你托賴着誰人氣力，睜開你那驢眼，可便覷着阿誰！我便歹

殺者波，是將相的苗裔。」即如西廂中四邊靜云，「若能夠湯他一湯，倒與人消災障。」小梁州云，「鴿

伶淥老不尋常。」攪箏琶云，「怕我是賠錢貨，兩當一便成合，憑着他舉將除賊，消得箇家緣過活，費了

甚麼？古那便結絲蘿，休波，省人情奶奶忒慮過，恐怕張羅。」滿庭芳云，「你休要呆裏撒姦，您待恩情美

滿，教我骨肉摧殘！他手搭着檀棍摩挲看，龔麻線怎透針關？直待教我拄着拐幫閒鑽懶，縫合唇送煖偷

寒待去呵，消息兒踏着犯待不去，教甜話兒熱趨。教我左右做人難。」行金古本與今世通諸曲文字，亦非

雅人口吻。王元美以挂金索一支為佳，殊非公允。詞云：裙染榴花睡損胭脂，柳眉顰人比黃花瘦。是故

知元人以本色見長，方可追論流別也。當時善此藝者，以大都東平及浙中最盛，其散處各行省者，又皆

沈浮下僚不得志之士。見李中麓小山小令序而江西嘯唱，尤能變易故常，別創南北合套之格，繁聲一啓，詞法大

備，輟耕錄所載家門，有和尚先生秀才列良禾下大夫卒子良頭幫老都下孤下司吏件作諸種，不過就

劇中角目分析之，無當於文字之高下。即正音譜所列丹邱宗匠黃冠承安等十五體，亦止就劇情言之，

而於作家美惡無涉焉。大抵元劇之盛，首推大都，自實甫繼解元之後，創為研鍊豔冶之詞，而關漢卿以

雄肆易其赤幟，所作救風塵玉鏡臺謝天香諸劇，類皆奔放滉漾，斲弛以自喜。東籬則清俊開宗，漢宮秋

一種，臧晉叔以為元劇之冠，論其風格，卓爾大家。自是三家鼎盛，矜式羣英。後起如王仲文楊顯之，並時

瑜亮救孝子臨江驛酷寒亭。均見元曲選足使已齊頰首，實甫服膺。論者擬諸虎賁中郎，未免過刻。石子章聽

琴竹塢，自謂得東籬神髓，而幽豔過之。真定一隅，作者亦富。天籟一集，質有其文。秋雨梧桐，實駕碧雲黃

花之上，蓋親炙遺山警效，斯咳唾不同流俗也。圮橋進履，石州醉詞。李文蔚作曲十二種，以張子房圮橋

今不傳，僅見元曲選。瓣香蘭谷，已開江右之先。他如尚仲賢煮海戲妻。張生煮海，秋胡戲妻，戴善甫郵亭記，夢為善甫

魚一種，見元曲選。論其高下，亦難軒輊。東平高氏力追漢卿，畢生絕藝，雕繪梁山。高文秀，東平府學生

浙行省務官，有陶秀。上較王關，差覺才弱。享年不永，悼惜尤深。鏗而不舍，並轡二甫矣。時起擅名，僅在出塞。張時起

多至八種。

東平府學生居長蘆有坡下別姬昭
君出塞花月秋千沈香太子四劇
堙下別姬，即為名代練川千金之本，其詞散佚，無可評騭。丹邱謂雁

陣驚寒，意者植基不厚歟？仲清伏劍顧仲清有陵母伏劍火燒紀信二種壽卿紅梨張壽卿復浙江省掾吏有詩酒紅梨花一曲

風格翩翩，居然實甫也。大名宮天挺，襄陵鄭光祖，平江姚守中，山東王廷秀，或以豪邁勝，或以豔冶勝，或

以恬淡勝，要皆不越三家範圍。至江州沈和作瀟湘八景歡喜冤家，以南北詞合成，極為工巧。錄鬼簿云

自和甫始又云江西稱參軍代面蠻子關卿，開後代傳奇之首，結金元散套之局，斯可謂不隨風氣，自

關蹊徑者矣。浙中詞學，夙稱彬彬，一時名家，指不勝屈。金仁山西湖夢，范子安竹葉舟，陳存甫錦堂風月，

皆膾炙人口也。而鮑天祐史魚尸諫，流播諸路，騰譽宮廷。天祐字吉甫，岷州吏，以尸諫折得盛名，明周

重知此詞其為一時推重如此周文質杜韋娘，蘇武還鄉二劇，又開牧之揚州夢之局，人文蔚起，他方莫

及。文質字仲彬流寓中，如喬孟符曾瑞卿等，又皆一時彥士，雍容壇坫，嘯傲湖山，極裙履之勝概矣。嘗謂

元人之詞，約分三類：熹豪放者，學關卿工鍛鍊者，宗二甫尚輕俊者，效東籬而張小山以小令著稱，不入

戾家爨弄，斯又詞品之高卓者也。明代諸家，符采輝映，開國之始，咸有可觀，若王子一等十六家，十六家

一劉東生王文昌谷子敬藍楚芳陳克明李唐寶穆仲義湯舜民賈仲名楊景言蘇復之楊彥華楊文奎

夏均政唐以初也其中有著述可稱者王子一有誤入桃源海棠風楚陽臺鷲燕蜂蝶四種劉東生有嬌

紅記世間配偶二種谷子敬有城心猿五種楊景言有風月海棠亭生死夫妻二種蘇復之有金印記一童

金女對玉梳蕭淑蘭昇仙子夢意馬南柳枕中記陰司三種湯棠亭生有風月妻二種蘇復之有金印記一童

種楊文奎有翠紅玉玉魁不負心封關翠上元玉盒記四種他金印記一種明人有傳刻本餘則亡佚焉

半承元季餘風，今讀城南柳誤入桃源等劇，其詞綺組雕鏤，不若前元之沈著，而南曲傳奇，日新月異，鬱

藍生所品，高晉音所論，亦如詩中鍾嶸，畫中謝赫，書中庾肩吾也。論其流別，約分四端：自琵琶拜月出，而作者多憲拙素。自香囊連環出，而作者乃尚詞藻。自玉茗四夢，以北詞之法作南詞，而倂越規矩者多。自吳江諸傳，以俚俗之語求合律，而打油釘鉸者衆。於是矯拙素之弊者用駢語，革辭采之煩者尚本色，正玉茗之律，而復工於琢詞者，吳石渠孟子塞是也。守吳江之法，而復出以都雅者，王伯良范香令是也。夫詞曲之道，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本不以俚鄙爲諱也。香囊以文人藻采爲之，遂濫觴而有文字家一體，及玉合玉玦諸作，益工修詞，本質幾掩，抑知曲以模寫物情，體貼人理，所貴委曲宛轉，以代說詞，一涉藻績，卽蔽本來，而積習未忘，不勝其靡。此體亦不能偏廢矣。今復備論之：琵琶尙矣，荆劉拜殺固世所謂四大傳奇也。而白兔殺狗俚鄙腐俗，讀者至不能終卷。雖此事所尙，不在詞華，而庸俗才弱，終不可以古拙二字文過也。正統間，邱文莊以大老名儒，愜志音樂，所作五倫全備，投筆記舉鼎記羅囊記，雖迂叟之調言，實盛世之鼓吹。惟青衿城闕，旣放佚於少年，而白紵管絃，欲彌縫於晚歲，伯玉寡過，殊苦未能。文莊曾作續情麗集

記少年過合事晚年頗悔之故作五倫記 邵氏香囊 邵給練名法治荆漢人 雨舟連環 王濟字雨舟烏鎮人官通判二種均見六十種曲 工於塗澤，非作者之極

軌也。而好之者珍若璠璣，轉相摹效。鄭若庸之玉玦，梅鼎祚之玉合，喜以駢語入科白，伯龍浣紗，伯起祝髮，至通本皆作儷語。江東白苧有補陸天全用駢句 又變之極者矣。琵琶拜月，古今咸推聖手也，則誠以本色見長，而未嘗不事藻飾。記中賞荷賞秋亦工綺語不尙白描惟君美以渾脫著譽而間亦傷於庸俗

此記爲後人羅雜殊失舊觀故曉長輔不爲點板 是以學則誠易失之，腐學君美易失之。嗟！壽陵學步，騰笑萬口，而獻王荆絃，且

直摩則誠之壘，出詞鄙倍，亦十倍於永嘉。繼之者涅川雙珠、弁州鳴鳳、叔回八義、道行青衫，均見六種曲庸劣皆學，則誠之失也。近充繡襦，工於調笑。傳奇彙考：虛舟作玉，瑛舊院人，惡之。中麓寶劍，本於鄉賢。李

翩翩不失雅范焉。蕉帕汲古本紅吳江諸傳，獨知守法。沈寧庵名環吳江紅藻一記，足繼高施。其餘諸作，

頗傷庸俗。雖持法至嚴，而措詞殊拙。臨川天才，不甘羈勒。異葩耀采，爭巧天孫。而詰屈聱牙，歌者辭舌，士名顯吳江嘗云：「寧協律而詞不工，讀之不成句，謳之始協，是為中之之巧。」曾為臨川改易

還魂字句，託呂玉繩以致臨川。臨川不懌，復書玉繩曰：「彼惡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噪

子。」世所謂臨川近狂，吳江近狷，自是定論。惟寧庵定法，可以學力求之。若士修詞，不可勉強企及。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此之謂也。於是為兩家之調人者，如吳石渠之梨花五種，吳炳字石渠，宜興人。

筆，協吳江之律也。自詞隱作譜，海內向風，衣鉢相承，不失矩度者，如呂勤之烟鬟閣十種，呂天，成字勤之。

卜大荒之乞磨冬青，卜世臣字大王伯良之男后題紅，王伯良

皆承詞隱之法，而大荒冬青終帙不用上去疊字，勤之神劍二姪等記，并轉折科段，亦效吳江，其境益苦矣。此又以寧庵之律學。若士之詞也。他若馮夢龍之雙雄萬事，夢龍字子猶，吳縣人，嘗取舊曲，改

足二種 史叔考之夢磊合紗，叔考名盤會稽人有雙丸雙 沈孚中之縮春息宰，孚中字會稽錢唐人有縮春園息宰河二種 徐復

祚之紅梨宵光，復祚字陽初常熟人有一文錢 協律修辭，並臻美善。而袁籜庵奉譜整嚴，辭韻恬適，西樓

一帙，即能引用譜書，以暢己意，筆端慧識，迥異諸家。九宮舊詞，為聲音滯義，藉作者疏通之，覺公誠出中

伯上也。中伯為鄭若庸崑山人玉 惟珍珠衫，玦外尚有五福諸記 歎動一折，穢褻難堪，雖非誨淫，終滋物論耳。有明曲家，作者

至多，而條別家數，實不出吳江臨川崑山三家。惟崑山一席，衣鉢無傳，伯龍好遊，家居絕少，吳中絕藝，僅

在歌伶。斯由太倉傳宗，太倉魏良輔曾訂曲律學者皆 故工伎獨冠一世。中秋虎阜，鬪韻流芬。吳中中秋

至虎邱獻伎見張岱陶庵 夢憶 沈龍 綬 度 曲 須 知 沿至清初，斯風未泯。世祖入關，時南方作者，首推百子，梅村展成，咸工此道，一

時壇坫，宗仰吳門。玉詳後 而措詞亦復美善，湖上笠翁，雖負盛譽，而文字卑陋，僅供優孟衣冠而已。乾嘉

以還，作者漸少，間有操翰，大抵宗法藏園，嗣徽湖上，而能洞悉正變者鮮矣。此清曲之大概也。至分部別

居，亦可略論之。當明崇弘間，皖人阮圓海，瓣香湯奉常，以尖刻為能。所作燕子箋，春燈謎，牟尼盒，雙金榜

諸種，布局造事，務極詭秘，亟欲一新詞場之耳目。而紅友，山農，承石渠之傳，以新穎之思，狀物情之變，論

其優劣，遠勝湖上。即就曲律言之，紅友尤兢兢慎守也。笠翁十五種文詞至劣獨排場角目新後可喜紅

清初作者 曲阜孔尚任，錢唐洪昇先後以傳奇進御，世稱南洪北孔是也。顧桃花扇，長生殿二曲，僅論文

字，似孔勝於洪。不知排場布置，宮調分配，昉思遠出東堂之上。桃花扇耐唱之曲實不多即訪翠寄歸題

道一曲於一傳中不獨生且諸曲齣齣可聽即淨丑過派各小曲亦絲絲入扣怡如分際目舞盤今折八仙會

道一曲於一傳中不獨生且諸曲齣齣可聽即淨丑過派各小曲亦絲絲入扣怡如分際目舞盤今折八仙會

行蓬海一筆之重圓折羽衣曲一支皆自集新腔不默守九宮舊格而偵報之夜
余嘗謂桃花扇有佳詞而無

佳調，深惜雲序不諳度聲。二百年來詞場不祧者，獨其稗哇而已。二家既出，於是詞人各以徵實為尚，不

復為鑿空之談，所謂陋巷言懷，人人青紫，香閨寄怨，字字桑濮者，此風幾乎革盡。曲家中興，斷推洪孔焉。

他若馬估人塘有梅花樓荷花三種劉晉充有羅衫合天馬三種薛既揚有書生願醉月緣戰葉雅斐有琥珀匙女開

朱良卿有乾坤嘯雲亭邱嶼雪有虎囊彈九種之徒，雖一時傳唱，徧於旗亭，而律以文辭，正如

面牆而立。獨李玄玉一人永占，永團圓占花魁關直可追步奉常且眉山一劇，眉山秀譜東尤非明季諸家

可及，與朱素臣萃園為最佳一時可稱瑜亮。歸玄恭萬古愁尤展成鈞天樂。一則鞭撻王

霸，一則洗發古今，不平事皆平反，定獄今不獨前無古人，抑且後無來者。論者比元恭於賈島西，誠為允

協，而實非詞家之正則也。乾嘉以來，錢唐夏惺齋鉛山蔣士銓皆稱詞匠，而惺齋頭巾氣重，不及藏園臨

川桂林允推傑作，一傳為黃韻珊，尚不失矩度，再傳為楊恩壽，已味厥本來。宣城李文瀚，陽湖陳煥，等諸

自鄙，更無譏焉。韻珊有茂陵花源施墟封桂枝香再來人理靈坡六種文瀚字雲生有紫荊花胭脂寫鳳

飛樓銀漢四種煥字潛翁有仙緣記其有出類之士，不事依傍，如唐蝸寄之改易舊詞，殿補關等十長生

九種名英官舒鐵雲之自製簫譜，有卓女宮壘樊姬掩鬢西不襲金元之格，獨抒性靈，斯又非元明諸家

所可束縛焉。雅雨旗亭，記譜王之澳事恆巖芝龕，沈雲英奏良玉事一拾安史之昔塵，一誌邊徼之逸

史，駸駸乎入南聲之室。而陳厚甫紅樓夢張漱石玉燕堂曲律乖方，未能搬演，益覺荆石山民之高雅矣。

陳厚甫紅樓夢傳奇一無足取玉燕堂四種文周文泉補天石雖便詞場而立意不高其弊與夏惺齋南
字尙善惜少割裁以離騷屬入曲又太練口
陽樂正同。同光以後，作者幾絕，惟梨花雪芙蓉碣二記，略傳士大夫之口。顧皆拾藏園之餘唾，且耳不聞
吳調，又何從是正其句律乎？蓋當時學子，皆注意於決科射策之文，經史且廢而不讀，遑及音樂。况光宣
間，黃岡俗謳，正徧海內。詞曲之道，幾幾亡佚矣。夫詞家正軌，亦有三長。文人作詞，名工製譜，伶家度聲。苟
失其一，卽非雅奏。自又人不善謳歌，而詞之合律者漸少。俗工不諳譜法，而曲之見擯者遂多。重以胡索
淫哇，充盈里耳。伶人習技，務在趨時。而度曲之道盡廢，因略述流別如此。

說詞

李萬育化之

一 詞之緣起

有韻之文，昉自唐虞。風雅三百，成於周代，禮以是興，樂以是和，固非僅觀風察政之具也。殆夫聘問歌頌，
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漢書詩賦略秦焚典籍，禮樂崩壞，漢初制取紹復，而
樂府之體始備。唐代倚聲，開後承前，其淵源所自，古今學者所見不同，其言各異。

朱子語類論詩篇曰：「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怕失了泛聲，逐一添个實字，遂成長短
句，今曲子便是。」全唐詩附錄曰：「唐人樂府原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并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
以就曲拍者，爲填詞。」

汪森詞綜序曰：「自有詩而長短句寓焉。……自古詩變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與伶官樂部，長短句

無所依，則不得不更爲詞。開元盛日，王之煥、高適、王昌齡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亦被之歌曲。……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鑣并馳，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殆非通論。」

歌曲源流曰：「開元天寶中，才士始依樂工按拍之樂，被之以詞，其句之長短，各隨曲而度。」徐師曾詩體明辯曰：「自樂府散亡，唐李白始作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諸詞，時因效之。」俞樾詞律序曰：「唐書藝文志經部樂部，有崔令欽教坊記一卷，其書羅列曲調之名，自獻天花，至同心結，凡三百三十有五，而今詞家所傳小令如南歌子、浪淘沙、長調蘭陵王入陣樂，其名具在焉。唐志列之樂類，以此知今之詞，古之樂也。」張惠言詞選序曰：「詞者蓋出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之詞，故曰詞。」蓋齊梁以來，樂府之音節已亡，一時君臣喜翻新調，及至唐人，以詩入樂，七言絕律，皆付樂章。玄肅之間，詞體更定，實卽樂府之嗣響。或者不察，欲實詩餘之名，固嫌臆斷，而斥爲絕非同科，亦屬偏詞也。」

二 詞之濫觴

徐炬事物始原曰：「詞始於李太白菩薩蠻等作，乃後世倚聲填詞之祖。」趙璘因話錄曰：「唐初柳范有江南折桂令。」

或曰：詞始於隋，韓偓海山記所云隋煬帝泛東湖之湖上八闋是也，其有疑此爲僞託者，則侯夫人之一點春，固明明隋宮之看梅曲也。

或曰：不然，始於蕭梁。梁武帝江南弄七首，沈約六憶詩四首，各字句相同，詞以填成，此其嚆矢也。且江南

弄七首，六首平韻，而採蓮曲一首用入聲韻，六憶詩四首，三首平韻，而憶食時一首用入聲韻，則又後人小令柳梢春憶秦娥慢詞百字令滿江紅等詞，平入通叶之所本也。

或又曰：先於蕭梁者，東晉時有女兒子休洗紅二曲。

劉師培論文雜記曰：詞於四始之中，近於比興，三百篇多有與長短句相符者，如召南殷其雷篇云：「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三五言調也。小雅魚麗篇云：「魚麗於罟，鱗鱗。」二四言調也。齊風還篇云：「遭我乎搖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六七言調也。召南江有汜篇云：「不我以，不我以。」疊句調也。豳風東山篇云：「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嘆於室。」換韻調也。召南行露篇首章曰：「厭浥行露。」二章曰：「誰謂雀無角。」換頭調也。足證詞曲之源，實爲古詩之別派。

夫穿鑿附會，雖文人之通病，而溯本求源，實爲學之要途，并存上說，一以見涵蓋醞釀之遠，一以見息息相通之致耳。

三 詞之體尙

意內而言外謂之詞。故詞者，低徊要眇，所以道其不言之情也。文小聲哀，辭近旨遠。既非詩之放逸，亦無曲之俗俚。

體必婉約。顧貞觀謂溫柔秀潤，豔冶清華，詞之正也。奇雄磊落，激昂慷慨，詞之變也。張世文謂詞體一婉約，辭情蘊藉。一豪放，氣象恢宏。少游婉約，東坡豪放。而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

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柴虎臣亦云「指取溫柔，詞歸蘊藉。」

文必清靈。張玉田曰「詞貴清空。勿質實。清空則古雅峭別，質實則凝澀晦昧。」毛稚黃曰「詞貴開宕，不欲沾滯，忽悲忽喜，忽遠忽近，所爲妙耳。」陳銳曰「詞之難工，純以清空出之。務爲典博，則傷質實。多著才語，又近昌狂。」

意欲奇。語欲新。而字欲鍊。毛稚黃曰「詞家刻意俊語濃色，此三者皆作神明。」又曰「意欲湛深，語欲渾成。」陸韶曰「命意貴遠，用字貴便，造語貴精，鍊字貴響。」仲雪亭曰「作詞用意須出人意外，用字如在人口頭，創語新，鍊字響。」

故白描不近俗。修飾不太文。生香真色。自然流露。小令則言短意長，而不尖弱，中調則骨肉停勻，而不平板，長調則操縱自如，而不粗率。豪爽中有精緻語，綿婉中有激厲語。沈氏東江曰「不卑不抗，不觸不悖，驀然而來，悠然而逝，設色雅，構局變，如驕馬丟銜而欲行，如粲女窺簾而未出。」陳氏子龍曰「以沈摯之思，而出之淺近，使讀者驟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誦卽得雋永之趣，以儂利之詞，而製必工鍊，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其爲體也婉弱，明珠翠羽猶嫌其重，何況龍鸞，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其爲境也嫵媚，雖以警露取妍，實貴含蓄不盡，時在低徊唱歎之餘。詞之可貴，如是而已。」

(未完)

周代南北文學之比較

陳鐘凡輯

學術隨時代而衍進，因地域以變遷，百科皆然，而以文學爲尤著。觀夫歌謠興於尙世，頌詩述自殷人，六義至成周而大備，斯固因世推移之顯徵；而鼓鐘之詩言：「以雅以南，」荀子言：「君子居楚安楚，居夏安夏，」雅卽延陵季子之所謂「夏聲」，楚卽鍾儀所操之「南音」，則又周代文學南北異趨之明驗也。爰陳其同異，備治國聞者之省覽焉。

詩三百篇，雅頌起於岐豐，十五國風采自河濟之間，並屬北人之文。惟周召化行南國，地在南陽南郡之間，韓詩說南人詩歌，似著端倪；然竊考周南之言「漢廣」，汝墳，「召南」之言「汝沱」，猶之大雅之有「江漢」，仍屬北人主教化者之詠歌，絕非被化南人之述作，可以斷言。是故三百篇者黃河流域文學之大宗也。

自風雅寢聲，奇文鬱起，屈宋振藻於郢都，唐景蜚英於湘沅，惟楚多材，新聲競響，南人文學，斯其嚆矢。持較北人之文，其同異之跡，約別數端言之：——

(一)

文學之分南北，非始於周世也；溯其淵源，實本於前世。呂氏春秋曰：「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諡諡，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音初是南音遠原

於夏人，北音尙承乎商世者也。斯說也，證之詩騷而益信。

楚辭曰，「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從。」離騷又曰，「啓棘賓商，九辨九歌。」天問王逸注，「九歌九辨，啓作樂也。」山海經大荒西經郭注引歸藏亦有「啓作九辨九歌」之說。左氏春秋傳亦謂「夏以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文七年傳凡此並楚人傳頌夏代文學之確證。考史記貨殖傳「潁川南陽故夏人之居。」其地實鄰楚境，故其文流爲南音也。

國語載閔馬父言，「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商詩掌於周官，此其明據。且考之周禮，太師教之詩，頌當其一。則商詩者，周人文學之教本也。故周詩體製，大端不異於商頌。說詳下節且其文辭有襲取商詩者。如檜風蓂楚之「阿難」，小雅隰桑之「阿難」，與商頌之「猗那」，皆美盛之貌。雲漢之「昭假無贏」，與長發之「昭假於天」，並遲久之稱。馬瑞辰長毛詩通釋至烈祖之「時靡有爭」句，直同江漢「約軹錯衡」句，直同采芑，凡是皆北音原於殷商之明證。此南北文學淵源之不同也。

(二)

班固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漢書地理志是故音樂之功，足以轉移風俗；而音樂之成，又必因緣風俗也。故考南北文學之背景，先當就兩地之風俗比較觀之。

班書地志言春秋各國風俗與詩歌之關係綦詳，其說曰：

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幽兩國……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麟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吳季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

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強，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

溲溲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

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曠之間兮。」又曰：「蒺藜我於著乎而！」此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

觀此所述，各地風詩，莫不隨其習俗爲轉移。而北方各國，舍鄭衛淫靡，齊詩舒緩而外，餘多言農桑衣食之本，思奢儉之中，重生死之慮，是知十五國風，無不切於人事。固皆生活文字而非理想文學也。至班氏言楚人風化則曰：

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羸蛤，食物常足，故諧諛媮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執。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因其物產饒給，思想瑰奇，故發爲詩歌，神女作賦，山鬼名篇，迥異北人之文。此南北文學背景之不同也。

(三)

詩有六義，風雅頌者詩之體；賦比興者詩之用。孔穎達說毛詩正義劉勰謂：「賦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

六義附庸，蔚成大國。」文心雕龍詮賦是賦原古詩之流，後乃別成異派，不足與詩並立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著

錄屈原賦二十五篇，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於詩賦略，謂「不歌而頌，斯謂之賦。」是賦又詩之一

體，僅堪諷頌而不能入樂者也。然吾則謂賈誼枚乘以下諸家之述造可以謂之賦，若屈宋之作則當正

名曰「辭」而不得目之爲賦也。請列三證以明之：——

史記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子世家北地詩歌固皆得被之管弦，協諸音

律矣。而宋書樂志楚辭鈔「今有人」一歌，即用楚辭之山鬼。隋書經籍志亦言「隋時有釋道騫善讀

楚辭，能爲楚聲。」是楚辭音節，晉宋人猶能識之。故詩有「下管上箏，勳篪協奏」之文，而楚辭亦有「陳

竽瑟兮浩唱……五音紛兮繁會」及「簫鐘瑤篴，以鏗吹竽」之句。是楚辭可歌，與賦之僅能諷頌者不

同。此其證一。

王逸云：「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論。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媿於

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章句是比興之用，詩辭所同。楚辭非

賦，此其證二。

昭明文選騷賦異部，不相雜廁；論者或謂其瑣。劉氏文心辨騷詮賦，亦各爲篇，而爲之說曰：「離騷軒翥

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是知騷之體製，介乎詩賦之間；賦之發生，實在詩騷以後。賦實古詩之流，辭則與詩異境。楚辭非賦，此其證三。由斯三證，知楚辭可歌，且符六義，實與三百篇無異。其不同者音節章句已耳。此南北文學體製之比較也。

(四)

詩人之辭，有一言至八言成句者。緇衣篇「敝」字，「還」字，一言也。「鱸鮒」，「祈父」，「肇禋」，二言也。三言如「振振鷺」，「螽斯羽」。五言如「誰謂雀無角」，「胡爲乎泥中」。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嘉賓式燕以敖」。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爲七言。「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則爲八言。長短固無定製。然統觀三百篇，率以四言爲正體，餘僅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擊虞文章流別論說不可多觀。若南人詩歌之可考者，一爲史記滑稽傳所載優孟之慨慷歌。其詞曰：

貪吏而不可爲，而可爲；

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

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

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

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

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

貪吏常苦富；

廉吏常苦貧；

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

長至十四言，少亦八字，較北人詩歌不侔矣。論語載楚狂接輿之歌曰：——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

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此句依史記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孟子離婁篇載孺子滄浪之歌，與楚辭漁父之歌不異。閻氏四書釋地考滄浪爲漢水流經之所，知是詩必楚人之文。其辭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句並長短錯綜，局言不限於四字。至楚辭屈原之離騷九歌九章，其句法變化益多。例如：——

玄文虛幽兮，矇眊謂之不章；

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

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

鳳皇在笄兮，雞鷩翔舞；

同糲玉石兮，一概而相量。

夫唯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藏。懷沙

則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莫不備具。宋玉之九辨曰：——

悲哉秋之爲氣也！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僚慄兮，若在遠行；

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沆寥兮，天高而氣清；

寂寥兮，收潦而水清。

其變化益繁，絕非一式之所能限。故北人詩歌，形式整齊；南人辭賦，句讀參差。此其異也。

更考三百篇之章句：若采蘋之詩，重章共述一事；甘棠之詩，一事疊爲數章；東山之詩，初同而後異；漢廣之詩，首異而末同。要皆一義而更申，或章重而文變。較楚辭之滔滔千百言，一氣貫注，不能強分章節者，又大不侔。是故北人詩歌，言短而調重；南人辭賦，句讀之長短無恆；篇章之變化非一。此南北文學章句

之不同也。

(五)

漢書禮樂志謂：「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高祖好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前云楚聲可歌，楚辭與賦，實非同物，於此益信。雖然，南北詩歌，同能被之管弦，其音節之高下、疾徐、飛沈、抗隊，未必符也。爰就其音律而論列之。

劉勰稱：「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龍文心雕律此其所辨，兩者音韻之異同，非音律之差別也。矧生千載之後，雅頌之音節無徵，騫公之流風歇絕，而欲比較其得失，不幾同於叩盤捫燭者哉？然竊按之音理，平聲曼長；仄聲短促；洪音激越；細音淒清。此其區別之顯然易辨者也。試求之詩騷，凡離騷一篇用模韻者四十有八。

與古書聲韻二字 莽古明 莫同上 度古杜 路古洛 路上見步 武古烏 怒古泥 舍古桑 故古古

路上見 予古烏 野同上 狐古匣 家古見 輔古邦 土古透 圃古滂 莫古明 夜古影 御古疑 予古影 佇古定 妬古泥

舉見模 輔前見 女前見 下前見 與影 予前見 都模端 居模見

馬明模 女泥模 下前見 女前見 固見模 惡影模 寤疑模 古見模 慕明模 女前見 宇影模 惡前見 迎疑模 故前見

哈韻二十有六。

能古泥佩古蒲○在古從莛古他○畝古明芷古德○莛見上悔哈曉○時哈杜態哈他○茲哈精詞哈心○悔見前醜哈
○佩哈曉詒哈影在見前理哈來○異哈影佩見前○疑疑哈之哈端○媒哈明疑見前○待哈廷斯哈

歌戈蕭韻各十有二。

佗他戈化曉戈○藥泥歌纏歌桑○離離歌虧上開○差清歌頗歌勞○可溪歌我歌○化曉歌離見前

游影蕭求溪蕭○好曉蕭巧溪蕭○遙影蕭姚影蕭○同定對東與蕭調蕭定○留來蕭茅明蕭○流來蕭嗽蕭

考歌模古讀收 a 汪君榮 蕭韻收 io 哈韻收 oi 是騷人之音平聲多於仄聲洪音多於細音也更據段玉裁六書音韻表所載三百篇用韻第十五韻脂微齊皆灰爲最多第一部之哈韻次之兩部之中仄聲入聲更較平聲爲多考脂韻收 éi 徵收 úei 齊收 i 皆收 ai 灰收 uoi 之收 ei 哈收 oi 並屬細音據是則楚聲迂徐而雄渾北音沈頓而淒清可以概見昔康德涵論曲謂一南詞主激越其變也爲流麗北曲主抗慨其變也爲朴質惟朴質故聲有矩度而難借惟流麗故唱得宛轉而易調一王元美謂一北主勁切雄麗南王清峭柔遠北氣易粗南氣易弱一若按之詩騷則視兩氏之說適得其反此南北文學音律之不同也

(六)

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作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生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起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興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范甯殿梁稽其各篇之造端莫不囚緣於世變故其文之屬於主觀者多即寫物附意矚言切事比類雖繁必切近人事是以詩人之詞麗

以則，半屬寫實之文。若離騷言求處妃之所在；見有絨之佚女；留有虞之二姚；聊浮游而求女；命靈氛爲余占；皇剡剡其揚靈；尙不過借題託興，抒發其惓惓懇惻之懷。陳第說至瑰意奇行，超然高舉，縹馬闐風，騶螭西極，溢埃風而上征；過江皋而延佇；顧下土而愁予；與佺期以爲友；益杳冥恍忽，汪洋恣肆，逍遙涵詠於想像界而出乎人間世矣。非純粹客觀之文學歟？

詩人典則而言約，辭人淫麗而句繁，此劉氏之說也。顧詩辭之異，不僅侔色揣稱，踵事日增，繡錯綺交，由疏趨密已矣。其模山范水，體物達情，亦復節候有慘舒之別，山川有明昧之殊。此蓋由南北異宜，故致悲愉改境也。若夫實際生活，彼此大端從同，思致宜無區別。然觀周頌各詩，春祈穀則噫嘻載役之篇作；秋冬報社稷則豐年良耜之詠興。在昔詞人，固莫不憑主觀之獨見，歌禾稼之畢登也。若夫辭人則不然，感艸木之搖落；哀蟋蟀之宵征；歎霜露之悽慘；獨萎約而悲愁矣。周作人君歐洲文學史言：

悲劇喜劇之興，俱因生氣精靈之禮拜。然同而實復殊。Dithyrambos 者迎春之曲，自 Arion 以來，多經文人潤色，言近雅馴，其時在春季，演神之奮爭苦難，終之以靈見，志在用感應之術，以促春氣。社祭者田夫野老之所爲，其時在秋季，禾稼既登，葡萄酒熟，民生豐樂，皆由神賜，禮有報賽，罄其感荷。迎春之時，懼春之不再來，故悲哀之氣，寓於喜望之中；化而爲劇，亦寫人生之奮爭苦難。秋賽之時，則喜春之重來，予萬物以有生之樂，故懽愉之氣，寄於感激之中。叫囂從肆，不能自禁；化而爲劇，則嘻笑怒罵，亦無所變也。

是春悲秋喜，古代東西文人思想，莫不如是。悲秋之念，發自楚人。此南北文學思想之不同也。

(七)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凡風雅之所載者，皆鳴盛之和聲也。至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其言不免於偏盪矣。苕之華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碩鼠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北門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兔爰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何憂殷語，迫辭氣憤慨，無復絲毫溫柔敦厚之致邪？至屈原傷靈修之數化，怨靈修之浩蕩，哀朕時之不當，不忍與此終古，而終睠懷故都，不忘欲返。曰：「余固知蹇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曰：「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其縈杆悶鬱之懷，雖欲叩帝閭以陳詞，從彭咸而沈溺，然一臨睨夫舊鄉，哀高丘之無女，其眷戀之情，迫切於真誠，反側於夢寐，終不忍以是自疏。後人讀其文詞，鮮不潛焉涕泣，蓋感人若是其深切也。其九章曰：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鄉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忘儂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諠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愚

君其莫我知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哈也。紛逢尤以離謗兮，審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詰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忼忼！

一篇之中，三復致意，大抵不外乎存君興國之懷。至離騷言「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遠游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則其悲愍惻怛之誠，橫貫乎人羣，豎窮乎來劫，視三百篇詩人以幽思憤悶，而遽思棲遲於衡泌，聊且喜樂，以消此永日者，其度量之相越，何可以道里計哉？是故北人多慷慨激昂之懷，南人是悱惻纏綿之致，則其情感之不同也。

(八)

曰：宗教崇拜，詩人最盛。惟北人之言上帝神祇也，僅屬抽象之表現，未嘗爲具體的描寫也。觀大小雅之詩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正月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十月交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

雨無正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

小旻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華白

至皇矣之詩言：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此詩所言之天帝，不獨有意志之表現，且有視聽言動之可驗矣。然於帝天之現象若何，終未嘗有具體之說明也。至辭人言神靈之服飾曰：

靈衣兮被被，至佩兮陸離。大司命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山鬼

言神靈之容止曰：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湘夫人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雲中君

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

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大司命

蓋北人處境艱屯，恆覺天威之可畏，其於鬼神也每憚而畏之，故僅能為抽象的描寫。南中山川明媚，花鳥宜人，咸感自然之可愛，其於神也多狎而翫之，故能為具體的表示。此南北文學中所言宗教之不同。

也。

(九)

由前述各端言之，南北文學，其形式有整齊參差之異；音節有徑直迂曲之殊；物色之質實優美不同；思想之徵實憑虛各異。推之，情感之表示，宗教之信仰，彼此咸乖異而互韋。對鏡而觀，知文學固闡發性靈之工具，其關係於時間，空間，亦昭昭不可忽也。

十二年六月廿五日作於東南大學。

周秦法家仇視文學評議

陳兆馨

文學者表現人生之藝術。政治者組成國家之工具。二者性質不同，功用各異，固宜分道揚鑣，不相干涉。然在吾國國史上觀之，竟有與此相反者。當周秦之際，政治家與學問家時起衝突，浸尋及於始皇，遂演成焚書坑儒之慘劇。推厥因果，亦非偶然，舉其大要，約有三端。

一則文學自身與政治有密切之關係也。秦漢以前，吾國文學範圍極廣，常包括一切學問。讀書之士，概稱學者，初無文學家與學問家之別。雖孔門教設四科，文學與德行、政事、言語分立，而子游、子夏，又以文學著稱。然詩固純粹文學，而子夏叙詩，極言詩與政治之關係。又孔門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游夏皆在其列。可見古人無專門研究文學者。觀李斯因博士諸生之議，請悉燒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史記始皇本紀及李斯傳）文學一名詞，冠諸詩百家語上，是以文學包括詩書百家語而言也。

司馬遷稱「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史記自序）是以文學包括律令、軍法、章程、禮儀而言也。據此，可見斯時文學自身本極複雜，與後代之純爲美的藝術者殊科。質言之，即文學者一切學術之總稱，其產物爲十家九流，而此十家九流之學，雖學術不同，固無不言政治。特不若法家之專門講求耳。此文學與政治有密切關係之證也。

一則政治家與學問家之政治主張不同也。戰國時法家若商鞅、韓非、申不害輩，對其本國現政，均主改革。商鞅相秦，首先變法。其時甘龍、杜摯等極力反對，甘主守舊，杜主法古。（史記商君傳）二氏之說，名異而實同，皆足妨礙政治之進步。蓋政治非永久不變之物，常因時而異，苟能適應國家社會的需要，即屬善政，不必迷信古法。學者不明此義，徒奉舊說爲金科玉律，又文飾其辭，冀戰勝改革家，此真食古而不化者。故商鞅斥爲溺於所聞。又曰：「窮巷多悵，曲學多辯。」（商君書更法篇）韓非亦視同巫祝。（韓非子顯學篇）又曰：「儒以文亂法。」（五蠹篇）皆深惡當時學者騁文辭，馳辯說，反對異己，言論美善而不適用，且足爲政治進行之障礙也。

一則學者多借文學以圖富貴也。時至戰國，民權伸張，人人可言論自由，一般學者多借此爲榮身之階。往往發表政見，以干時主。齊之稷下，託足尤多。若騶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輩，皆用著書言治亂，爲齊列大夫。開第康莊，高門大屋，尊貴無匹。然此輩雖號爲天下賢士，要亦徒尙空談，於政治上實未見有何等貢獻。（詳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特以此輩爲一時名流，故時主曲加優待，而在

法家視之，則深惡痛絕。韓非曰：「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六反篇）「文學者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五蠹篇）商鞅曰：「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農戰篇）又曰：「學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又曰：「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見同上）據此，知法家偏重實利主義，以農戰爲富強要素，凡不勞而獲，坐享榮祿之學者，皆視爲游民。更惡其文飾辭說，惑亂時主，把持政局，圖破壞新政治，故對此輩極不滿意，並文學而亦仇視之。此又其原因之最大者也。

總觀三因，可見法家反對一般學者，實未爲無見。蓋學者之責任，在溫故知新，不失時效，據往事，案舊說，放言高論，斯迂儒曲士，或利用文學，鑿自私自利之心。則干祿之徒，尤令人齒冷。矧當法家掌握政權，苦心孤詣，力圖改良政治，而此輩乃肆意反對，心存破壞，不啻對彼方宣戰，而爲文學界種一禍根。他日咸陽之火，此輩誠不得辭厥咎。然在文學自身，不惟無害於政治，且爲發達教育，增進民智之基礎。無論政治如何變遷，文學固自有其永久存在之價值。今法家因仇視異己，而遷怒文學，至欲爲根本的鏟除，是因噎而廢食也。况法家本身主張，亦未臻完美，去仁義，絕恩愛，一切取法制主義，束縛人民。

韓非子六反篇「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悵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

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無父子之澤乎。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

又曰「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

用武健嚴斷貫澈其主張，若商鞅殺人流血，尤慘酷少恩。（史記本傳）雖令行禁止，功效卓著，要此種政策，僅適用於治亂國，非永遠可行。何則？法令與道德本有互助之關係，不宜偏廢。儒家之仁義，墨家之兼愛，皆足補法家之缺。是應兼收並育，期造成完美政治，奈何不問是非，不辨利害，同己者親，異己者疏。如

商君書墾令篇「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

韓非子五蠹篇「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

又不僅黨同伐異，直欲摧殘民智，滅絕書種，俾蚩蚩之氓，瞽然屈服於專制之下。愚民政策，誠無過於此者。而李斯之爲禍更烈，斯與韓非同學於荀卿。（史記韓非傳）卿爲戰國大儒，好論議政治，二人者襲其師之學，而行之以忍。斯尤狠毒，既害非之能而藥殺之。（見同上）遂一意媚始皇，張大其專制之野心，

增高其專制之威權。是今非古，爲所欲爲。致政治文學愈不相容，焚詩書，坑儒生，禁止言論自由，無不與文學及讀書之士爲仇。卽無不爲鞏固專制政體而發。因利祿之見，不憚演此慘劇，其人格又在商鞅、韓非下。近世學者或且爲之辯護，若劉大櫛焚書辯，則謂「秦雖焚書，而博士所藏，依然保存。迨項羽入關，咸陽一炬，歷代典章，始隨阿房以俱燼。」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則謂「秦之所坑，均屬方士，並非真儒。」徵諸史冊，如孔鮒藏書於禁令森嚴之下。陸賈說詩值典籍灰飛之後。劉拜入魯，猶聞弦誦。叔孫演禮，尙聘魯生。伏生爲秦博士，亦壁藏尙書。以二十九篇講學齊魯。（詳見史記儒林傳）此皆可證二氏之說，不爲無據。然司馬遷言六藝之殘缺，（見同上）牛宏論書之五厄，（隋書牛宏傳）皆致慨於秦禍。正以法家此舉，在文學進化上生一大障礙。雖有志之士，慘淡經營，拾遺補缺，勉成恢復之功，固猶有遺憾。而商鞅、韓非、李斯之徒，終不得見諒於後世也。

文運與世運並行論

趙儼

「文運之興替，依世運爲消長。」此說也，余爲此篇，而益篤信之。蓋近世科學昌明，凡治學辦事，皆利用其法。尋繹條理，則始終一貫；縷析科律，則門類秩然。於是昔之視爲無用者，今竟精華畢見，而發明之基，亦卽兆於此也。有清一代，巨儒如高郵王氏父子，戴東原、俞曲園、孫仲容輩，研究國故，皆能暗合科學方法。年來如章太炎之小學，吾師顧鐵僧先生及胡適之攷據，梁漱溟之哲學，亦咸能不違先典。說者謂近二百年來，吾國國學之進步，猶歐西古學復興時代，誠不謬也。以文運擬於世運，此實國學上之一大進步。

循此而事攻錯，必有大功於此道。惜乎！世俗腐儒，拘於字義，所發言論，仍不離科舉時代之入股式。是猶巨闕太阿，授之屠狗者，又安能盡其用哉！儼也不才，喜讀科學，亦頗欲涉獵國學，惜時閒精力，兩不我與。此文又限於篇幅，不能盡抉衷情，所言非獨膚淺不精，或將蒙簡率之譏也。

吾國專制政體之時期，垂二千年。攷文學之起源，實出於貴族，而後流入民間。故歷代文學，可大別之爲王室文學，與民間文學二派。如五經中之禮、易、春秋皆王室文學；詩則間參民間著作，茲分述之如下：

(一) 王室文學 夫文學起於交換意見，乃思想事實，播遠流長之符號也。其起也，必因人事之加繁，謀食有暇而爲之。所以文字必造端於有權力者。而王室文學實爲文學之起源。觀吾國上古神話時代之歷史，造字者爲倉頡，乃黃帝之大臣也。此時政體之單簡，人事往來之塞陋，遠非吾人所能想像。但以既造文字，卽是文學之託始。雖史乘不詳，而以比量推之，當不致大謬。此世運甫興，而文學亦發其端，一證也。其後帝王之疆土新拓，物質之開發日多。修政體，明人事，羈絆臣民，非此莫辦。物以用而精，帝王利用文學，而文學適因其用而日昌。故歷代帝王，當其謀奪人國，及其私願已遂之時，必作文以告天地人民，揚人之罪，見己之功；沮敵之氣，張我之威；亦所以使羣衆仇彼，思我而心服。禹誓、湯誓、牧誓、大誥是也。蓋斯時聲勢之雄，謀士之衆，必高出亡代。此國運勃興，則文運亦興，二證也。攷中國歷朝文治之隆，必在第二三代。如周之成康，漢之孝文，唐之太宗，清之康熙。蓋此時敵黨已亡，人心漸定。休武崇文，一方羈縻天下之英才，使無反抗之舉；一方亦因治平無事，故出以風雅。當此時也，羣賢畢集，

通儒鱗萃。雖帝王之一言一行，必飾以詞藻，文以大道。而爲帝王者，去開國之期未遠，思祖父創業之艱，勵精圖治，君臣相輔，其美乃彰，一時王室文學之盛，洵有旭日中天之勢。此國運隆盛，則文運亦盛，三證也。及其將亡也，君主則事流連酒色，不問國事。輔宰則競樹私黨。諸葛孔明所謂一親小人，遠賢臣，「又何獨兩漢爲然哉？當此時也，直言之臣，擯之邊境，而宵小則類彈冠登朝。宵小者，多出不學之徒，勢利惟趨，荒淫是圖，既無夙素之涵養，又安能雄偉其文，渾樸其氣哉？故斯時王室文學，必無奮勵磅礴之興象。此文運因世運而衰，四證也。故王室文學之興衰，其權操諸帝王之手，而隨帝王之賢否爲轉移，可知也。

(二) 民間文學 時勢者，人造成之；而時勢亦能造人。夫文學之佳妙與否，隨個人之天賦而異，世皆承認之。然轉移個性者，環境也。環境云何？時勢也。攷吾國文學流入民間，最早亦在春秋以後。詩經雖有民間著作，然攷之當時作文之工具，與社會之狀況，民間必無此作。其作者，皆貴族描寫民間風俗，或藉此以舒其情，或因之而諷諫者也。屈原貴族也，始有離騷諸篇之作。繼之而宋玉等亦官吏也，方有著作。可知斯時楚國尙少民間之作。老聃爲柱下史，始得讀三墳五典，孔子得易，藏而讀之，至韋編三絕。此皆民間文學幼稚之表徵也。周室失政，諸侯稱霸，此時文學，亦非一尊。於是百家爭鳴，凡有才者，各抒其見，羣相傾軋。春秋戰國之世，爲我國地方制最發達之時，思想亦最自由。後世咸稱吾國哲學之淵深，文學之佚麗，首推周末，洵不誣也。推原其故，實由世運造成之。此民間文學與世運並行，一證

也。逮於漢室，遭秦皇之焚餘，此時之文運，驟來一頓挫。然西漢文學之剛勁，遠非東漢所能及。三國魏晉南北朝之國運，漸次不振，胡人亦乘機侵入，亂我中原。此時文人墨客，固亦輩出。然讀其詩文，皆秀而不勁，豪氣缺如。互數百年間，實造成纖弱優美之風。此文運與世運並行，二證也。唐代崛起，非惟掃清宇內，且開拓四境，其疆域之大，爲自古所未有。故其文氣之雄健，有起八代之衰之概。通常分唐代詩學爲三期。中唐不如初唐，而晚唐不及中唐。余讀其文亦然。中唐尙有韓柳輩，其骨格與杜甫之詩相埒。及晚唐竟不聞有如是之文人矣。雖有杜牧之輩，振欲絕之緒，然而環顧當時，誰爲唱和。固知唐之將亡，讀其詩文而可見。此文運與世運並行，三證也。有宋一代，受辱於胡，而卒亡於胡。其文氣之剛勁，遠不如唐人。雖歐蘇輩力能自拔，而終覺清潤有餘，發揚不足。蒙元入關，而文學大變，卽由詩文而入詞曲是也。（按元以前，詞學已興，不若元人之盛。曲則元人創之。）蓋亡國之恨不雪，一腔熱血何洩，寄於詞曲，託物言情。元世詞曲，超絕古今之譽，良有以也。不百年而卒以驅胡。此文運與世運並行，四證也。明旣驅胡，安枕高臥，遂興科舉，消磨勇武之氣。孰知亡明者科舉也。然以屢受辱於胡人，於是慷慨悲歌之士，踵起輩出，此明末殉節者之衆，足冠古今，而其文之足觀者，亦惟此時也。清之文運，尤奇於他代。攷據之學，他代尙希，而清代文人，幾全以此名世。抑又何耶？蓋歐西科學亦昌明於十八九世紀，故地球上在此時期，幾成爲科學時期。東西相隔重洋，不謀而同，誠理之不可解者也。而文運與世運之並行也，非終古不可磨滅之原則哉？

上述已竟，附一言者。莊子曰：「惡乎然？然乎然？惡乎不然？不然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而無物不可。」羅素哲學解釋宇宙，亦以不了了之。夫以原則證事實；以事實而求原則，循環律也。此莊子所謂「指馬喻馬之非馬，不若指非馬喻馬也。」文運與世運並行，原則也，用以證歷朝事實，絲毫無誤。成斯原則者，又歷代事實也。原則何來？原則究若何？此非我人所能知矣。

文學之研究與近世新舊文學之爭

江遠楷

近年來我國之文化運動，誠可謂之劇烈矣！有力竭聲嘶者，有筆窮辭窮者；或則名立譽修，或則謗興毀隨；然而運動之集中焦點，洎今猶爲懸案，即新舊文學之爭是也。文學論壇中，因有此懸案，故後起者，對於文學之觀念，恆如雲後月影，勢必誤解盲從，其研究皇問有系統乎？以此無明瞭觀念之青年，集其蓬蓬怒發之精力，而作此無系統之研究，無惑乎日談文學，而且益不知文學；日從事創造，而日益工於偷襲也。長此以往，則盲人瞎馬，危不堪思；文學破產，不患無期矣！故「文學之研究與近世新舊文學之爭」自有其討論之必要與價值。本篇即探斯旨而成。

吾人欲討論文學之研究，不可不先知何者爲文學。欲討論文學之研究與近世新舊文學之爭，更不可不先知何者爲新文學，何者爲舊文學。知何者爲文學，則研究乃無危險；知何者爲新文學與舊文學，則知新舊文學之所爭者，在研究文學時所居之地位。能如是以談文學，則庶乎其有成功。夫文學乃藝術之一，爲一時代人類社會生活之結晶品。章炳麟曰：「觀世盛衰者，讀其文章辭賦，而足以知一代之情

性。見前漢馮時可亦曰：「漢文雄，而士亦雄；宋文弱，而兵亦弱；唐文在盛衰之間，而國勢亦在強弱之際。」

見兩航
雜錄

西人文策斯特 O. F. Winchester 亦曰：「一國之文學，乃一國所有生活上之變更之表現。」從

可知文學者，社會之背景也。故文學之研究，實為人生之研究；惟由人生化身為文學時，必經藝術家之翻譯，於是乃由實境 Reality 而變為幻境 Illusion 幻境者，文學家之藝術是也。故吾人今日欲作文學之研究，自當以觀察人生為前提，以滋長藝術為急務。至於新舊文學之爭，若以研究文學之眼光視之，實不值一笑。何以言之？蓋文學既為一種藝術，所以代表人生，則所謂新與舊者，實藝術上之問題耳，所謂新舊之爭者，實藝術之爭耳。古今文學之藝術雖殊，然其表現人生則一。從未有近代之文學，足以代表古代之社會者。縱其文學之思想與古相若，然亦僅能謂近代之人生猶與古相若，不能謂近代之文學即古文學也。知乎此，則知近世新舊文學之爭，在藝術而不在思想。思想之新舊，乃文化 Civilization 之新舊，非文學之新舊也。故文化可以日見進步，與時俱新；而文學則非然。蓋藝術之新舊，能超脫時間之限制。故古代之文學之真者，美者，善者之作品，在今日仍新。今日作品之粗俗者，無聊者，仍不失為舊。

左丘明之文章，荷馬 Homer 之史詩，其藝術上之光彩，迄今猶煥爛奪目，新氣勃然。至若今日之「明日黃花」之文，縱以新名，其穢臭已堪掩鼻矣。法國大批評家聖泊夫 Saint Beuve 謂文學有「百世常新」者，即此旨耳。而今之談文學者，其趨新去舊之精神，固不可責；惟誤置新舊之標準，誠未可諱也。舉凡古代之作品，悉以舊文學目之。烏見其不誤解文學乎。總束之曰：文學之新舊，即文學價值之多

寡，新舊文學之爭，實文學價值之爭，亦藝術高下之爭也。惜今之誤解者，以古今文學之不同，即視爲新舊文學之相差。嗜古文學者，亦甘以舊文學自命；而吹弄今文學者，亦靦然以新文學自居。彼此誤古爲舊，爲舊新，故文學之標準既亂，研究之態度亦左。甚至意見分歧，徒作門戶之爭。此近年來文化運動之現象，作者深爲痛心者也。苟能以藝術觀摩文學，則古文學之真者，美者，善者，亦因其新而愛之，不忍釋手。今日作品之粗俗者，無聊者，亦以其舊而擯之，不使入目。故近世新舊文學之爭，實不知文學爲何物者。文學之藝術觀，當視此爭爲無聊。徒增研究文學之障礙耳。

國民文學之決心

顧 實惕生

人類文明之第一界綫曰言語。所以與他動物爲界別者也。第二界綫曰文字。所以與未開人爲界別者也。第三界綫曰「無人不學舉國皆兵」則今日之文明全開國。所以與半開國爲界別者也。第四界綫曰「大學教育普及」則又所以欲壓倒文明全開國之或僅僅國民教育普及者也。此古今人類意志之活動。逐層發展之顯徵也。吾國民當此世界大學潮流，磅礴橫溢而來，自必有至堅強之決心以應之，不待言也。

世界大學之潮流，皆由今所謂文明強國，各自有其大學之發展。則吾人欲有以應之，亦必當自謀其大學之發展。如是，則對於古來之學問文章，異派紛歧，淆亂惑人而不一者，執取相當之決心，宜何若也。夫學問文章二者，本相倚依，故六藝百家詩賦三分國學之情勢，大成於姬漢之間，詳漢書文志是曰古三派。浸

淫流變迄於近代，六藝復古而有考據，百家失真而有性理，詩賦幻形而有詞章，是曰今三派。古三派者，源泉也。今三派者，末流也。源泉用之而不竭，末流循之而多歧，不可不早辨也。

六藝大成於孔子，百家颯駭於戰代，文心雕龍時序篇曰春秋以後辭賦蔚興夫楚都秦及漢初三派並

重朝右。史記始皇帝諸子傳記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亦有占趙岐孟子羅辭此皆秦漢三派並列朝右之證

自漢武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武紀贊於是五經獨置博士，而諸子不在學官，遂失三派之均勢。不第此也，

終兩漢之世，祇今文立博士，而古文不立博士，是經術亦取半開主義也。自是而後，唐定五經正義而大

戴禮記遂廢。諸家廢者注亦多廢者注元明清用朱子四書集註，而五經遂東高閣，皆半開主義為之也。惟新莽朝，劉歆

曾一取儒經全開主義，立古文經。魏晉踵之，魏晉立學官者皆古文經見王國維漢魏博士考而儒家理想共和國 Republic 之

堯舜禪讓，遂演為莽操懿裕之怪象。然猶吾本族也，豈不愈於他族入主者萬萬哉？惜夫羅馬選賢之制，

東漢人已知之，見後漢書西城傳而不能和會以求進步也。訖今千年，移植中土，此誠足補儒經大同之逸典，申

墨氏尚賢之明訓，遂有今日共和之國體，豈不懿歟。彼儒墨俱道堯舜，韓非子顯學篇可謂雞鳴知旦者矣。

今三派當以清世古學復興時期為斷，亦或分而四之，要不出三派之範圍也。

姚鼐曰：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一塗之中，岐分而為衆家，遂

至於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逕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執其所能為，而毗其所不

為，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為善。復齋小

曾國藩曰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琦士，崇尚宏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歐陽生文集序又曰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家書一

又曰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求闕者日記

此乾隆中葉者，古學復興時期也。百家失真而有性理，當於哲學史中詳之。茲第論自宋儒倡僞理學，而元明清三朝爲其尾閹，考據不過一時之反動而已。僞理學之末孫，是惟八比舉子，姚鼐以其舉子慣看性理大全四書大全之心理，故欲以義理爲質，而詞章爲文，考據爲其歸附品。不悟人類日趨於分工，離之則兩美，合之則兩傷。故西洋之哲學，科學，文學，略當吾國之性理考據詞章三者。西洋科學最重考據而發達已遠使西洋而亦欲合爲一者，豈復有如彼其哲學科學文學之盛哉？然而此何足以語於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之舉子？試舉僞理學之肆毒宗邦，及不宜文章二證。

曾國藩曰若謂本朝雖以神武開國，亦賴諸理學名臣，默扶國脈於不敝，則國藩夙持此論，固已歷有

歲矣。自乾隆以來，倡爲一種破碎之學，鉅折乎字句，蔓衍乎旁證，規小得而破大義，有宋諸儒爲舉世無形之厲禁。卽來書所稱李湯張楊諸公，亦已等諸深冬之絺綌，不復以相高尚。當此之時，而欲推尋性理，從事於心身踐修之域，所謂操琴而立齊門，樹之杓以速人世唾侮者也。雖有深根厚力，獨追古人而不懼者，且將大困於衆口。况如國藩之區區，其又足當一彈射邪。復余歸山明府書見汪烜遺書

又曰，惟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寥寥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而爲二。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語窟，及各語錄劄記。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奧者，正爲兩下兼顧，以致無可怡說。與劉履仙書

此二證者足明所謂理學名臣，幾無不爲本宗之梟獍。此當以朱子遺因爲最大溫公通鑑以江左與河北並列而桐城古文亦不免內懷梟音者也。曾國藩最明文章之道，知不欲如方苞之兩下兼顧，而仍服膺僞理學，是以沒世不免夫惡名。然則處今民族主義，共和國體，演成世界潮流之下，彼性理學者大半糞土其言矣。惟其竊佛典餘緒，治哲學史，猶稍有取材耳。

若夫考據之學則異是，其詳亦當於哲學史中及之。夫反抗政府之動作，有積極之不行爲，有二種。宋遺民王應麟困學紀聞王氏入元後寓居兩上足跡明遺民吾家亭林日知錄皆消極之不行爲，有以成之，而二書俱爲考據之先河，是考據家之泰斗，本有守先待後之隱衷存焉。清乾隆世當極盛之

際，視此輩故紙堆中之生涯，轉以爲安天下反側之妙術，故不但不禁阻之，反從而獎勵之，然而時移世異，奸人之說又起。李慈銘曰：

自道光以來，經學之書充棟，諸儒考訂之密，無以復加。於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富，又自知必不能過之，乃剽爲西漢之說，謂「微言大義，汨於東京以後」。張皇幽眇，恣臆妄言，攻擊康成，土苴冲遠，力詆乾隆諸大儒，以爲章句餽釘，名物繁碎，敝精神於無用，甚至謂海東之禍，粵寇之亂，釀成於漢學。實則自便空疏，景附一二古書，臆語醉營，欺誑愚俗。其所尊者逸周書竹書紀年春秋繁露尙書大傳，或斷爛叢殘，或攸謬無徵，以爲七十子之真傳，三代先秦之古誼。復搜求乾嘉諸儒所輯之古易注，今文尙書說，三家詩考，攘而祕之，以爲微言大義所在也。又本武進莊存與之說，力尊公羊扶翼解詁，卑穀梁爲輿阜，比左氏於盜賊。蓋幾於非聖無法，病狂喪心。而所看之書，不過十餘部，所治之經，不過三四種。較之爲宋學者，尙須守五子之語錄，辨朱陸之異同，其用力尤簡，得名尤易。此人心學術之大憂，至今未已也。越綬堂日記第三十五册 七十六頁 又見清稗類鈔

李氏此論，力闢今文說之謬妄，可謂痛快極矣。夫使西漢真今文復出，尙是半開主義，而况夫其若此者，故漢楊之役，考據家不無與以間接之影響。孫鼎臣春塘獨議 即蔽罪於漢學者若外交之失敗，則滿人及八股家之執政者，尸之焉可誣也。而一以蔽罪於考據，是適以見夫爲今文說者，實漢學之內宄，而以比諸僞理學，又第二童臬鏡而已。今康有爲之徒是也，然如陳立皮錫瑞之倫，其今文考據多有可取，又當別論。

且夫考據非別有學也，如吾人講一學問，皆須博徵羣籍，不能逞臆爲談，卽考據也。蓋其事始於識字，終於考求故實，凡治羣經百家諸史之書，在在皆須用此方法。使字尙未識，而妄談古書，語無徵驗，而謬云通博，此冬烘先生之故智，斗方名士之誇說，江湖家言，而非學問家言也。就中史學考據，尙顯易知，少明推理，知翻卷帙，掇拾條貫，日暮可期。惟經子之學，頗爲艱深。所幸前人作室，後者易繼。深冀卓犖有志，先難後獲，扶此微學，宏我漢京，不獨吾族之光榮，抑亦世界文明之一源泉也。

上述性理及考據之今文說，非所贊同，而第贊同自然合理之考據。是爲表示吾人對於二者之決心矣。次將專就詞章而論之。

詞章者，文章之正身也。尤今日國民文學爭論之燒點也。第此不能僅限於近代，當通古今而綜論之。第一自然文章論。文學家天才之創作，*Invention* 有大小深淺之不同焉。詩始關雎，終殷武，則男女戰爭，社會之恆事也。易始乾坤，終既濟，未濟，則長宙大宇，起於微末，終於不可知也。書始堯典，終秦誓，春秋始隱元，終獲麟，則二者皆斷爛朝報，歷史本不完之學，聊以規世變耳。此大小之不同也。又觀百家之書，并包衆篇，而首尾起訖完具，彷彿六經，或有命意，略舉如次。

論語 始學而篇終堯曰篇，代表儒家出身平民文學，到達堯舜共和政治 *Republic* 之理想。

老子 柱史總羣言之要，探本無言，故不可道，不可名。尾以言有信，有不信，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蓋猶楚辭之有亂歎。

孟子 始梁惠王篇終盡心篇盡心於帝王而已矣。蓋儒家之別派也。

荀子 始勸學篇終堯問篇實仿論語。

莊子 內篇始逍遙遊終應帝王代表道家專制必歸帝王之思想。次以外篇雜篇而終於天下篇則

又不殊老子篇終而亂之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也。

淮南子 始原道訓終要略篇猶莊子全書始逍遙遊終天下篇也。

史記 本紀爲經，列傳表志爲緯，仿自世本，世本亡而史記爲始祖矣。

右舉若干例，古書尙多，餘可類推。是古人著書，篇帙首尾，經紀條貫，咸有命意，與後世章回小說之類，無大異也。論衡曰

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正說

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弟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

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宵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者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超奇篇

由是言之，漢儒衡量先籍，全重思想，不偏形式也。積字而成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積篇而成書，一定之次也。能說章句者，不如能成奏牘，能成奏牘者，不如能著傳記，能著傳記者，不如能作說論，又自然之序也。此皆先漢典型，可爲百世之師者也。而無如後世之失之也。

第二形式文章論 文章不可無形式，而中唐以後，駢古分途，桎梏已甚。曾國藩曰：

造句約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愜適。雄奇者瓌瑋俊邁，以揚馬爲最。恢詭恣肆以莊生爲最。兼擅瓌瑋恢詭之勝者，則莫盛於韓子。記日

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納之於薄物細故之中，豈不詭哉？聖哲畫像記

由是言之，則甚贊賞韓柳之恢詭，能縮小揚馬之大文章，而納諸薄物細故之中，尤推重韓，韓爲宗也。然

而此何象也。日本田口卯吉曰

支那文學家，詞客文人，儒釋黃老，諸子百家，觸物應事，或悲哀，或歡喜，或怒號，或罵笑，或諄諄如諭蒙，或揚揚如誇榮，其言高妙雄大，皆有足使人歎服者，故品評之也甚難。秦漢以前，多雄篇大作，譬如長松亭亭聳天，鬱鬱可仰也。至唐宋八家，措辭整肅，秩然有序，譬如盆栽之樹，固結緊縮，一枝一葉皆成趣。嗚呼，是進乎退乎？古城真吉支那文學史序

嗚呼，斯言也，殊不忍聞。然而韓柳文章，真益景耳。不足比數於先漢長松大柏之文章，胡可掩哉？夫必有益景之國民，而後有盆景之文章，亦必有盆景之文章，而後不得有盆景之國民。科舉者，皇帝以萬能之權力，造成天下之文人，盡成盆栽之樹而放花者也。韓柳生中唐，本科舉中人，不爲非盆栽之樹矣。故其爲古文，亦卽盆栽之花矣。此之謂有盆景之國民，而後有盆景之文章。北宋吳蜀六子，蜀三蘇吳歐曾王以決科獻書之文，而冒居古文之名。自是而元明清，莫能脫其範圍，此之謂有盆景之文章，而後不得有盆景之國民。吳汝綸曰

六藝尙已，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爲義，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幹，枝葉扶疏，原於易春秋者也。漢之士，爭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揚子太玄擬易爲之，天行以闡。是皆所謂一幹而枝葉扶疏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爲集錄之體，宋以來宗之。是故漢代多撰著之編，唐宋多集

錄之文。其大略也。集錄既多，而向之所爲撰箸之體，不復多見。嚴譯天演論序

此吳氏豈真盲目者哉？詩書結集，首尾統貫，昭若日星，豈類韓柳文集之拉雜湊合，而毫無經紀條貫耶？蓋桐城古文家之淺陋，目光如豆，古文之目知之，而真古文之實，不免瞠目無覩。當時鴻博之考據家，詞章家，對之表示反對，或主調和，更次論之。

一反對說 反對之說，多不勝舉，章學誠之古文十弊見文通卷五亦淋漓盡致矣。尤以阮元一派之駢文說爲最著名。

阮元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案此阮氏誤解文音者，孔子釋文王之言故曰文書也，非文章之言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案此亦誤解乾坤之旨。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

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

案此句誤解

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

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即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體，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風虎，雲龍，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經室三集卷二

侯康文筆考

老學庵筆記「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歷舉「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沈詩任筆。」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詩既如此，筆又如之，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數語，蓋因其以筆與詩對言也。然六朝多以文筆對言者，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杜之偉求解著作啟云「或清文瞻筆，或彊識稽古，」文心雕龍章句篇云「裁文匠筆，」序志篇云「論文敘筆，」時序篇云「庾以筆才愈親，温以文思益厚，」才略篇云「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是文非即筆，放翁所言誤矣。又梁書鮑泉傳「兼有

文筆。」周書劉璠傳「兼善文筆。」若文筆爲一類，則何以云兼乎。尋其旨緒，乃文與詩爲一類，文筆詩筆字異義同。劉彥和所謂「有韻者文，無韻者筆」是也。金樓子亦云「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更可證也。詳觀史傳中，其以文筆合稱者，指不勝屈。如袁翻與祖瑩文筆之美，見稱先達。梁使張皋寫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後子昇卒，宋游道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畢義雲集李廣文筆七卷，託魏收爲序。陳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姚察。有疑，悉令刊定。姚察每製文筆，敕便索本上。陸卬稱李德林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薛道衡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高構而後出之。房彥謙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深致。楊素令杜正元擬諸雜文筆十餘條，皆立成。乃其最著作者也。蓋二字對言之則別，散言之則通，如所謂文章手筆云爾。然亦有單稱筆者，樂廣傳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乃作二百語，述己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摯虞傳太叔廣樞機清辨，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顏延之傳子竣爲世祖造書檄，元凶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此筆誰所造，顏延之曰竣筆，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以及成公綏李彪邢虬等皆有雜筆行於世，此其指無韻之筆耳。至唐則多以詩筆對舉，如賈筆論孤憤，嚴詩讀幾篇，少陵句也。王筆活龍鳳，謝詩生芙蓉，飛卿句也。杜詩韓筆愁來讀，牧之句也。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時人目王縉王維語也。孟詩韓筆，時人目退之東野語也。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殷璠語也。蓋唐近六朝，猶沿其說。宋則以文與詩對，唐庚謂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張邦基謂韓退之之於

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宋白尚書玉津雜詩，坐臥將何物，陶詩與柳文，講如此類，不可枚舉。此放翁所以戲筆為文，而體例不復辨於後世與。集卷七

然阮氏誤解孔子文言為有韻之文，而不知其為釋文王之文辭，故名文言，此當辨者一也。文筆對稱，始

見晉書張翰傳，昔孔門四科，班序兩都，見第一章引均言語文學對舉，言語即詩賦，文學則經術也。兒寬代

刀筆吏作奏，漢書本傳谷永稱善筆札，漢書樓是兩晉六朝三唐，或以文筆，或以詩筆，或以詞筆，兩兩對舉，實

則筆即刀筆之畧稱耳。史漢書見且尼山聽訟，張湯具獄，俱稱文辭。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在位，聽訟

曰：賜為兒守，食勅具，賦則晉唐文筆對稱，非古明矣。近劉師培文學總略，則辨之，不味。此當辨者二也。

故阮氏之說未為諦也。况文章而有古文之名，亦起江左，見梁書庾肩吾古文家寧不可反唇相稽乎？

二調和說 調和之說，亦舉最著者。

張之洞語文

周秦以至六朝，文章無駢散之別。中唐迄今，分為兩體，各為專家之長。然其實一也。義例繁多，殊難備舉，試言其略。古文之要曰實，駢文之要曰雅。實由於有事，雅由於有理。散文多虛字，故尤患字不足。駢文多詞華，故尤患理不足。各免偏枯，斯為盡美。更有扼要一義，曰不能為古文者，其駢體文可知。不能為駢文者，其古文亦可知。國朝古文專家倡於方苞姚鼐，名曰桐城派。雖亦云學史漢昌黎介甫，雖未實則遠宗歐曾近法蘇川必盡古文之變，然初學者由此入手，甚好。保魏兩派未善近人刻有歸方評點史記，可看。先求法度，可觀再議

法也。國朝講駢文者，名家如林，雖無標目宗派，大要最高者多學晉宋體，此派較齊梁派唐派宋派爲勝。爲其樸雅道逸耳。取明王志堅四六法海國朝李兆洛駢體文鈔曾煥選駢體正宗讀之，可知駢文指歸。總之文學兩字，從古相因，欲期文工，先求學博。空疏淺陋，嘔心鑽紙，無益也。

章炳麟與友人論文書

來書疑僕持論褒大先梁，而擯置徐庾以下。又稱中唐韓呂劉柳諸家，次及宋世宋祁司馬光等。然上不取李唐，下不與吳蜀六士，若兩取容於姚李二流者，僕聞之，修辭立其誠也。自諸辭賦以外，華而近，則減質，辨而妄斷，則失情。遠於立誠之齊者，斯皆下情所欲棄，捐固不在奇偶數。徒論辭氣，太上則難，其次猶貴俗耳。俗者謂土地所生習，婚姻喪紀舊所行也，非猥鄙之謂。孫卿曰：「有雅儒者，有俗儒者。」李斯云：「隨俗雅化。」夫以俗爲縵，白雅乃繼起，以施章采，故文質不相畔。世有辭言襲常而不善，古訓不基，文理不致，隆高者然亦自有友紀，窳儂側媚之辭，薄之則必在繩之外矣。是能俗者也。先梁雜語雖隨俗，而善文盡雅，陳已稍替，及南北混合，其質大澆，故有常語盡雅，畢才技以造瑰辭，猶幾不及俗者。唐世顏師古許敬宗之倫，是也。致文則雅，燕間短語有所記述，題署且下於俗數等。近世阮元李兆洛之倫，是也。且北朝更喪亂久，文章衰息，浸已絀於江左，魏收邢子才刻意尙文，以任沈爲大師，終不近。會江左文體亦變，徐陵通聘，而王褒庾信北陷，北人承其蜚色，其質素醜，外自文以妖冶，貌益不真。傳曰：「白而白，黑而黑，夫貴有何好乎？」陵與至於唐世，常文蒙雜，而短書媒慢，中間亦數改化，稍

稍復古，以有韓呂劉柳，自任雖夸，顧其意豈薄齊梁邪？有所欲於徐庾，而深悼北人之效法者，失其軼麗，而祇黨莽不就報章，欲因素功以爲絢乎？自知雖規陸機，摹傅亮，終已不能得其什一，故便旋以趨彼耳。北方流勢本擁腫也，削而襲之，大分不出後漢碑誄，尤近造辭竄句，猶兼晉宋賦頌之流，宋世能似續者，其言稍約，亦獨祁光諸子。今夫韓呂劉柳所爲，自以爲古文辭，縱才薄不能攀姬漢，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遠。宋世吳蜀六士，志不師古，乃自以當時決科獻書之文爲體，是豈可并哉。曩嘗與足下言僕重汪中，未嘗薄姚鼐張惠言。姚張所法，上不過唐宋，然視吳蜀六士爲謹。僕視此雖不與宋祁司馬光等要之，文能循俗，後生以是爲法，猶有壇宇，不下墮於猥言釀辭，茲所以無廢也。並世所見，王闓運能盡雅，其次吳汝綸以下，有桐城馬其昶爲能盡俗，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恣者也。紓視復又彌下，辭無消選，精采雜汙，而更浸潤唐人小說之風。夫欲物其體勢，視若蔽塵，笑若齟齬，行若曲肩，自以爲妍，而祇益其醜也。與蒲松齡相次，自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司馬遷班固之言。若然者，旣不能雅，又不能俗，則復不得比於吳蜀六士矣。僕固不欲兩取容於姚李，而惡夫假託以相爭者。楊子曰：「見弓之張弛，而不失其良，曰槩之而已矣。」夫先梁與中唐者，勢有張弛，豈其爲良，異哉？使奇耦之言，文章之議，日競於世，失其所以槩，而詭雅異俗者據之，斯亦非足下之所懼耶？章炳麟白。

又小說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鉞著書，上說下教，其意猶與黃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

次曲道人物風俗學術方技，史官所不能志，諸子所不能錄者，比於拾遺，故可尚也。其下或及神怪，時有目睹，不乃得之風聽，而不刻意構畫其事，其辭坦迤，淡乎若無味，恬然若無事者，搜神記幽明錄之倫，亦以可貴。唐人始造意爲巫蠱媒嬪之言，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說名，固非其實。夫蒲松齡林紆之書，得以小說署者，亦猶大全講義諸書，傳於六藝儒家也。炳麟又白文錄二條

文學之業，窮於天監。簡文變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澹雅之風於茲沫矣。燕許諸公，方欲上攀秦漢，逮及韓柳呂權獨孤皇甫諸家，劣能自振。晚唐變以譎詭，兩宋濟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文錄二條 鄭實書

章炳麟答問

問桐城義法何其隘邪？答曰：此在今日，亦爲有用。何者？明末猥雜佻悅之文，霧塞一世，方氏起而郭清之，自是以後，異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風復作，報章小說，人奉爲宗。幸其流派未亡，稍存綱紀，學者守此，不至墮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諦言之，文足達意，遠於鄙倍，可也。有物有則，雅馴近古，是亦足矣。派別安足論。然是爲中人以上言爾。桐城義法者，佛家之四分律也。雖未與大乘相齒，用以摧伏磨外，綽然有餘，非以此爲極致也。劉漢 徵實

今人爲儷語者，以汪容甫爲善。然猶未窺晉人之美，彼其修辭安雅，則異於唐。持論精審，則異於漢。起止自在，無首尾呼應之式，則異於宋。以後之制科策論，而氣息調和，意度冲遠，又無迫窄蹙吃之病，斯信美也。今之作者，局促若斯，曾足以彷彿耶？上同

此張章二氏之駢文古文論，張氏主原始駢古不分，桐城古文派宜於初學，駢體無派，而晉宋體為最高。章氏主以任昉沈約魏收邢子才宋祁司馬光阮元汪中李兆洛王闈運之文，當雅。以韓愈呂溫權德輿劉禹錫柳宗元獨孤及皇甫湜方苞姚鼐張惠言吳汝綸馬其昶之文，當俗。大抵調和駢古形式之談也。章氏又謂吳蜀六士文出決科，謂汪中未逮晉人，嚴復體近舉制，亦均之形式問題也。惟章氏志慕淡雅，其自身近於理想派，而深病簡文變古，徐庾承流，並詆唐人小說，及蒲松齡林紆之書，刻意造言，則不悟此皆近於現實派，而欲偏廢之，不可得也。國風不廢，鄭衛此正其類也。章氏又惡報章小說，墮入下流，而欲救之以桐城義法，是亦杯水而救輿薪之火，烏覩其能應世變之亟哉？

第三結論 自然文章者，亦可曰思想文章，順文章自然之發展而發展，如先韻文而後散文，乃文章自然發達之序，故與描寫自然界

而為自然主義者，選別主 有思想，有形式，文章之上焉者也。形式文章者，亦可曰不自然，Dramatur 文章，末流桎梏於形式，而不能發展，甚或絕無思想，可取文章之下焉者也。故吾人於先漢多撰著之編，唐後多集錄之文，而可知所審擇也。張之洞雖欲令初學從桐城派古文入手，而章炳麟復欲用以救報章小說之失，竊恐其猶欲作漢魏碑板，而先之以館閣白摺也。且形式之美，盡於變化，Variety 統一，Unity 二事，古文變化較多，駢文不過取美於對照，Contrast 特變化之一種。然專一對照，則又失之板滯矣。古文風行，而駢文不如也，豈非以其不甚合於心理之美感哉？是允宜返諸駢散不分之自然文章時代，此之謂古學，與若近世有陽

學惟一之決心也。

湖體者於散行之中間，雜四句之句亦足部也。

採擷古今中外之衆長，而任人之所取，高高下下，各得其宜。此吾人對於國民文

專著

古代「雅言」「常語」異用及「文」「質」二派文體考

顧 實 惕 生

明鄭發井觀瑣言曰，

尙書辭語聲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與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自循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時諫諍之辭，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定王使單平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誅孔子辭，其文便佞屈如書體。禮記文亦不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佞屈。凡古器物諸款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辭，及觀書秦誓文，便自與古。至漢齊王閱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尙用此體，他文却不然。如今人作文字，自是一樣，語錄之類，自是一樣，官府行移又自是一樣，不容紊雜。予嘗疑孟子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語。

此說也，在作者當時視爲瑣言，而在吾人今日視之，則大有發明之價值。蓋古人載筆之體，自用兩副語言。一曰雅言，佞屈聲牙者是也，二曰常語，明白曉暢者是也。嘗試釋之。

第一，雅言。周文郁郁，百代模楷，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大雅烝民篇）孔子亦恒言「博文約禮」，據論語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又曰「巽與之言，法與之言」，是雅言顯有二途。（荀子勸學篇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蓋又）可分爲三，然不如論語分爲二之簡也。

甲，詩書之雅言。詩書最重詁訓，詁訓之由來，多出於故書雅記絕國方言，分而言之。

一曰異名。所謂詁也。爾雅有釋詁釋言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諸篇，大抵屬是

也。尸子曰「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樛」「冢」「陲」「阪」皆大也。十有餘名而一實也。（在氏輯本）蓋異名以爲高，由是而有換字訣。（古曰代語）有增字訣。古者天子舉修名之典，而有文告之詞，殷盤周誥，詰屈聱牙，所由來矣。

子夏問孔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紀何。（春秋元命包）蓋春秋但有云「元年春王正月」之類，而書康誥乃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即雅話代常言，是爲換字訣。初基二名一實，駢拇贅枝，不憚煩而增字，是爲增字訣。

爾雅曰「邑外謂之郊，牧外謂之野。」故國語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其正名也。乃詩大明云「牧野洋洋，」書牧誓云「王朝至於商郊牧野，」皆因牧而連類相及，增言曰「牧野，」曰「郊牧野，」亦增字之類也。

二曰狀詞。所謂訓也。爾雅有釋訓篇，即專爲此而設也。

原本春秋云「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孔子修正之曰「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莊七年傳）蓋原本兩作隕字解，修正之兩字，如字讀，孔子以詩筆修春秋，故曰詩亡而後春秋作與。

乙，執禮之雅言。禮之爲言體也，體制儀式所以遠鄙倍也。分而言之。

一曰諱辭。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管子牧民篇）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公羊閔二年傳）故溫之會，晉文公實名周襄王，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二十八年傳）春秋譏二名，（公羊定六年傳）故禮二名不偏，（偏偏古字通）諱，孔子以母名敬在言，敬不稱在言，在不稱敬。（禮記檀弓下）蓋文飾諱匿，務存體面，由是而有造言法。（亦或曰設辭，曰權辭，曰託詞）有省言法。（亦曰減字訣）古者天子行其禮制，有策命之文，喬皇典麗，豈盡事實。

周惠王錫楚，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楚世家）

賈誼陳政事疏曰，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簋箚不飾。坐汙穢淫

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漢書本傳）

二曰微言。文辭以行禮也。（左昭二十六年傳）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故賦詩斷章，雍容壇坫，盛行於春秋之世。下至白公之問孔子，淳于髡之說鄒忌，亦號微言。更有伍舉進隱，託辭有烏，而楚莊興霸。（史記楚世家）優旃獻笑，願請漆城，而秦仲戢暴。（滑稽傳）蓋俱出「主文誦諫」古詩之流。然則儒生詩書愚誣之辭，文人滑稽優笑之譚，直同途耳。

白公問于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惟知言之謂者，可耳。」呂覽精諭篇亦見淮南子道應訓。

騶忌子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火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守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者若響之應聲。」（史記田完世家）案微言卽隱語，漢志隸詩賦中，類後世之燈謎，于修辭爲喻言之屬。

右釋雅言之流勢，大概盡是。其中有出於「絕國方言」者，卽今之所謂「土俗語」也。論語中之「斯」「適」「彼哉」「其諸」皆古代之「山東土語」，惟論語文體則又明白曉暢耳。楚辭用楚語，亦卽楚國土語，其文體便佻屈，自成一種。

第二常語。此在表面，非甚難知，不過盡反雅言之形式，凡若古書中明白曉暢之辭，多屬之。更有一種語涉猥褻，為雅言所不能有。如易繫之辭曰「男女構精」，易春秋固皆用常語之體也。又如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借全為媵，亦子陰也）老子文體亦常語。而莊子祖述老子，乃曰「道在屎溺」，（知北遊篇）更為穢濁。故漢孝景竇太后好老子書，轅固生曰「此家人言耳」，（見漢書儒林傳）家人言者，即尋常人家之言也。竇太后亦罵儒書曰「司空城旦書，正罵其為官樣文章，彼此針鋒相對，自來解者不明，今可曉然。」漢書汲黯傳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馮唐傳曰「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家之子也。」外戚傳曰「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皆其證。曾國藩雜著考之甚詳，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乃不解「家人言」三字為何語，陋矣。

然自裏面言之，則牽及上古語言問題。凡歷史不能用現量證知之者，多用比量推知之。故上古至周季之語言，何如不可知，則可以古語猶在今人口中者而推知之。考古語之猶在今人口中者，如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管子大匡篇）曰「以不解解之」，（呂覽審問篇）曰「蚌鵝相爭，漁翁得利」，（蘇代對燕王言）曰「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莊子逍遙篇）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山木篇）之類，皆周季人用語也。趙翼陔餘叢考四十三考之頗詳，然此猶曰成語也，其語句之組織未必如今式也，而觀漢人語曰「談何容易」，（漢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儉那得拜」，（世說新語言論篇載孔融二子語）及六朝時之齊故西陽內史劉寅，齊妻范詣臺訴文，（文選任昉奏彈劉整注，陔餘叢考歷載諸史俗語尤詳）正與後世之章回小說白話書報文體無大異，則是漢末訖今，常用語句之組織無大異也。漢末訖今，常用語句之組織無大異，則是上古訖於周季，常用語句之組織常亦無大異也。漢末訖今，中經外族累次侵入，而日常語言猶無大變，則上古淳朴，世變未亟，黃帝至周季宜更無大變，故漢世司馬遷班固之徒，因世主尊儒，而遂排黃帝百家之言，豈篤論哉。故百家言黃帝，而黃帝金人銘文詞與老子文體正相類似。

由前第一、第二所釋，吾人因其結果，而得一公例曰：雅言有易變性，其變化之種類多故也。常語有難變性，以其無甚變化之種類故也。

更進一步而言之。則雅言卽文言也。常語卽質言也。故古人因用語之不同，而有「文言」「質言」二派文體之不同，又可推而知也。古人言詞之方式，蓋如次。

第一 質言 || 常語 || 俗 || 素白……

第二 文言 || 雅言 || 雅 || 絢采……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論語）又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禮記表記）又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同上）莊子曰「唐虞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繕性）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儀禮聘禮記）韓非子曰「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難言篇）蓋羣化由質而文，終乃文質並流，其由質而文者，歷史上之文質，屬於時間者也。其文質並流者，社會上之文質，屬於空間者也。說苑曰「常者質也，大者文也。」（修文篇）是質言之者，常俗言之也。故或不免乎野鄙矣。文言之者，張大言也。故或不免乎巫史矣。孔子之思想乃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洵乎聖哲之言，大中至正之道哉。由時間之文質變遷，而舉其用語之例。

黃帝金人銘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大。無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莽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取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說苑敬慎篇嚴可均定爲黃帝金人銘是也）

衛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官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

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耆舊欲，作率屐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俚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嘗鼎。（禮記祭統）

此二者均之一銘，然以時之太古周季不同，而語意之文質懸殊也。

由空間之文質變異，而舉其用語之例。

齊景公病疽，高子國子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履辨。」（辨同瓣猶言片也）二子者出，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其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

成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孟子萬章上篇）

此二者各言一事，然以人之君子野人互較，而語意之文質懸殊也。

此外如野人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緞。」（左定十四年傳）野語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人尙志，聖人貴精。」（莊子則陽篇）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于東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解馬而與之。（呂氏春秋必已篇）皆足爲野人語質而不文之證。然吾人有一感想，則卽黃帝金人銘之部。齊高子國子撫瘍對語之野，而細審所言，實皆近情合理。（孔子觀金人銘願謂弟子曰，此言雖鄙而中事情）

若衛莊公爲孔悝鼎銘，本屬官樣文章。卽晏子撫瘍而喻以熱如日，色如蒼玉，大小如璧，墮者如珪，亦擬於不倫，幾欲令人噴飯。晏子，儒家也。（漢書藝文志）豈儒家固無往而不滑稽哉。（晏子詆孔子滑稽，豈知己亦甚滑稽乎？）然則堯舜禪讓，亦僅禮義之言，非信詞耶。（韓非子顯學篇已疑之，更有竹書紀年載其事矣。）要之，吾人可信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孔子曰：「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禮記表記）枝葉者虛華也。（本鄭注）是孔老皆未嘗不崇質也。然周既文盛，物極必返，迨乎季世，浸返於質，儒家稍習文言，而卽爲質言。派所大肆攻擊，百家言黃帝（史記五帝本記）而道家法家爲之冠冕。道家法家之中，尤以莊生韓非爲之雄傑。

莊子曰：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天道篇）

韓非子曰：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解老篇）

是二子皆貴質言其意，而惡文飾之詞。（昭明文選序曰：「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可謂知言矣。）譬之于人，還我儼蟲，又如畫家之裸體畫，皆具天然之本色，宜其反對儒家甚烈矣。

莊子曰：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列禦寇篇）

又曰：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作言造論，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盜跖篇）

韓非子曰：今之巫祝祝人曰：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釋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顯學篇）

又曰：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可以戲而不可以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

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外儲說左)

此又二子之反對儒家而痛詆之之詞也。不獨道家法家爲然也，雖墨家亦然。

纏子修墨氏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意林一)不獨墨家爲然也，雖儒家亦然。

齊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曰：「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孔子世家)

總之，儒家蒙詆曰「妄」，曰「戲」，曰「滑稽」，曰「傾危」，一言以蔽之曰「華而不實」。此儒家孔子之所以宜屬理想派，而反對之者則爲現實派，及雖理想派而有時接近於現實派者也。然此姑弗深論。第觀二派之衝突，不獨根本上之思想不相容，雖形式上之言語亦大有逕庭也。後世二派之推演，則文派之用語，流極于漢魏六朝之駢儷文詞，質派之用語，流極于唐宋八家之散行筆語，抑何古今人之心理不相遠也。顧今之時彥，不審古代用語，自有「由質而文」之變遷，至謂「般盤周詰難曉，由用土語而堯典易讀，斷爲僞作」。此豈真有歷史之目光者所忍出哉。

平上去入四聲解

聶鴻仁

四聲之需要，起於詩形之律格，除詩形之律格外，儘可不論四聲也。上古之世，詩形未備，故無四聲之分。雖有叶韻，未區平仄。

易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慶爲去聲，殃爲平聲，而慶殃互叶。

書經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姓爲去聲，明爲平聲，而姓明互叶。

詩經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爽爲上聲，忘爲平聲，而爽忘互叶。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佩爲上聲，思爲平聲，而佩思互叶。

蓋古之詩歌，但分長言，短言：

書堯典曰：歌永言，案永言，卽長言之也，有長必有短，故備長短二聲。

公羊莊二十八年傳何休解詁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或分疾呼，徐呼：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曰：疾呼中宮，徐呼中徵。案：疾呼，卽短言也。徐呼，卽長言也。

大概祇有平入二聲而已。顧炎武曰：短言卽入聲，長言卽平上去三聲也。段玉裁曰：古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又曰：魏晉之季，平聲多轉爲仄，入聲多轉爲去，於是四聲大備。然吾觀四聲既分之後，猶總名上去入三聲曰仄聲，平仄相配，似長言爲平聲，短言包有上去入三聲也。

四聲之事實，雖成於魏晉之間，而四聲之名稱，則肇自齊梁之世：

南齊書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梁書沈約傳曰：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指，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封演見聞記曰：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辭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

故世稱沈約創四聲是也。至於四聲之說明：

唐元和韻譜曰：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

明釋真空玉鑰匙歌訣曰：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

顧炎武音論曰：平聲輕遲，上去入三聲重疾。

江永音學辨微曰：平聲長空如擊鐘鼓，上聲短實，去聲如擊土木，入聲如石。

張成孫說文諧聲譜曰：平聲長言，上聲短言，去聲重言，入聲急言。

段玉裁與江有誥書：平稍揚之則爲上，入稍重之則爲去。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同一聲也，以舌頭言之爲平，以舌腹言之爲上，急氣言之卽爲去，閉氣言之卽爲入。

馮登府十三經詁答問：去聲音最高。

英人艾約瑟華語攷原曰：入聲爲短音，平上去三聲爲調；平聲爲水平調，上聲爲昂上調，去聲爲落下調。

此諸家之說紛紛不一。廣韻二百六韻之陽聲部，入聲收韻，與平上去三聲不同。平上去以ng收，則入聲以k收；平上去以n收，則入聲以t收；平上去以m收，則入聲以p收。此外陰聲部，則概無入聲也。然自顧炎武音論出，而此二百六韻部陰陽平入分配之成規，幾全推翻，又不可用以概論古韻也。實則四聲之需要，起於詩形之律格。吾國齊梁而後，詩形之律格，與語言之聲韻，并爲一談，此其所以膠擾不明也。今爲分別言之，則古今中外詩形，往往以抑揚與長短互混。故古代希臘詩之平仄，專依長短，近世英詩之平仄，多用抑揚。而吾國自江左肇分四聲，實兼長短抑揚而混用之。如次：

平——長——揚

上——揚——頓

去——抑——挫

入——短——抑

此蓋四聲之真相也。而終以抑揚與短皆仄而不平，故總目曰仄聲。此又平仄聲之所由分也。平仄亦曰宮徵，曰宮商，曰角徵，則語猶承古也。然或以上平，下平，上去，入，當宮，商，角，徵，羽，五聲，則謬說不可從矣。

沈約答陸厥書曰：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

此乃文人塗澤之詞耳！五聲四聲，決不能相混。五聲宮商角徵羽，屬空間問題。平上去入四聲，乃時間問題。當別論之，茲不贅述。今之北人，又有所謂四聲者，平分陰陽，而無入聲。

近人國語學，謂四聲的聲浪，是陰平聲浪直又平，←陽平聲浪高又揚，↘上聲聲浪強又曲，↘去聲聲浪遠又墜，↓此均从北音，而無入聲者也。

此亦糊塗之談，實則平聲之陰陽，以字母清濁之關係而名之也。

南人則於四聲中，更分之而爲七聲：

陰平聲 陽平聲

上聲

陰去聲 陽去聲

陰入聲 陽入聲

此分陰陽，亦以字母清濁之關係而別之，蓋北人拙於口辭，於上去入三聲，皆不知有清濁，獨於平聲知有之；乃以清聲爲陰平，濁聲爲陽平，（或謂之啞平）且復不知有入聲，故彼所分四聲，與古四聲，大有逕庭也。南人巧於言語，故分別清濁較多，而有七聲，或且有分八聲九聲者，總之土俗之談，不可與論古也。

音律淺說

喬棟 佚蕃

〔說名〕凡音者，成文之聲也。聲有五：曰宮，曰商，曰角，曰徵，曰羽。音有八：曰匏，曰土，曰革，曰木，曰金，曰石，曰絲，曰竹。五聲和，八音諧，徵律不成，律十有二。陽六爲律，律者何，所以律均出度也。一曰黃鐘，黃中色，鐘種也。亦作鍾。爲十一月律，律位子。在卦爲三三復。一陽初生，含元

處中，所以養氣宣德也。二曰太簇。太，大也。簇，湊也。爲正月律，律位寅。在卦爲☳三泰。天地交而萬物通，所以贊陽達滯也。三曰姑洗。姑，潔也。洗，濯也。爲三月律，律位辰。在卦爲☱三夫。柔乘剛象，所以濯枯潔物也。四曰蕤賓。蕤，繼也。賓，導也。爲五月律，律位午。在卦爲☲三姤。一陰初生，以柔遇剛，所以繼陽養物也。五曰夷則。夷，平也。則，法也。爲七月律，律位申。在卦爲☱三否。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所以陽正法，陰夷物也。六曰亡射。亡，無也。射，終也。爲九月律，律位戌。在卦爲☱三剝。柔變剛象，言萬物隨陽氣剝落，當復隨陰氣而起，無有終也。陰六爲呂。呂者何，陰律也。一曰大呂。大，大也。呂，旅也。爲十二月律，律位丑。在卦爲☱三臨。剛浸而長，所以旅助黃鐘宣物也。二曰夾鐘。夾，輔也。爲二月律，律位卯。在卦爲☳三壯。剛動之象，所以夾輔大簇。出四隙之細也。三曰仲呂。仲，中也。爲四月律，律位巳。在卦爲☱三乾。陽宣於外，陰閉於中，所以宣中氣也。四曰林鐘。林，衆也。爲六月律，律位未。在卦爲☱三遯。剛當位而應與時行，所以茂衆類也。五曰南呂。南，任也。爲八月律，律位酉。在卦爲☱三觀。陰長之象，所以任成萬物也。六曰應鐘。應，應也。爲十月律，律位亥。在卦爲☷三坤。純陰之象，所以資生萬物而應復也。之十二律相傳爲黃帝臣伶倫所作。（前漢書律歷志）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一說作自伏羲。（後漢書律歷志）「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音之元，五音之正也。」其道至深，其數無窮。要皆本諸天然，而非人力所可增減也。

〔說源〕呂氏曰：「音樂之由來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合而成章。」是故習律者必習麻，不習麻則不明律。律麻同本，相依爲用。此州鳩所以以天象對景王問也。（周語）「景王將鑄亡射，問伶州鳩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代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

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而太史公亦謂「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揚子雲亦云，「律生於辰。」是皆可證律麻之源，同出於天也。故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音角，律中太簇。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音角，律中夾鐘。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音角，律中姑洗。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音徵，律中仲呂。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音徵，律中蕤賓。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音徵，律中林鐘。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音商，律中夷則。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中，其音商，律中南呂。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音商，律中亡射。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音羽，律中應鐘。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其音羽，律中黃鐘。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月應其律。律和其聲，莫稍或異。而七音之所以爲七音，與夫隔八相生之理，亦基於此。（此理開諸姚師天民）夫黃帝考定星麻，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餘閏。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爲一章。與西人言地赤極自繞黃極，十九年一周天之理同。姑推閏以證之。

十三年己亥

七年戊午

廿六年丁丑

十四年戊戌閏三月（宮變）E

六年丁巳閏二月（宮變）E

廿五年丙子閏三月（宮變）E

十五年丁酉

五年丙辰

廿四年乙亥

十六年丙申

四年乙卯

廿三年甲戌

十七年乙未閏五月羽D

三年甲寅閏五月羽D

廿二年癸酉閏五月羽D

十八年甲午

二年癸丑

廿一年壬申

十九年癸巳

民國元年壬子

二十年辛未

二十年壬辰閏六月徵C 前一年辛亥閏六月徵C 十九年庚午閏六月徵C

廿一年辛卯 二年庚戌 十八年己巳

廿二年庚寅閏二月(徵變)B 三年己酉閏二月(徵變)B 十七年戊辰閏二月(徵變)B

廿三年己丑 四年戊申 十六年丁卯

廿四年戊子 五年丁未 十五年丙寅

廿五年丁亥閏四月角A 六年丙午閏四月角A 十四年乙丑閏四月角A

廿六年丙戌 七年乙巳 十三年甲子

廿七年乙酉 八年甲辰 十二年癸亥

廿八年甲申閏五月商G 九年癸卯閏五月商G 十一年壬戌閏五月商G

廿九年癸未 十年壬寅 十年辛酉

三十年壬午 十一年辛丑 九年庚申

卅一年辛巳閏七月宮F 十二年庚子閏八月宮F 八年己未閏七月宮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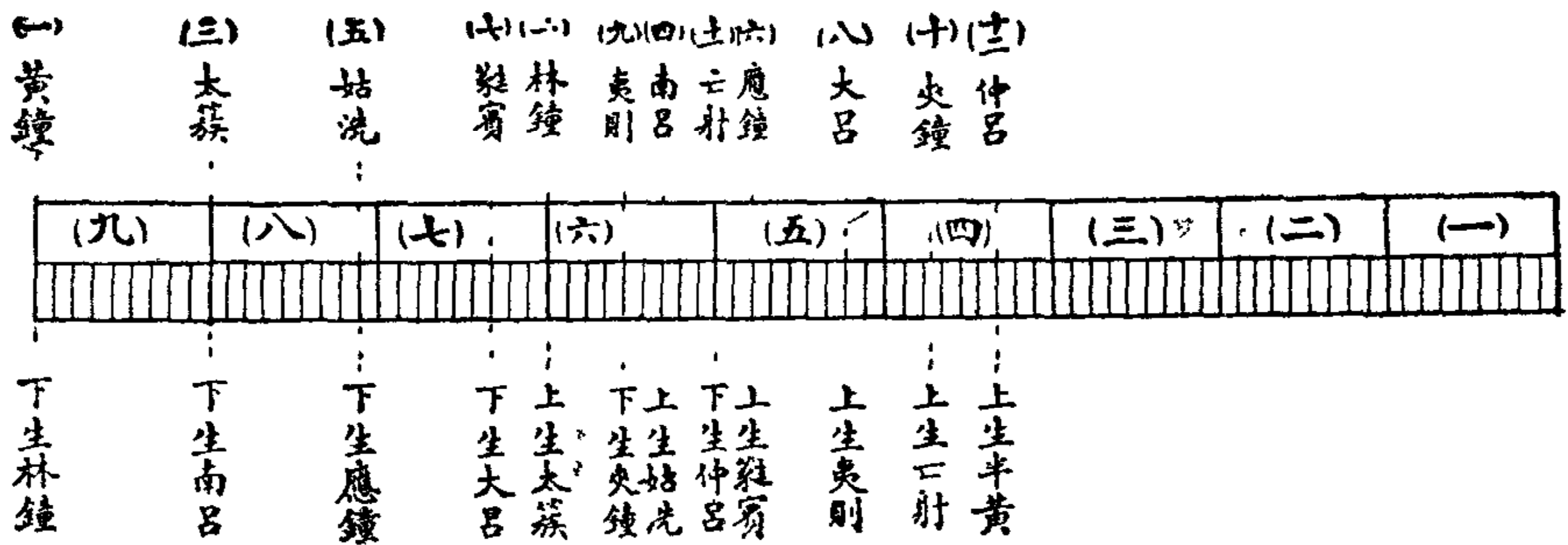
設左十九年為第一章 則左十九年為第二章 左十九年為第三章

觀上表三章，每章必七閏。以七閏配七律無爽也。且宮與商之閏，商與角之閏，角與變徵之閏，徵與羽之閏，羽與變宮之閏，皆相隔四度，惟變宮與宮之閏，變徵與徵之閏，皆相隔三度，尤可證明變宮變徵為五聲之強半，純係自然，西人以C到D，D到E，E到F，F到G，G到A，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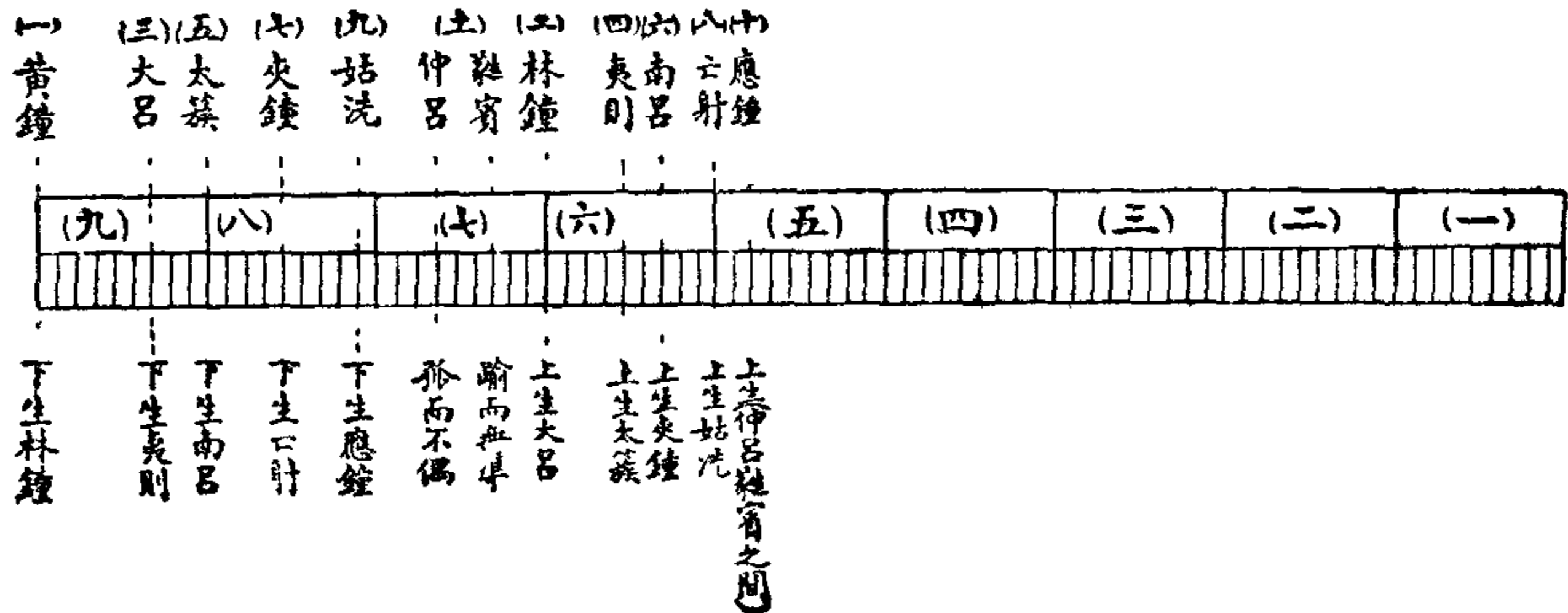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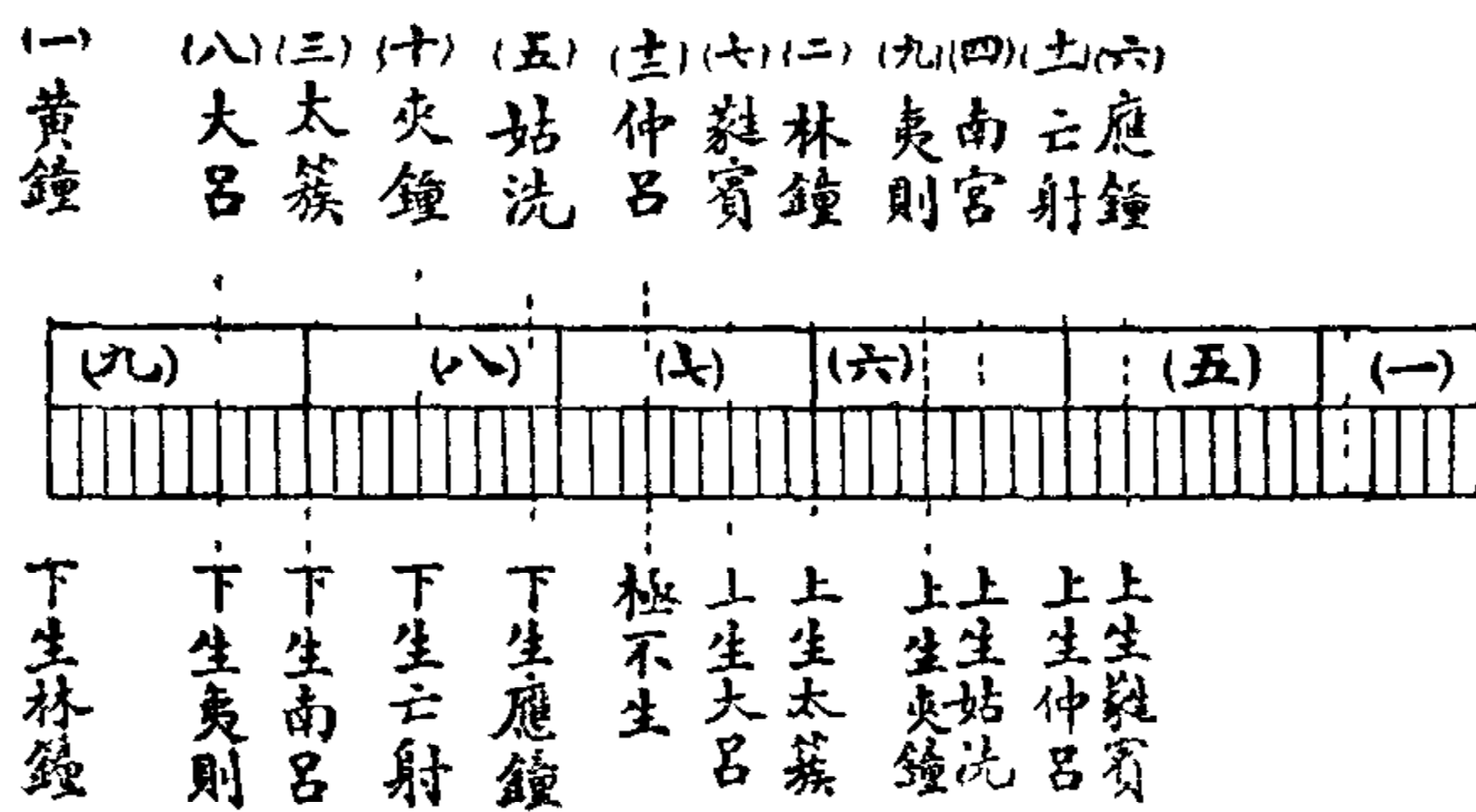
到B，五者爲全音。E到F，B到C，二者爲天然半音。殆同此理。歟。陳氏樂書謂「二變當去。」使陳氏亦知如左表推證之。當亦自知其妄矣。而隔八相生之理，亦於此見焉。觀表第一章起於巳，第二章起於子，第三章起於未，由巳及子，由子及未，均隔八也。由巳之閏及子之閏，由子之閏及未之閏，亦均隔八也。推而起寅，起辰，起亥，起丑，起申，起卯，起戌，而復起於巳。每章前後之距，均爲八也。至矣妙矣。法天地之自然，無有加矣。

按吾國之曆，以冬至建子爲歲首，分二十四氣，陽也。以太陰計月，一章七閏，陰也。陰陽合而曆備。以七律配七閏，尤見妙諦，斷非他曆所能及也。現吾國欲與世界同軌，改用西曆，未嘗不可，但日月不改，吾曆終有存在研究之價值，斷難偏廢，具詳別論。

〔說律數與生術〕律有數。數雖有定，而實無窮。古人取上黨黍，每一縱粒作一分。九分爲一寸，九寸爲一尺。截竹爲管，內圍一寸，長一尺者，吹之爲黃鐘。其數八百十分，容一千二百黍。蓋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奇爲陽，偶爲陰。九者，老陽也。老則變，故取九。由黃鐘三分去一，下生林鐘，管長六寸，其數五百四十分，容八百黍。三分林鐘益一，上生太簇，管長八寸，其數七百廿分，容一千〇六十七黍。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宮，管長五寸三三，其數四百八十分，容七百一十一黍。三分南宮益一，上生姑洗，管長七寸一一，其數六百四十分，容九百四十八黍。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管長四寸七四，其數四百廿六分，容六百三十二黍。三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管長六寸三二，其數五百六十八分，容八百四十三黍。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管長四寸二二，其數三百七十九分，容五百六十二黍。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管長五寸六一，其數五百〇五分，容七百四十九黍。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管長三寸七五，其數三百三十七分，容四百九十九黍。三分夾鐘益一，上生亡射，管長四寸九九，其數四百四十九分，容六百六十六黍。三分亡射去一，下生仲呂，管長三寸三三，其數二百九十九分，容四百四十四黍。凡律皆陽，上生。呂皆陰，下生。此班固之說也。由蕤賓三分益一，上生大呂。大呂三分去一，下生夷則。夷則三分益一，上生夾鐘。夾鐘三分去一，下生亡射。亡射三分益一，上生中呂。除夷則亡射二律無大異，而大呂夾鐘仲呂則倍之。此呂覽淮南王安鄭康成之說也。隔七上生，隔八下生。至於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而無準。此劉向說也。茲圖較之。



此圖即黃鐘尺，尺九寸，寸九分，計八十一分，由四十二分六至八十一分爲正律，即俗所謂基礎音部也。八十一分以上爲倍律，其音濁，即俗所謂低音部也。四十二分六以下爲半律，其音清，即俗所謂高音部也。上圖從班說。中圖從呂說。下圖從劉說。



就前三表觀之，班氏合陰上陽下之理。惟必須再生，方合十二律之順序。呂氏由三分蕤賓益一上生，倍大呂，夾鐘，仲呂，之數。其第爲宮，商，角，徵，羽，不須再生，卽合十二律之順序。惟前人訾其逆陰陽之氣，以愚觀之，呂氏上生之說，亦有至理存焉。葢蕤賓爲五月之律，在卦爲三三姤，陰主之象，故上生也。亦猶黃鐘卦三三復，主陽而下生也。大呂卦三三臨，夾鐘卦三三壯，仲呂卦三三乾，或爲長陽之象，或爲純陽之象，故下生也。亦猶林鐘卦三三遯，南呂卦三三觀，應鐘卦三三坤，或爲長陰之象，或爲純陰之象，而上生也。夷則卦三三否，亡射卦三三剝，亦以主陰而上生。猶太簇卦三三泰，姑洗卦三三夬，亦主陽而下生也。如是則呂氏淮南之說，可通。非但不逆乎陰陽之氣，且順乎陰陽之氣也。所異者，律位之成說耳。劉氏說七上八下，其第如呂氏。惟仲呂不偶，蕤賓無準，使變徵失位，豈以變徵當奎宿之數歟？（此理至奧，姚師天民將爲文以明之。）以上所言，爲三說之所異，而音始於宮，窮於角，則又爲三說之所同。此司馬氏所以兼其說也。（史記律數同淮南，而班氏之生分鐘，又同史記）他若李氏卽黃鐘三寸九分算之。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二月之夾鐘增九分。三月之姑洗增九分。四月之仲呂增九分。五月之蕤賓增九分。六月之林鐘減六分。七月之夷則減九分。八月之南呂減九分。九月之亡射減九分。十月之應鐘減九分。律數如下。

$$39+6=45+9=54+9=63+9=72+9=81+9=90$$

黃鐘 大呂 太簇 夾鐘 姑洗 仲呂 蕤賓

$$90-6=84-9=75-9=66-9=57-9=48-9=39$$

林鐘 夷則 南呂 亡射 應鐘 黃鐘

觀彼之意，蓋以十一月至五月屬陽，五月至十月屬陰，律管長短。一本陰陽之氣，準是，則黃鐘之音最清，大呂次之，應鐘，太簇，亡射，夾鐘，更次之，蕤賓之音最濁，林鐘次之，仲呂，夷則，姑洗，南呂，更次之，音失其和，律失其度，直鄙夫之說耳。烏足云陰陽消長哉。律十有二，旋相爲宮，各具七聲，合八十四聲，卽所謂八十四調也。表解如次。

律名	調名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俗名
黃鐘	黃鐘宮	黃鐘	太簇	姑洗	蕤賓	林鐘	南呂	應鐘	正宮
大呂	大呂宮	大呂	夾鐘	仲呂	林鐘(變)	夷則	亡射	黃鐘(變半)	高宮
蕤賓	蕤賓宮	蕤賓	蕤賓	蕤賓	蕤賓	蕤賓	蕤賓	蕤賓	大石角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般沙調
徵	徵	徵	徵	徵	徵	徵	徵	徵	正宮徵
變徵	變徵	變徵	變徵	變徵	變徵	變徵	變徵	變徵	正宮變徵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正宮角
商	商	商	商	商	商	商	商	商	大石調
太簇	太簇宮	太簇	太簇	太簇	太簇	太簇	太簇	太簇	正宮
姑洗	姑洗	姑洗	姑洗	姑洗	姑洗	姑洗	姑洗	姑洗	正宮
蕤賓	蕤賓	蕤賓	蕤賓	蕤賓	蕤賓	蕤賓	蕤賓	蕤賓	正宮
林鐘	林鐘	林鐘	林鐘	林鐘	林鐘	林鐘	林鐘	林鐘	正宮
南呂	南呂	南呂	南呂	南呂	南呂	南呂	南呂	南呂	正宮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正宮
大呂(變半)	大呂(變半)	大呂(變半)	大呂(變半)	大呂(變半)	大呂(變半)	大呂(變半)	大呂(變半)	大呂(變半)	正宮
(中管)高大石調	(中管)高宮	高大石角	高般沙調	高宮徵	高宮變徵	高宮角	高大石調	高宮	

''	''	''	''	姑洗	''	''	''	''	''	''	夾鐘	''	''	''	''	''
''	''	''	''	姑洗宮	''	''	''	''	''	''	夾鐘宮	''	''	''	''	''
''	''	''	''	姑洗	''	''	''	''	''	''	夾鐘	''	''	''	''	''
''	''	''	''	賓蕤	''	''	''	''	''	''	仲呂	''	''	''	''	''
''	''	''	''	夷則(變)	''	''	''	''	''	''	林鐘(變)	''	''	''	''	''
''	''	''	''	亡射(變)	''	''	''	''	''	''	南呂(變)	''	''	''	''	''
''	''	''	''	應鐘	''	''	''	''	''	''	亡射	''	''	''	''	''
''	''	''	''	大呂(變半)	''	''	''	''	''	''	黃鐘(變半)	''	''	''	''	''
''	''	''	''	夾鐘(變半)	''	''	''	''	''	''	太簇(變半)	''	''	''	''	''
(中管)中呂正徵	(中管)中呂變徵	(中管)中呂角	(中管)雙調	(中管)中呂宮	雙角	中呂調	中呂正徵	中呂變徵	中呂角	雙調	中呂宮	(中管)高大石角	(中管)高般沙調	(中管)高宮正徵	(中管)高宮變徵	(中管)高宮角

''	''	''	南呂	''	''	''	''	''	''	夷則	''	''	''	''	''	''
''	''	''	南呂宮	''	''	''	''	''	''	夷則宮	''	''	''	''	''	''
''	''	''	南呂	''	''	''	''	''	''	夷則	''	''	''	''	''	''
''	''	''	應鐘	''	''	''	''	''	''	亡射	''	''	''	''	''	''
''	''	''	大呂(變半)	''	''	''	''	''	''	黃鐘(變半)	''	''	''	''	''	''
''	''	''	夾鐘(變半)	''	''	''	''	''	''	太簇(變半)	''	''	''	''	''	''
''	''	''	姑洗(半)	''	''	''	''	''	''	夾鐘(半)	''	''	''	''	''	''
''	''	''	蕤賓(半)	''	''	''	''	''	''	仲呂(半)	''	''	''	''	''	''
''	''	''	夷則(變半)	''	''	''	''	''	''	林鐘(變半)	''	''	''	''	''	''
(中管)仙呂變徵	(中管)仙呂角	(中管)商調	(中管)仙呂宮	商角調	仙呂調	仙呂正徵	仙呂變徵	仙呂角	商調	仙呂宮	歇指角	高平調	南呂正徵	南呂變徵	南呂角	歇指調

右八十四調，盡聲音之變矣。今南北曲中所傳者，僅十有四耳。

或謂變宮十二，在羽之後，宮之前。變徵十二，在角之後，徵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調，聲不可調。夫豈然哉。苟如上表，則調矣。〔說中西一元〕夫音既本諸天數，律既合乎天宿，則共戴此天，即同此理。既同此理，則同此音。此天不變，此理不易，此音不變。無古今，無中外，推之百世之上，等之百世之下，此天同，此音同也。試伸證之，中律十二，西律亦十有二。黃鐘，太簇，姑洗，林鐘，南呂，五者正聲也。而C, D, E, G, A, 五音亦為全音。大呂，夾鐘，仲呂，夷則，亡射，五者律中之變聲也。而「 $\#b d$ 」「 $b e$ 」「 $b g$ 」「 $b a$ 」「 $b b$ 」為半音。蕤賓，應鐘，二者七聲中之變聲也。而F, B, 二者亦為七音中之半音。表明如次。

中律名	黃鐘	大呂	太簇	夾鐘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亡射	應鐘
西律名	F	$\#b Fg$	G	$\#b gA$	A	$\#b Ab$	B	C	$\#b cD$	D	$\#b De$	E
中音名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英音名	F		G		A		B	C		D		E
總音名	F		G		A		H	C		D		E
法音名	Fa		Sol		La		Si	Do		Re		Mi
日簡字	4		5		6		7	1		2		3
俗音名	上		尺		工		凡	大		五		乙

觀左表，以西律F當黃鐘，則律位音位均相合。惟須高C, D, E之音，以當徵羽變宮，若半黃鐘，太簇，姑洗以配F, G, A。或倍林鐘，南呂，應鐘，以當C, D, E。使黃鐘居中，則C D E F G A B之順序亦合矣。此一元之證一。（近人有以C當宮者，未可通也。）

復次，以西音之震動數言，亦可以吾國律數，生術求之。姚師天民，已明其理。茲遵師說，加以己見，再為表。

震動數	西律名	生次(共)	聲數		南生	依准	律數	中律名	
			術	生					
256	C	一	倍之	損一分	九分	仲呂	濁徵	1080	林鐘
	#b _c D	九						1011	夷則
288	D	四	生	一上	分益	商三	濁羽	960	南呂
	#b _{DE}	十一						899	亡射
320	E	六	上生	益一分	三分	姑洗	和	853	應鐘
341.3	F	二	下生	損一分	四分	濁徵	宮	810	黃鐘
	#b _{FG}	八						758	大呂
384	G	三	生	一下	分損	宮九	商	720	太簇
	#b _{GA}	十						674	夾鐘
426.6	A	五	姑角	生生	上下	角羽	姑角	640	姑洗
	#b _{AB}	十二						600	仲呂
480	B	七	下生	損一分	三分	應鐘	繆	568.7	蕤賓

依中律生術求西律西音震動數			
術生	數音	數律	術生
生上 \sharp^b 低 AB	256	265.5	下 下 益 三 生 一 分
		273.4	\sharp^b 下 益 二 GA 生 一 分
生上音 G	288	294.4	A 下 益 二 生 一 分
		307.5	\sharp^b 下 益 二 AB 生 一 分
上 損 四 A 生 一 分 音	320	324	B 下 益 二 生 一 分
生 下 音 C	341.3	354.7	G 下 損 八 生 一 分
		364.5	\sharp^b 上 損 四 CD 生 一 分
生 下 音 F	384	399.2	D 上 損 四 生 一 分
426.6 為高 C 所生注		410	\sharp^b 上 損 四 D E 生 一 分
律 D 生 下 律 F 生 下	426.6 音 432. 律	432	E 上 損 四 生 一 分
		461.2	C 生 益 八 音 高 一 分
下 益 二 E 生 一 分 音	480	486	\sharp^b 上 損 四 FG 生 一 分
上 益 八 \sharp^b 生 一 分 AB	502		

上表用淮南宮居中位之生術求震動數。(天文訓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非但合符。且可發西人未明震動數來源之理。俾余小子得借證音數與律數之所以不同。而通淮南角生姑洗之說也。惟中律律數損,則西律震數益。中律律數益,則西律震數損。律數凡益則上生,損則下生。震數凡益則下生,損則上生。律數與震數適成反比。此蓋一則以律之管長為準。一則以音之震數為準。管長則震數少而音濁。管短則震數多而音清。一則依管以求音。一則依音以求震。律數與震數反比亦自然之理也。此一元之證二。

抑得更有進焉,夫依管以求音。則管可順乎陰陽消長之息。以定十二辰之音。如依音以求震。則音之所以為音,果何據乎。彼音樂家,物

理家，雖爲音程比例之說。然音程比例之說。係根據已成之音。而音之所以成音。今彼猶莫能曉也。若從淮南生術以求其數。則得之矣。豈西律韻中律淮南之一流也歟。

按史記歷書「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樂彥云「疇人，昔知星人也。」孟康謂「明厯人也。」在西厯記元前九世紀間，歐亞毗連，將果出疇人子弟所播耶。抑自然之理數，出於同然者耶。

釋藝

顧震福 竹侯

一 導言

文字流傳，愈衍愈變，於是有正俗體，有古今音，有本義引申義之不同，此小學中之通例也。而「文藝」二字爲尤甚。以文之形義言，說文「文，造畫也，象交文。」許序「倉頡之初作書，依類象形謂之文。」是文爲造畫其畫，卽初造之字。今字作紋，用爲紋理花紋，猶承造畫之意。至文章之文，依說文當作彤彰。許書「彤，儻也。」儻卽郁郁乎文之郁，引申爲脩飾采色之稱。廣雅釋詁「文，飾也。」考工記「畫績之事，青與赤謂之文。」釋名釋言語「文者，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詞誼，如文繡然也。」皆假文爲彤。古之文章，莫大乎六經，是以論語學而篇「則以學文。」皇侃義疏謂「文卽五經六籍。」然則文爲本字。廷爲正字。紋爲俗字。凡物相雜皆謂之文。（本易繫辭）此本義也。繪畫織錦，固飾采色，經籍詞章，亦集文字，於是修飾潤色之辭，通謂之文。此引申義也。「藝」字遞變，頗與相類。本作執。或作藝。俗作藝。古音世。轉音臬，今則讀與易同。本義謂蒔種。引申爲工藝，爲技藝。再引申爲經藝，文藝。其間展轉變遷之迹，繁頤奧衍。不探其源，窮其流，則藝字之形體，聲形，訓詁，固不明瞭。卽藝字之屬於文藝方面，亦不知其借義所由來。爰本舊聞，博稽載籍，作釋藝。

二 形體

藝字不見說文。玉篇艸部廣韻十三祭，亦均未收。顏元孫于祿字書始列藝藝二字，謂上俗下正。知唐代中葉，藝字頗通行。其實藝固俗體。藝亦何嘗是正字。南唐徐鉉正俗書訛謬計二十八字，藝字卽其中之一。其新修字義曰「藝本作執，後人加艸云，義無所取。」以藝

爲俗，謂卽小篆之執，其說是也。惟考之金石，南宮中鼎作𣎵，父乙甗作𣎵，石鼓文作𣎵，皆從木，從土，作𣎵。考之骨甲，則殷虛書契有𣎵，𣎵，諸執字皆省土，或從木從𣎵，或從山從𣎵。（說文，山，艸木初生也）是藝字古文，有𣎵，𣎵，𣎵，諸體。籀文有𣎵字一體。（據石鼓文）小篆於古籀，取其從土從𣎵，而改其從山從木，於是遂承作藝矣。

漢書楚元王傳集注「執古執字。」司馬遷傳集注「藝古藝字。」說文引詩「我執黍稷。」今詩楚茨篇執作藝。史記夏本紀「汝嶠既藝。」今書禹貢篇藝作藝。又詩南山釋文「藝本或作藝。」書胤征釋文「藝本作藝。」漢書藝文志標題作藝，而志文中用藝字。漢百石卒史碑「經通六藝。」孔龢碑「經通一藝。」皆從艸不從云。則藝較執字爲後起。然視藝字爲古。翟云升隸篇曰：「大徐謂執不應加云，則是謂不應加艸則非。孔龢碑作藝，正執字加艸者也。」竊謂漢碑藝字，雖屬隸書，然李斯秦篆，當有是體，說文無藝字，必傳寫脫逸，前人已見及者，其說有二——

（甲）說文火部燹字云：「從火，藝聲。」木部榭，重文作榭，云：「或從艸。」藝字屢見說文偏旁，則說文應本有是字，當卽執字或體。此王氏釋例嚴氏校議鈕氏新附考張氏發疑說也。

（乙）說文「執，艸木不生也。」藝當爲執，不生當爲才生。說文才多誤不，「菑，才耕田也。」誤爲不耕。「暘，才生也。」誤爲不生。藝從執，執種也，既種矣，何不生乎？此桂馥跋孔龢碑說也。

愚謂藝果係藝之訛，不生又果係才生之訛，則從艸從執，於六書爲會意。依說文例，當云從艸執。或云從艸從執。若以會意而見形聲，當云從艸從執，執亦聲。今藝字下云：「從艸執聲。」顯見完全是形聲字，從執只取其聲，於義無涉。藝藝自是兩字，謂藝誤執，殊未敢信。王嚴請君訂爲執字或體，證以廣韻集韻並以執藝爲一字，所見較精確矣。

藝字固後起俗字，然漢夏承碑「兼覽羣藝。」已於藝字加云。於執字加艸，加云。北海相景君銘「根道核藝。」孫根碑藝字同，藝卽藝之變。校官碑「剖演與藝。」張遷碑「藝于從敗。」晉郭休碑「明敏多藝。」藝，藝，藝，又藝藝之省。變至丁魴碑作藝，孔廟置卒史碑作藝，張表碑

作藝竹邑侯相張君碑作藝，藝，藝，藝，又藝藝之變，較藝字爲尤俗。又集韻云：「藝作執。」不知何本。或更加艸作藝，更不見古字書矣。

三 聲音

執藝二字，玉篇並魚制切。書禹貢釋文「藝，魚世反。」詩齊風釋文「藝，魚世反。」魚制，魚世，反切音同。廣韻十三祭，執字云：「周禮音世。藝上同。」張參五經文字「藝，倪勢反，見詩。」周禮考工記釋文「忍執音勢。」世音同勢。故執藝亦讀作勢。執字且爲勢之本字，勢字本說文所無，大徐新附。力部勢字云：「盛力權也。經典通用執，舒制切。」案考工記弓人「射遠者用執。」鄭注「執謂形執。」禮禮運「在執者去。」鄭注「執執位也。」釋文「執音世，本亦作勢。」漢書高帝紀「形執便利。」蕭何傳「不賢毋爲執家所奪。」孔光傳「不好權執。」執皆卽勢字，以執爲勢。朱駿聲通訓定聲謂「執字轉注爲氣勢之勢，力也。執植用力最勞。」愚謂卽許序六書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之段借也。」漢老子銘「執祿弗營。」從圭雖俗，尙不從力。至外黃令高彪碑郭輔碑執并作勢，偏旁之旁，爲兪之變隸，俗書認爲從力，且移下方，始有勢字。然要可見執勢之爲一字，卽可知執勢爲同音。

吳才老韻補「藝，五結切，音臬。」邱遲思賢賦「備百行之高致，談九流之洪藝，諒可雜而非染，跡每同而常別。」藝與別叶。顧炎武唐韻正禮禮運「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藝與列叶，則藝字古音又轉讀爲臬，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藝謂射的。」國語越語章注「藝的也。」左文六年傳杜注「藝準也。」藝藝無準的義，以藝藝爲準的，實臬字之假借。司馬相如傳顏注又云：「藝讀與藝同，字亦作臬，魚列反。」可證說文「臬，射準的也。」又說文櫛字，從執，古文作藝，儀禮士喪禮鄭注「古文闌作藝。」士冠禮鄭注「古文闌爲藝。」考工記匠人鄭注「藝，古文臬，假借字。」輪人鄭注「藝讀如涅，從木熱省聲。」釋文「藝，魚列反，依注音涅，乃結反。」類篇「執或作藝，又魚列切。」可見音世音勢之執，古音又轉讀爲臬。

藝字今讀若易，此音始於五季之末。說文執字，大徐音魚祭切，集韻類篇韻會并倪祭切。韻會且明注云：「藝音與易同，本作執。」張有復古編「執別作勢，藝，藝，並非。始制魚祭二切。」音勢，音易，亦兩音兼收，足徵讀執爲易。至宋元間始通行，是又後起之轉音矣。

今案說文藝讀若摯，藝讀若至，藝亦作輕，並從執聲，此魚制切之音也。說文藝從莖聲，藝藝並從執聲，此五結切之音也。段氏音均表制聲，世聲，列聲，臬聲，古音同在十五部。凡十二霽，十三祭，十四黠，十五鎋，十六屑，十七薛，等韻諸字，皆屬之。世字勢字與藝字並在祭韻，祭韻中諸字，皆齊齒呼，撮口呼，屬陰聲。屑韻薛韻中諸字，亦皆齊齒呼，撮口呼，介乎陰聲陽聲之間。祭與屑薛韻中字，例得對轉相通，故音世音勢之藝，亦由對轉而讀爲臬。至今音同易，則更旁轉入寘韻。觀洪武正韻以藝執二字，直收入二寘韻中，則讀藝爲易，爲最後之轉音，又可見矣。

四 訓詁

考其本義，說文「執種也。」（種種二字，俗用互誤）从尢，尢，持而種之。詩南山「藝麻如之何。」毛傳「鴝羽不能藝黍稷。」鄭箋並云「藝樹也。」周禮大司徒「以教稼穡樹藝。」鄭注「藝猶蒔也。」孟子滕文公「樹藝五穀。」趙注「藝植也。」曰樹曰蒔曰植，并與種義同。文從尢，從耜者，徐鍇繫傳「耜土也。」今案許書「尢持也，象手有所尢據也，讀若戟。」反尢爲厶，厶亦持也。耜，土塊耜也，讀若逐，從自爲陸，高平地也。合尢耜二字會意，卽是持土，亦卽墾田。國語周語云「墾田若藝」者是也。以手據土，固隱寓種植之意，而古籀之從尢從木從土，或從尢從山，從一，一亦地也，謂持艸木於土上，與或體加艸作藝，謂持艸於土上，意義相同，似較藝字，文尤賾備。推後起引申之義，厥說有三，

(一) 技藝 論語子罕「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曰，「吾不試故藝。」則藝卽多能。雍也「求也藝。」孔注「藝謂多才能也。」禮樂記「藝成而下。」鄭注「藝才技也。」文王世子「曲藝皆誓之。」鄭注「曲藝謂小技也。」材智技能，因時而異，徵之古籍，分三時期：

- (甲) 夏商時期 夏書胤征「工執藝事以諫。」左襄十四年傳「百工獻藝。」並引夏書此文，是夏商時以藝爲工藝。
- (乙) 成周時期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禮學記「不興其藝。」鄭注本之，「保

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禮少儀」遊於藝。「鄭注本之。是成周時以藝爲禮樂射御書數。」

(丙) 周秦以後 漢書藝文志有術數略，載五行、著龜、雜占、形法諸家。有方技略，載醫經、經方、房中、神僊諸家。大率采春秋戰國間之遺書。晉書藝術傳序，「今錄其推步尤精，技能可紀者。」北史藝術傳序，「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技巧。」是周秦以後，藝又屬於星相醫卜。

(二) 經藝 史記伯夷傳序，「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知也。」漢書劉歆傳，「歆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儒林傳序，「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顏注謂「易詩書禮樂春秋。」又藝文志有六藝略。顏注，「六藝，六經也。」後漢書章帝紀，「博觀六藝。」章懷注，「依前書以禮樂春秋易詩書爲六藝。」又鄭玄傳，「博稽六藝。」賈逵傳，「游情六藝。」班固傳，「服膺六藝。」義同。文選上林賦，「遊於六藝之圃。」公孫宏傳贊，「亦講論六藝。」李注並云，「六藝，六經也。」西都賦，「講論乎六藝。」任昉策秀才文，「六藝百家。」義同。以六經爲六藝，故經藝得爲連語。史記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經藝。」儒林傳，「漢興，諸儒始得修其經藝。」後漢書竇融傳，「朝夕教導以經藝。」說文序，「文字者經藝之本。」

(三) 文藝 大戴禮，「有隱於智禮者，有隱於文藝者。」徐幹中論，「盛德之士，文藝必衆。」吳志華覈傳，「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授文藝。」唐書裴行儉傳，「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皆以文藝爲連語。漢書新唐書宋史並有藝文志。歐陽詢有藝文類聚，鄭樵通志有藝文略。後漢書禰衡傳，「初涉藝文，升堂觀奧。」梁書劉顯傳，「韞積藝文，研精覃奧。」常袞賀若察給事中制，「講求學術，藻飾藝文。」呂溫裴氏海昏集序，「優遊藝文，惇悅經術。」皆以藝文爲連語。全唐詩話，「憲宗以張仲素段文昌爲翰林學士，韋貫之曰，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詞藝。」宋史孫何傳，「何勤接士類，後進之有詞藝者，必爲稱揚。」又以詞藝爲連語。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博陵崔斯立挾其技能，戰藝於京師。」柳宗元送嚴公貺序，「公貺退自有司，踵門而告之曰，吾獻藝不售，敢逃其咎。」皇

甫混送邱儒赴舉序「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踰年將闕其藝於洛下。」宋史李廌傳「廌試禮部，蘇軾典貢舉，遣之。吳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聞見前錄「王安石能強記，後進投藝及程試文有美者，讀一過即成誦。」此單用藝字屬於文者。避暑錄話「晏元獻公燕飲賓客，嘗曰：『汝曹呈藝已徧，吾亦欲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詞。』」明王世懋評詩，名秋圃摘餘。徐禎卿說詩，名談藝錄。宋嚴有翼說詩詞名藝苑。雌黃明王世貞論詩詞曲，名藝苑卮言。清蔣瀾選輯詩話，名藝苑名言。此單用藝字屬於詩詞曲者。劉熙載著藝概，內分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經義概。則又舉文、詩、詞、曲、雜著，統謂之藝。

五 意義引申之理由

藝本義爲種植，一轉爲技藝，再轉爲經藝，又變而爲文藝，厥誼猶可得而說焉。古者飲血茹毛，未知粒食，自神農后稷播蒔百穀，耕種收穫，獨具專長，人遂驚爲莫大之材藝。逮傳述既久，漸忽其種植之本義，而衍爲材藝之通稱，即工人製作，庀材成物，術者測驗，占事延年，既各具材能，遂均稱藝術。惟此等能力，昔時輕爲末務，斥爲小道，非學人所必修。惟禮樂射御書數，智能技巧，是人生所習用，即普通之常識，此周時選舉學校規則中，所以於六藝之名，復特加審定也。

六藝名目，周時既特加審定矣。至漢乃復爲改訂，代以六經者何哉？金壇段氏曰：「周之六藝，主習其事。漢之六藝，主習其文。文與事未有不相兼者。抑周時以六藝總括技能，爲六德六行之助，孔子所云，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也。漢時以六藝統攝古聖載籍，該六德六行六藝之大全，漢之六經，實即周之教民三物也。」竊謂段說猶有未盡，禮樂射御書數，大司徒以之賓興，保氏以之教國子，取士教人，垂爲令甲，周人遵奉研究，既目之爲藝矣。戰代而後，射御古禮，寢以失傳。洎乎漢興，尤不適用，且非盡人所宜通習，故僅以試諷籀書，載之尉律。若射，若御，若數，俱弗措意。惟於易詩書禮樂春秋立學宮，置博士，上以是教，下以是學，利祿之路，舍此沒由。國學之崇尚者在此，儒林之攻治者亦在此，則謂六經爲六藝也固宜。且書數之書，鄭謂六書，在周爲六藝之一，六藝爲三物之一，三物又爲小學所教之一。而漢時所稱小學，則專屬文字而言。說文序稱「小學不修，又平帝徵爰禮等說文字，以爲小學元士。漢書藝文志載史籀十五篇，倉頡一篇

等，概目爲小學。是周時六書。不過小學所教六藝之一。漢世且專稱小學。若周時禮樂已佔六藝之二。漢世以易詩書春秋併合爲六。改稱六藝。又何足怪耶。

抑又考之，大戴禮「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是古者有小藝大藝之別。射御書數。自是藝之小者。若藝之大者。卽詩書禮樂是也。禮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據鄭注鄉飲酒義「術猶藝也。」則四術實卽四藝。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謂「古者惟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大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方觀旭論語偶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四術之常法。至及門高業弟子，方授以易春秋，故身通六藝者，僅七十二人。今案禮經解載孔子言詩教，書教，樂教，易教，禮教，春秋教，史記載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孔子世家贊「天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漢書董仲舒傳「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則於詩書禮樂四藝之外，加入易春秋，合而爲六。肇自孔子。漢制固因而非。剏也。論語公冶長「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顏師古匡謬正俗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讀易道，修春秋，所有文章，並可聞見。孔門六藝，卽夫子之文章。」漢書藝文志「三年而通一藝，玩經文而已。」又曰「遊文於六藝之中。」後漢書章帝紀贊「左右藝文。」章懷注「藝文謂諸儒講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論決也。」經藝文章，猶合爲一。雖其後儒林文苑，離而爲二，然爲文猶必本經術。文心雕龍宗經篇「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若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爲鹽也。」文賦「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韓愈詩「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舊畬。」文能宗經，卽文卽藝。經藝之又轉爲文藝。豈不以此也歟。

六 文藝與樹藝之關係

文藝之義，由經藝義中推行而出。經藝之義，由技藝義中推行而出。技藝之義，由樹藝義中推行而出。文藝之於樹藝，其義不愈趨愈遠耶。是不然。段氏曰，「教種也。六經爲人所治，如種植於其中，故曰六教。」予亦曰，文藝爲人所治，如種植於其中，故亦曰六藝。何以知其

然也。文人例稱才人。才於說文「草木之初也。」爲文必取材料，材於說文「木槌也。」（徐鉉曰：木勁直堪入用者。）文詞必飾藻采，藻於說文「水艸也。」詞章多取華美，華於說文「榮也。」又文之條達者曰暢，曰茂，曰鬱。說文則「藹，艸茂也。茂，艸豐盛也。鬱，木叢生者。」文之香豔者曰蕙，曰爾雅，曰芬芳。說文則「蕙，草木華垂貌。爾，華盛也。」（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說文引爾作爾。）芳艸初生，其香分布，評文名詞。既可譬諸草木，則文人致力，即謂之種植也亦宜。

不寧惟是。晉陸機文賦：「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方振。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以結繁。播芬蕙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此行文之類於種植者證一。梁劉勰雕龍情采篇：「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此行文之類於種植者證二。北齊顏之推家訓勉學篇：「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花，秋登其實。議論文章，春花也。修身利行，秋實也。」此行文之類於種植者證三。唐韓愈答李翊書：「將斬至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此行文之類於種植者證四。明方以智文章薪火：「夫核仁入土，而上芽生枝，下芽生根，其仁不可得矣。一樹之根株枝葉，皆全仁也。聖人知之，故老任斯文，刪述大集，與萬世共熏，既知全樹全仁矣。則培根也，護幹也，除蠹也，收實也，條理灌輸，日用而不離也明甚。」此行文之類於種植者證五。由是觀之，文藝之於樹藝，其理不又息息相通歟。

文章學綱要序論

顧實惕生

一 文章學之名義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從來獨創文化，第知則古稱先，以往古爲他山之石。今也不然，五洲棊通，不獨可橫而溝通中外，并可縱而貫穿古今焉。英語之流，佗列克 Rhetoric 一名，源於希臘語之流阿，W 本流水之義，以人類談話，亦從思想流出，遂聯想而轉成此語。故 W 及 Rhetoric 皆即「話術」之義。英語又稱之曰 Oratory，「演說」或「能辯術」之謂，與名曰「話術」者無大異。

其語音有 *Ra* 與 *Rhetoric*，可爲同出一語原之證迹也。近世英語復形容能辯曰 *Flowing*，亦水流水漲之意。要與中國自來形容能辯曰「口若懸河」見古今東西人類心理有同然者矣。

西洋流佗列克原本祇是「能辯術」卽「演說法」之謂。浸淫流變至今，則寧謂爲是「能文學」之義，其詳在後述源流章。日本學者譯曰「修辭學」，則據孔子曰「修辭立其誠」一語而名之也。或譯曰「美辭學」，則據曹植辯道論曰「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之文而名之也。然以古今流變而論，昔時此學多取材於口說，則謂之曰「修辭學」，曰「美辭學」，均無不可。近世此學不然，大概取材於詩文，則不爲修辭美辭，而爲修文美文矣。且上世半開，知書者寡，故口說獨重。今世文明全開之國，多實行大學教育普及，則「口說」「文辭」俱各當獨立研究而成學問，亦自然之道也。

返觀中國此事演進，適與西洋相類似，由口說而進於文筆。如

詩曰，彼都人士，出言有章。

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襄二十五年傳）

又曰，非文辭不爲功。（同上）

又曰，辭達而已矣。（論語）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論語）

鬼谷子曰，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也。（揣情篇）

此皆口說而得名之曰文辭曰文章也。如

史記曰，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儒林傳）

班固曰，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飾鴻業。是以

乘庶悅豫，福應尤甚。白麟赤雁之屏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問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文選兩都賦序）

范曄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後漢書本傳，案亦通作詞章）

此皆文筆而得名之曰文章曰辭章也。數千年來相承，謂文筆曰文章之名稱確定，通行無異義。然溯其確定之初期，尚在西漢初年以後也。故曰其演進之跡，適與西洋相類似也。况中國今日古典文學尙盛行，故定名曰文章學，尤爲適當。

乃若文章學之效用，中國舊說亦多有與西洋之流佗列克學說相類似者。如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詩大雅板）

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繫辭傳上）

漢書曰：凡著書者，爲人之所好也。（揚雄傳）

黃宗羲曰：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真州，戴郊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願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剝然無物者也。（論文管見）

章學誠曰：文固用以明理，或以記事，然有時理明事備，而文勢闕然，乃若有所未盡。此非辭意未至，辭氣有所受病而不至也。求義理與徵考訂者，皆薄文辭，以爲文取事理明白而已矣；他又何求焉。而不知辭氣受病，觀者鬱而不暢，將並所載之事與理而亦病矣。周子虛車之說，誠探本之言也。而卽如虛車之不可以行，則亦一偏之說爾。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曾子曰「辭氣遠鄙倍」，夫子

曰「辭達」春秋傳曰「辭之不可以已也」文以氣行，亦以情至。人之於文，往往理明事白，於爲文之初旨，亦若可無憾矣。而人之見之者，以爲其理其事不過如是，雖不爲文可也。此非事理本無可取，亦非作者之文不如其理其事，文之情未至也。今人誤解辭達之旨者，以爲文取理明而事白，其他又何求焉。不知文情未至，卽其理其事之情亦未至也。譬之爲調笑者，同述一言，而聞者索然。或同述一言，而聞者笑不能止，得其情也。譬之訴悲苦者，同敘一事，而聞者漠然，或同敘一事，而聞者涕洟不能自休，得其情也。昔人謂文之至者，以爲不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夫文生於情，而文又能生情，以爲文人多事乎？不知使人由情而恍然於其事其理，則辭之於事理，必如是而始可稱爲達爾。（文史通義補編）

此皆可證昔人已明文章，不論爲口說，爲文章，總之爲傳達思想之利器也。今專指文筆而言，尤可爲之下其定義曰：

文章學者，教爲文章傳達思想最有效力之學術也。

英語謂學曰賽音思，*Science* 專研原理原則之義。謂術曰阿爾脫，*Art* 主取實地應用爲要。文章學所研究者，不但教以文章傳達思想最有效力之原理原則，并須說其實施應用，故可稱之曰學而兼術者也。

文章學之基本，在論理學 *Logic* 文典學 *Grammar* 二者。無此二者，則基本不立。基本立矣，文章學乃遠逾二者之範圍而上之。論理學但教推理必如何乃爲正當之法則，文章學并須審其思想，是否適當於讀者，能適當表出之，用何形式爲善。文典學但教書寫談話正當之規矩，文章學并須教其用語如何方有效力，且有趣味。論理之所言者，思想之正格破格也。而文章學之所言，則其美惡也。文典學之所言者，言語之正格破格也。而文章學之所言，則其巧拙也。故文章學者，根株於心理，而歸命於美學之一部者也。

二 文章學之效用

夫惟文章之美，故能傳達思想而最有效力也。天下之表同情者兩種：一，人類心底之有同然者，如戀愛公理之類是也。二，其民俗之習慣，如中國文章滿裝古典，西洋文章多用比喻之類是也。世愈開明，則心底之同然者日昌，習慣必多破除，而美則要不出兩種之外者。

也。凡物相雜曰文，（易繫辭傳下）仰觀垂象，燦然者非天文乎。俯察含章，煥然者非地文乎。中覽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繁然者非物文乎。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此則人文也。尤人之所以爲美而不知其然者也。夫言之有文也，亦猶夫繪飾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襄二十五年傳）莊子曰「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列禦寇篇）漢儒訓文曰「澆畫也」，（說文）亦訓曰「會集衆彩，以成錦繡，會集衆學，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釋名釋言語）故彬彬卽文章之後起字。（章炳麟文學總略斤斤致辨於文章不得爲彬彬可謂費解）觀造字而知神旨，文章學之爲美學系統中物，中國古聖早示其準則，豈待今日科學之喋喋而後喻哉？

然古今中外論文，似文章亦不必美者。中國舊說如

程頤曰，夫語麗辭贍，此應世之文也。識高志遠，議論卓絕，此名世之文也。編之乎詩書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此傳世之文也。（圖書集成文學典一百三十六談藝引，今檢伊川遺書無此語，俟考）

黃與堅曰，文有行世傳世二種：盡天下三教九流，大小源委，爛熟於中，隨所求而能率然以應，辭義豐美，各有頭訖，此行世之文也。若孤行直上，不假梯接，甚至衆采俱空，萬籟并寂，能於無聲無色中，靈光炯出，雖一字句，可以千百年，此傳世之文也。（論學三說）

此皆大致以時間之短長衡文，似傳世之文不必美，然六經，佛典，耶穌之聖約，Bible，蘇格拉底之問答錄，Dialogue，無慮皆美文也。其次則如左丘明之左傳，國語，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西洋墨哥利 T. B. Macaulay 之英國史 The History of England，奇蓬 Edward Gibbon 之羅馬衰亡史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賈寶爾 Thomas Carlyle 之法國革命史 French Revolution，亦無一非美文也。蓋此諸經典文章不美，必不足以傳世，使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壽比金石而不朽，則誰謂壽世之文，可無取乎美哉？

近世新說，或以人心分智情意三者，故文亦分曰智文，曰情文，曰意文，三類。或曰智力之文，曰懣感之文，曰誇說之文，一主知解，二主情

感，三主實踐。然人心之智情意，區別本不易明，故不得不易情感文之目，而名之曰美文，并合智力文誘說文之目而總名曰達意文，是亦文章為達意文美文二種。然或又以為不如分實用文美術文二種，美術文，省言之即美文也。今即此論之。

一、實用文，以供世間實用為目的之文章。

二、美術文，以使讀者與美感為目的之文章。

世間之理想

真……實務（足供實用）

美……神遊（興起美感）

所謂實用文，以供世間之實用為目的者。如日用往來之函札，郵片，電報文件，商業書信，商品廣告，各種契約，新聞雜誌，及通信，其他調查報告，乃至學術政治宗教諸般之說明，議論等類，皆為世間現實生活之要用，而各完成一種任務之文章也。亦或謂之曰普通文，是其種類實有無限量之多，社會一日存在，即一日不可缺者也。

所謂美術文，以使讀者與美感為目的者。或為詩歌詞賦對句，或為敘景及抒情之文，或為小說，或為戲曲，凡皆以作者心中之美感，顯諸文字，而使讀者與同一之美感者也。雖不如實用文之直接為現實世間之要用，然間接有深關係於人間社會之存在，不問用不用，而無形之中，隱儲偉大之勢力，且有時占甚重要之位置，故與實用文並行也。

譬之，實用文如飲食及衣服，當然為人間生活直接必要不可缺之物品。而美文則恰如音樂，腹飢不足以充之，齒痛不足以止之，然而其有相當之作用，則能與安慰愉快於精神，而興奮疲勞之神經也。若除此之外，則固無有焉耳矣。更以家庭為喻，

實用文如家庭之實用品，衣衾，牀几，米鹽，炭薪，鍋釜，火盆，火鏟，鐵槌，斫刀，石碱……

美文如家庭之美術品，屏幅，帳飾，扁額，絨毯，徽章，酒，茶，糕，琴，提琴，Violin，香水，香粉……

且也實用文必求不謬於用，美感有無，非所重要，務以明瞭精確爲上乘。然美文則徹頭徹尾，注重美感，祇要能興起美感，則理路之曖昧，輪廓之茫然，舉無傷也。時或有賞其曖昧之處爲幽玄，贊其含糊朦朧之點爲餘韻嫋嫋焉。再譬之圖畫，實用文如地圖，美文如風景圖。地圖者非方位之距離標高，其他情形，一一精確明瞭，則無用。然風景畫則山之角度雖錯，雲霧障之，祇要有趣，餘弗問也。有如泰山，在攝影所見，與在風景畫所見者，大抵角度不同。而在風景畫之勾配（算術測量之用語，謂斜線之傾度也）概急。蓋眼觀實物，則其勾配總近於風景畫，不如在攝影之勾配過緩者，心理學上謂之錯覺。故無論何人對於泰山，實際所見，勾配常急。畫家不用分度量器，但如其所觀之感覺而畫之，故所畫亦與常人所見之勾配同急矣。抑且畫家又有加參理想，故作可驚之峻峭者，要無害於爲風景畫也。是故治文章學者，劈頭第一關門，當知有實用文美文二大別，試爲疊舉實例以明之。如次，

第一實例

傭婦胡氏，四十三歲，宜興口音，背微饞，面白有薄痘痕，眼小鼻低，左額下有二黑痣，大脚，舉動頗鈍，著黑洋緞夾衫，青竹布單褲，前日逃出，如有通訊者，謝洋十元，送到者謝洋二十元，儲款以待。（某新聞紙廣告）

白髮三千丈 綠愁似箇長

不知明鏡裏 何處得愁霜

此文章二首，比較觀之，即可知其大異。前者自以實用文而務求精確明瞭，徹頭徹尾，如其狀而記之。然後者爲美文，故於實物則異常誇張矣。若以後者之筆法，用之於前者，則當云背同橐駝，面布凹凸，眼引微線，鼻如粟粒……是成全成鬼物而已。又若以後者之文，用前者精密之作法訂正之，則當云「白髮二尺七寸六分，爲多愁之餘生，又伸長一二寸矣……」適成如此之笨伯所爲而已矣。是畢竟兩者文體互異，以殊其目的。故前者無論如何，非精確記之，則不能求人之代爲尋覓。而後者非用超逾尋常之誇張則不能興起讀者與詩人所感同一高調之感興也。故實用文絕對禁止誇張，以適合原狀爲限，而美文反是，此兩者之第一差點也。

第二實例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王之渙）

峨嵋山月半輪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發清溪向三峽 思君不見下渝州（李白）

盧家少婦鬱金堂 海燕雙棲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葉 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 丹鳳城南秋夜長

誰爲含愁獨不見 更教明月照流黃（沈佺期）

此類無慮皆美文之精粹，而其意味之何如？試細考之，或聽名師講釋，欲其六通四闢，面面可曉，實不可得。然其情趣，則無論何人可解，故能引起充分之美感，畢竟其不可解處，轉爲有妙味。故謂之曰餘情，曰含潤，而悅之也。蓋美感之爲物，本不甚可解。自作者出其不甚可解之美感，更傳讀者以不甚可解之美感，於是發生一種微妙之感味，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奇趣者，此也。然而作爲實用文，則與此大異，但求全體各部，依極確之目的而記之，若稍有涉曖昧之語法，則使人相對迷謬，而無當於緊要之用矣。故實用文必要使意味足以明瞭理解，而美文則不必然，此兩者之第二差點也。

第三實例

夫何秦岱之無靈兮，不能庇此齊魯。海潮忽其上逆兮，又重以鉦鼓。兩雄奮而相撞兮，金鐵鳴於楛中。初既蘭吾田稼兮，後又處吾之宮。彼姬姜之窈窕兮，充下陳于醜賴。驅丁男以負擔兮，老弱轉於溝澮。厥角蛾伏兮，固備態也。奉簞食而不省兮，死又莫吾代也。管仲

化爲枯腊兮，魯連瘞於蒿里。士鄉無精甲兮，游談不足恃。昔余茂舍此都兮，樓櫓鬱其駟莊。不逾稔而爲丘兮，血霑野之茫茫。聞老氏之遺言兮，惟大匠焉自殺。白日中而下稷兮，噫乎何可以不察。往者吾不見兮，來者吾不聞。苟金陵之不可忘兮，天道豈其悒悒。（章炳麟哀山東賦）

此亦美文也。如用「樛中」「姬姜」「窈窕」「離頤」「負儻」「厥角」「簞食」「茂舍」「駟莊」種種古語，布滿篇中。且全體純仿古雅之文調，目而讀之，耳而聽之，實爲現世普通人所不解者不少。然正因此類辭句難解之故，轉成全體典雅莊重。上品高古之文味，故甚足補充其難解之不便而有餘也。然用擬古之語句者，第限於美文而已。實用文則斷然不許。蓋實用文之生命，卽在一辭一句，皆閱讀者所可曉解。使賣買之契約，而以尙書法華經之格調作之，割烹及裁縫之自修書，而以左傳國語史記漢書之語句纂之，則讀者將不知所云，豈博士賣驢之笑柄，猶不絕於天壤哉？故在美文許擬古，而在實用文則絕對禁止，此兩者之第三差點也。

第四實例

越王句踐破吳歸

戰士還家盡錦衣

宮女如花滿春殿

只今惟有鷓鴣飛（李白）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

此二首尤脛炙人口之美文也。試判其優劣，則前者追思當年戰士勝威之盛，宮女美容之多，而末句「只今惟有鷓鴣飛」一語，以單刀直入之驚拔法，訴諸吾人之直覺，令人頓生不勝今昔之感，可謂妙極矣。後者與前者之裝法全倒，卽眼前煙月水沙之冷靜，秦淮酒家之荒陋，反映出陳後主後庭花一曲，何等淒涼，作法非不經意。然中以「商女不知亡國恨」一句爲轉捩，則全是訴諸知識，而轉失訴諸直覺之妙味，未免遜色多矣。夫拙手所爲寫生文之無味者，正以其四面八方，一一言盡，而獨於訴諸緊要之直覺者缺焉。是可據以判

二詩之優劣也。然而在實用文之方法，則前者「只今惟有鷓鴣飛」一語，茫然難明，而後者正以訴說商女不知亡國恨之故，可謂曰異常精密明確，而得要領。蓋在美文佳者，而在實用文轉為劣，在實用文之有價值者，而在美文轉失其價值，此類固甚多也。故美文貴直覺，無煩細說，而實用文則無論如何，必逐字逐句，務求精密，此兩者之第四差點也。

附表

法律	命令	訓令	告示	諮詢	答復	記錄	稟	報告	判決		
學說	主張	評論	攻擊	辨駁	說明	釋義	訓詁	考證	講義	評釋	解題
實用文	儀軌	典範									
諭告	勸誘	拒斥	契約	廣告	通知	音信	紹介				
其他主實用者											
駢文	(連珠)	古駢文	四六	對句							
賦	(騷)	七	古賦	律賦							
頌	(頌贊)	箴	誄	佛偈							
詩	(古詩)	律詩	試帖	絕句	竹枝	聯句					
新體詩	(新體詩)	唱歌									
美文	樂府	(古樂府)	新樂府	詞							
	戲曲	(南曲)	北曲								
	謠諺	(古謠諺)	山歌	童謠	俗諺						

小說（傳奇 八股 戲話 諷話）

小品文（古文辭之一種 紀行之一種 隨筆之一種）

其他主美感者

由前所述，則實用文與美文之間，其目的，其方法，有根本之大差別。實用文以常識作之，貴明瞭精確，毫不容有曖昧之點。美文以情興作之，注重美感，務期強印象，深餘情，能充分引入讀者之想像於別一天地。然而此亦大體之談耳，實際廣驗諸世間之文章，則有謂曰：實用文，抑謂曰美文，不明者多。且有特取兩者之長，而作成之者。例如將作某商品之廣告，若直道其原狀，則必不足以喚起世間之注意。故務必用奇拔之辭句，以速引動世人之耳目為工焉。是其苦心慘澹經營，直與草創美文時無大異，即實用文有非參以美文之妙手，則無效者也。更有高尚之事業，如宗教及道德之訓話，其目的亦實用文也。然但說理由，虛無效力，故取文學之方法，或設比喻，或作寓言，或用誇張，務使聽者之深感銘焉。則儒佛耶諸教之經典是也。是故，大自宇宙道德之教說，小至一商品之廣告，人間千宗萬件之實用文，大半採用美文之要素，其毫無美文之要素者，殆止「數學書」及「法令類」而已。然則美文固美，而謂實用文不必美者，豈盡然哉？

總之，文章初步，按照文典，略諳辭句之使用法，而後稍加修習，已足於用矣。然實際如此技倆，必不足於用。雖能不謬於意味，明瞭作成之，而依於情形，有更須強其意味而作之者，或深折言之，及上品高雅言之者不少。當是時，非乞靈於美術之技倆，則難矣。故自來文章名家，無弗注意於常識與感興之調和，而祈達文章之美。美固世界理想之一面也。世無不被引於美者，亦無不動心於美者，物之美者妙者，莫不愛之親之，未有無美而能使人類之生活久長者也。假使從人間之生活中，而取去其美，則所餘者，劇苦之生存競爭而已矣。嚴酷之義務而已矣，窮屈之軌道而已矣，雖世之為真善美之說者，或曰真為究竟，而善者人為之一方便也，美則真之先天之發現也。或曰實生活者，真善二者也，而以遊戲生活之美，參加之洽和之者也。或曰真善美三者對等者也。或曰三者一也。然而之四說者，要其

歸皆有一美，足明無美非世間之實相也。無美非世間之實相，則集五洲萬國之大文章家於一堂，豈能外世間之實相而別有其大文章也哉？

美有「天然美」「人爲美」二別，尤宜深究也。天然美者，對於自然界之風景而與之美感也。復有壯美 *Sublimity* 優美 *Beauty* 二別，前者如對於高山大川之美，杜甫詩曰「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可爲例證。後者如對於春草秋花之美，蘇軾詩曰「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可爲例證。

人爲美復分悲哀美 *Sadness* 滑稽美 *Ludicrous* 二種，悲哀美之詩如

斑斑羅袖濕啼痕 深恨無香使返魂

荳蔻花開人不見 一簾明月伴黃昏（孟淑卿）

是也。滑稽美復可分爲諷諷 *Wit* 戲謔 *Humor* 嘲諷 *Ridicule* 三種，嘲諷即舊稱嘲笑，嘲弄，其意義確定易曉。惟諷諷戲謔二者，易混難曉。茲爲明之，諷諷者以奇異之想像，令事物發生不相應之關係而可笑者，（一）以尊貴者爲卑賤，（二）以卑賤者爲尊貴，（三）以大者爲小，（四）以小者爲大，（五）以非相反對者爲不相應結。合此七者，皆莊子書之所擅，故會國藩或賞蒙莊諷諷之趣，諷諷即諷諷也。更細別諷諷與戲謔之不同點有七，如次，

- 一 戲謔從預期者而增加快感，諷諷則於非預期者增加快感，
- 二 諷諷出於暫時，戲謔在永續之間，
- 三 戲謔必於行爲而表明之，諷諷僅以言語而表明之，
- 四 諷諷全出想像，戲謔則包含情操品性二者，
- 五 諷諷之快感止於認知，戲謔之快感由於情操，故有第六之不同，

六 談諛無同情，戲諛多由於同情。

七 談諛出於自然，戲諛可由教養而成。

然天然美人爲美二者，總可括以壯美優美二者，壯美如男子，優美如女子。然男子之嫵媚便柔，亦爲優美。女子之貞潔節烈，亦爲壯美。於文則壯美多鴻重簡潔，優美多流麗風華。悲哀美多近壯美，所謂悲壯是也。然如美人嬌啼，則優美也。滑稽美多近優美，所謂優戲也。然如悍夫之譁笑，則壯美也。其滑稽文例甚多，不具舉。

抑又有進者，美文固爲盡人之所好，亦繫於世運之改造。女子木蘭從軍詩，係隋煬帝時作，（詩中天子卽煬帝，可汗卽啓民可汗，說詳宋鳳翔過庭錄）何等雄壯。故隋唐盛時，北夷突厥，東縣百濟，西擒印度王。中唐以後，詩多死聲，而民族亦浸衰矣。故晚唐詩人陳陶隴西行曰，

奮掃匈奴不顧身 五千貂錦喪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春閨夢裏人

此真季唐之死聲，（北宋此類詩尤甚，別詳余著文學史）愛國文章家所當視爲厲禁，而近猶有人膾炙不離口，輾轉祖述，豈竟昏無所知耶？

附錄日本乃木希典詩曰

爾靈山險豈難攀 男子功名期古難

鐵血覆山山形改 萬人齊仰爾靈山

此日本有此精神，所以奪我臺灣琉球，縣我朝鮮，薦食我滿蒙也。執斧伐柯，其則不遠，願與吾愛國文章家共揚摧之。

三 文章學之源流

前第一章略及今古流變，未詳也，茲專述之。文章學亦謂之修辭學者，間從舊譯，取語便也。西洋此學，據苦因塔里努 *Quintilian* 等所記，凡分四期。

第一期希臘時代 最初哲家之爲修辭論者，俺披鐸黎 *Empedocles* (西紀前四四〇頃) 也，爾後果拉格斯 *Corax* 的細亞 *Tisias* 李羅他果拉 *Protagoras* 家爾其亞 *Gorgias* 瑟羅雪馬區 *Thrasymachus* 李羅地古 *Prodicus* 安的峯 *Antiphon* 咸從事此術，惟果拉格斯 *Corax* 分文辭爲詩，瑣語，辯論，助詞，結語，五種，始創蓋然論法，施諸爭訟之辯護。安的峯 *Antiphon* 遂用以撰寫訴狀，施諸法廷。伊索格拉底 *Isocrates* (西紀前四三六——三三八) 始教授「修辭學」，漸爲教育重要事項。亞諾芝曼尼 *Azaximenes* 著專書，尤以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西紀前三八五——三二二) 每日午後，教授此學，著「修辭學」*Rhetoric* 明下定義，認爲勸說之術，務示人以實等，而使之服。或藉辯說而服之，辯說有商推 *Deliberative* 判決 *Judicial* 證論 *Demonstrative* 三者，及用三段論法，破妄顯真，在在皆需用之。大要其書分「演說」「作文」二部，前者主論聲音抑揚諸端，後者則論語法文體文質等事也。亞氏 固爲一切學問之祖，故亦爲此學之祖也。亞氏 而後，帖阿德克底 *Theodites* 帖阿弗拉斯多 *Theophrastus* 諸哲，注意修辭，視此學與哲學無異。亞柏洛陀路 *Apollodorus* 帖阿陀路 *Theodorus* 二人復相對峙有名，遂分「實際」「理論」兩派，異風互競。海爾馬果路 *Helmagorus* 折衷兩派，創爲學者派，傳於羅馬之修辭學，卽此派也。

第二期羅馬時代 迦多 *Cato* 安多紐 *Marcus Antonius* 首唱修辭，自爾修辭家輩出，最著名者錫西羅 *Cicero* (西紀前一〇六——四三) 苦因答里努 *Quintilian* (西紀四二——一一八) 二人，足爲羅馬修辭學之代表。錫西羅 *Cicero* 著「雄辯法」*De Oratore* 敷衍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兩家之說，與謂學說，寧曰實行之術。大旨言雄辯家之口才，欲華麗而富瞻，必準備通曉凡百重要之知識學藝，而後不陷於空虛也。苦因答里努 以修辭學者兼語法學者，著「雄辯家教育」*Education of an Orator* 爲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以後之第一修辭書。苦氏 本羅馬帝國之修辭學教師，故其書包有哲學，法律，道德，政治學。要其學說大

半入於教育論，且傾向於道德方面。其論修辭學之效用，大旨謂亞里士多德言德，有道德知識兩面，修辭屬於知識，為推闡正理之用，所不可缺。然吾人寧視修辭為屬於道德，不能不期修辭家之必為善人，既有完全之辯才，又貴高尚之良心。至於說修辭學之研究方法，第一辨說者，第二辨說術，第三所辨說之事。更論修辭學之性質，及修辭之手段，修辭之種類，具詳原書。大抵羅馬修辭學與希臘修辭學相通，希出亞里士多德勒之範圍。惟亞氏大重形式，而錫西羅與苦氏，乃與道德接近，寧解修辭學為人格修養之學，此羅馬修辭學之特色也。當時稱修辭學教師曰 *Sophist*，為學者之尊稱。然其後漸變，含輕侮之意，即謂曰詭辯家，有非理曲說之義矣。

第三期中世紀 語法論理合成修辭，為大學必修課程，仍保持羅馬之遺風，至十八世紀間，牛津 Oxford 劍橋（亦譯作岡比黎日）Cambridge 諸大學，遂設修辭學一科。

第四期近世紀 文藝復興之後，十六世紀英國勒阿拿德之『修辭術』*Art of Rhetoric—Leonard Cox* 稍有新意，杜邁司之『修辭術』*Art of Rhetoric—Thomas Wilson* 殆全祖述亞里斯多德勒苦因答里努二家，惟倍根『修辭論』*Antitheta—Bacon* 稍堪注目耳。在最近一二世紀，斯學出版之書極多，英國甘曼爾之『修辭哲學』*Philosophy of Rhetoric—Campbell* 白來爾之『修辭學講義』*Lectures on Rhetoric—Blair* 釐透理之『修辭學原理』*Elements of Rhetoric—Whately* 二書，為之白眉。甘氏書稍嫌乾燥，然能置修辭學之本領於純文學方面，是其特色。據釐氏說，甘氏書當時聲價不如白氏書之高，白氏書雖一小冊，頗見揭要。釐氏書說修辭學論理學無二致。此外如開墨士之『批評原理』*Elements of Criticism—Kames* 中有詞藻論，摩理之英語法 *English Grammar—Murley* 中有詩形論，俱見典要。尙有培因氏 *English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Bain* 喜爾氏 *Science of Rhetoric—Hill* 巴斯甘氏 *Philosophy of Rhetoric—Bascom* 荷洛克氏 *Textbook of Rhetoric—Kellog* 諸家，不勝枚舉。要之，大同小異而已。試復綜西洋古代迄今，此學變遷，而撮舉其主要之點，如次。

一、關於修辭學之本領，希臘全立於形式論，與思想之真妄善惡不相涉，且任何部類之思想，俱可通。羅馬稍變其意義，雖亦任何部類之思想可通，然其思想必真必善，是其異也。故羅馬修辭學直與一切學術之求真求善者相合，形式一轉而為內容，且內容所包至廣，故修辭一名之下，法律哲學倫理諸科，俱奔赴焉。是固非一修辭學之所能堪，故學術發達而後，此諸學科咸有獨立之本領而分離。於是修辭學僅有空虛之殘骸，而衰廢矣。近世修辭學即承其後，寧再近於希臘之故步，離一切學術而獨立成一形式之學科，一面復證解辭之求美，得運用何種思想而已。

二、關於修辭學之性質，古代概認為技術，近世始加添學問之意味，有如曰修辭哲學，修辭科學，諸書名，可徵也。然類多以為應用科學，界乎學與術兩者之間。夫既具術之一面，則修辭學者當然必為能文家，而於事實乃不必然，此修辭學之為世所輕視，一也。且既為術矣，勢不得不卑近，則於學之一面，又必不得深邃，此修辭學之不為世所重，二也。由今言之，則修辭學當純然成一科學，而為美學之一部。由此方向而研究進步，方見此學之生命耳。

三、關於修辭學之標的，古代斯學之研究，或置重於勸說法，或著意於論證法，近代則寧近於賞鑑，要在美感方面而已，雖論證，勸說，非全不講，然所為標的之中心既移，則其態度亦相隨而變。約言之，則修辭者接近於美學之戶庭矣。

四、關於修辭學之材料，古代僅施諸演說爭訟議論等事，故以口述為主。近代不然，殆全取材於詩歌文字矣。故循自然之運數，修辭學乃卓立於文學之領域，文家欲作為優越之文章，誠不可不從事研究也。

中國此學流變，凡可分五期論之，

第一期上古至秦 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春秋命歷敍）黃帝成名百物（國語魯語）禹主名山川（墨子尚賢中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論語子路篇）荀子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正名篇）則名分四科矣。（尹文子僞書所分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不足為據）復有名家專書，若鄧析惠施公孫龍之屬，好玩琦辭，苟務釵析，蓋俱可當

諸西洋修辭之注重論證法 *Demonstration* 者也。伏羲始作十言之教（左傳定四年正義引易）舜曰「詩言志」而周詩有風雅頌賦比興六義（周官大司樂）風以導情，雅以導政，頌以形容，則即情詩 *Lyric* 詩史 *Epic* 戲曲 *Drama* 三事也。故前三者，詩之種類也。賦者敷布事物，直陳而不比喻，於修辭爲直敘法，爲鋪敘法。比者事有不明，託物相比而後喻，於修辭爲喻法，與者借端他事，引入本題，於修辭爲序言法。是後三者，詩之措辭法也。雖未能盡修辭之條目，而其重要者固已粗舉矣。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論語子路篇）則從橫家亦由此出矣。（據漢書藝文志）別有從橫家專書，如鬼谷子者（即漢志之蘇子）雖曰詐譏，淵源有自，蓋俱可當諸西洋修辭之注重勸說法 *Persuasion* 者也。且也刑名（即名家）從橫兩家，世固有以當希臘羅馬之沙非斯德 *Sophist* 者，蓋人類之心底本同，故其自然之發展亦大略相等，殆可名曰中國自然發達之文章時代。第二期秦漢至隋 昔堯煥乎其有文章，孔門亦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大抵文章二字，所包者廣，故孔門四科，以言語文學居其二。及漢班固謂武宣之世，考文章，文章遂該言語文學二科。（詳前第一章引兩都賦序）更迨漢末，建安文學如王粲徐幹陳琳阮瑀劉楨皆以詩章列官，則語言代居文學之目矣。先是揚雄法言劉歆七略頗論文藝，及王充論衡（超奇案書諸篇）魏文帝典論（原書五卷亡今存文選論文一篇）葛洪抱朴子（外篇之尚博辭義文行諸篇）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俱有論文專篇而未密，晉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李充翰林論梁沈約四聲任昉文章始（今文章緣起非此書）鍾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俱論文專書，而沈書爲詩形論。陸賦劉書爲文章論，尤本期之特色。今僅存陸賦及鍾劉二書，作文家之圭臬而已。劉書五十篇，前半探討舊文，後半精究修辭，故其論文體曰，若總其歸途，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體性篇）論文之成立曰，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聲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情采篇）此外論文之沿革，性質，體制，辭法，靡不卓爾可觀。大抵中國開化較早，本期已由言語而轉入文章。尤以辭賦橫流，子部議論之文，魏晉幾全成辭賦式之駢體。江左史家恐直書其事，詞義樸塞，則又故作支綴，紀載每不明析。故此時可

名曰中國辭賦發達之文章時代。

第三期隋唐至五季 自梁簡文創行宮體，隋唐承流，煬帝大業中，始建進士科。高宗武后之世，沈宋今體詩出，益趨工巧，自是稽古績學之風浸亡矣。迨及中唐，科舉行之垂二百年，而流毒盡見，蓋舉子奔競聲利，急於求售，不遑讀書，文藻固宜。韓柳因唱古文，與李章二書，徒論篇章之妙，未及字句之奧也。論詩專書如司空圖詩品，僧齊己風騷旨格，亦於修辭，鮮可注意。然本期詩體華豔，自足卓絕千古，故可爲中國豔詩科舉之文章時代。

第四期兩宋 宋太祖始開雕大藏經，兩宋理學陽儒陰佛所由來也。釋典致辨於名相，綦嚴，故理學辨析，衍而爲批評詩文之書者不少，茲舉其有修辭論之價值者，李塗文章精義，陳騏文則文則注意於詞藻法，有曲折對偶，例言，病辭，疑辭，諸目。又列舉喻法，則有直喻，隱喻，類喻，詰喻，對喻，博喻，簡喻，詳喻，引喻，虛喻，十目，尤爲當時後世所莫及。嚴羽滄浪詩話，詳說詩有五法九品三工諸端，詩體則或以作者分體，或以時代分體，種種不同，蓋詩形論及文體論也。然宋人最好空論，科舉之毒益深，空疎更甚於唐人，故可謂空文科舉之文章時代。

第五期元明清 元有王構修辭鑑衡，陳繹曾文筌，文筌爲優，全書分古文譜四六附說，楚漢唐賦譜，古文矜式，詩譜等篇，評論詩文之法式，體製，格律，及舉結尾九法，起端八法，序事十一法，議論七法，用事十四法，養氣八法諸端。（陳書流傳日本，今中國僅通行其文說，非完書也。）明有朱荃宰文通，高琦文章一貫，高書差勝，言文有六法，立意，氣象，篇法，章法，句法，字法。有八格，褒美，攻擊，評品，抑揚，追想，回護，推明，考詳。其弁序又有曰立起端以肇之，敘事以揄之，議論以廣之，引用以實之，譬喻以起之，含蓄以深之，形容以彰之，過接以維之，繳結以完之，九法舉而後文體具。然高氏多擷他書之長，殊乏新見也。又徐師曾文體明辨，纂集歷代詩文，自上古迄於唐宋，其於分類法，及變遷論，頗足優人修辭學之域。（高徐書亦皆流傳日本，求諸國內俱難得也。）清方以智文章薪火，張秉直文談，梁章鉅退菴論文呂璜初月樓古文諸論，劉熙載文概諸家，或証唐彪讀書作文譜，不離村學究習氣，然唐書實最具修辭書之體裁，雖自書法，讀法，評

論，以迄文章之體裁，題法，辭法，種類，及詩之體式，不免駁雜，而委曲詳盡之用意，可取也。明清兩代詩話，頗多論詩形者，茲不復贅。若夫明之方孝孺贈鄭顯則敘清之侯方域與王任谷論文書魏禧陸懸囿文序及宋子發文集序，朱彝尊與李武曾論文書之類，多不勝舉，要祇論篇章而已。昔朱子既定四子書，又甚重韓愈文，校定韓文考異，至本期時文則以四子書命題，古文則宗韓，實皆不免受朱子偽理學之束縛，故此時可曰偽學科舉之文章時代。

以上述中國文章學之大概俱，非有科學體製之完書，比諸西洋書之條理透徹，考察緻密，不可同年而語。因中國學者大都半官僚之頭腦，素主半開主義之人材教育，而不取全開主義之國民普及教育，不日舉隅反三，則曰引而不發。其或誨說諄詳，輒曰蠢笨，曰村學究，故致教學之法不詳，而科學亦不得發達，文章學特其一耳。然有一事可與西洋相比擬者，羅馬修辭學包孕宏富，其後各科學分離獨立，而僅餘空骸之修辭學，為世所輕視。中國亦略相似。先秦尚矣，漢魏江左詞賦，非淹閱之材不辦，故文心雕龍一書，至今為大雅宗匠，唐人雖漸空疎，詩猶非博覽不能為，宋以後益空疎矣，所為修辭書，亦適如西洋科學發達後之修辭學，僅餘殘骸而已。故元之陳明之高徐清之唐，其書俱不見重於世，此其可比擬者也。且東西民族心理風俗習慣不同，故西洋長於科學，中國優於藝術。（印度亦同中國，則不關人種而係於天時地理之所陶冶使然矣。）西洋修辭學不必即為能文術，而中國不然。自來諸書所論，雖修辭現象與文學現象不立區別，修辭論與批評語不免混雜，然其事實材料之豐富優美，實足令人觀感而自達於能文之途。此則可補西洋修辭學之缺點者也。

四 本書之組織

西洋此學，今日方欲復希臘之古，而卓立於美學方面。中國亦當返諸第一期之自然發達時代，而抱同一之傾向。西洋此學之書不少，成立科學久矣，而內容組織尚有不完善者。中國則前代此類書，絕無有合於科學之體裁。考近世科學之成立，多以三數，如以大小前提斷案三支式，而成論理學，Logics 以土地人民主權三大綱，而成國家學，Political Science 以勞力資本土地三要素，而成經濟學。

Economics 以詩歌小說戲曲三美文，而成純文學。Literature 其他尙不勝枚舉，故近世學者或謂三爲靈數焉。中華立國精神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史記貨殖傳）三皇五帝三代以來，其持國也久矣。故文章一道，早入優聖之域，而具有科學之意味。惟以天時溫良，地產豐富，物阜民和，貴尙藝術，故科學之本質，爲藝術所掩，蘊鬱而不發。今也千載一時之良機，以科學理董國故，則不殊取諸宮中而有之，無難探籌而數也。舜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書堯典）此非古今萬國論詩論曲所不能外，而開中國文藝美術無窮之端緒者乎？就詩言志一語，其同類者復有如

古志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襄二十五年傳引）

左氏傳曰，志以定言，言以出令，（昭九年）

三朝記曰，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大戴禮四代篇）

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繫辭上）

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萬章上）

皆是也。試總列一表以明之。

志	意	志	志	志	志
辭	言	言	言	言	言
文	書	名	今	文	詩
孟子	易傳	三朝記	左傳	古志	舜

此表可剖示文章成立之經過，有三階級。首意志，次言辭，又次詩文。此即文章學之組織，可據爲綱要，其餘委細條目，俱可羅致麾下，整然不紊已。

揚雄曰，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灑灑乎其莫之禦也，面相之，（之亦適也，謂顏色相適也，往來也）辭相適，揀中心之所欲，（揀引也）通諸人之嚙嚙者莫如言。（嚙同盡盡猶津津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嚙嚙，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

（法言問神篇）

王充曰，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內外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論衡超奇篇）

范曄曰，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宋書本傳）

顏之推曰，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軋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乘，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反，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遠，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疏樸，未有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詞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顏氏家訓文章篇）

杜牧曰，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風，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闕闕，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杜

樊川集）

由右所述，則漢唐間文家猶多於文章之構成，曰意志，曰言辭，曰詩文，三大階級言之瞭如。雖不能著文章學專書，而已粗舉大綱。其發爲文章，足以雄視百代，豈偶然哉。今世中外此學專書，往往略意志而偏重言辭，未免忘本而逐末，則毫無心肝之陳叔寶，亦將號爲文家，豈非文章之奇羞。故本書組織，從吾所好，且以循先民之遺則云爾。

辛酉壬戌之間，余纂述文章學爲講稿，已經再版修正。茲更錄敘論，登入叢刊，以就正當世宏達。

書平

五部心觀跋

大村西崖

五部心觀者，智證大師圓珍所從唐請來也。通卷畫欄，每欄分作三段，上段月輪內圖佛菩薩一尊，中段以梵字書其真言，下段畫其三昧耶形及大印羯磨印等，又以梵字注其印字契名，而金剛界鼻茶羅六會具足矣。初圖大日，阿閼寶牛，彌陀，不空成就五佛，次圖薩王，愛喜寶光，幢笑法利，因語業護牙拳，十六大菩薩，金寶法業，四波羅蜜菩薩，嬉鬘歌舞，香華燈塗，八供養，鈎索鑊鈴，四攝菩薩，計三十七尊，於是成身會乃完焉，但所缺者，賢劫諸尊及外部二十天也。五佛各有乘御，大口師子，阿閼象，寶生馬，彌陀孔雀，不空成就迦樓羅，即是也，此與流布鼻茶羅唯用華座，其法全不相同，而見與金剛智初譯金剛頂略出經相符合也。彌陀法界定印亦異於不空譯，慧果傳等。由此考之，此五部心觀法之傳，其出於金剛智也，殆似無所容疑矣。十六大菩薩以下三十二尊，亦准其方位，各有乘御，東象，南馬，西孔雀，北金翅鳥，可由以知諸尊部屬矣。但金剛寶菩薩座誤馬作象，三昧耶形大日用三角智印，四佛用三瓣寶珠，此為並異於流布傳者，次又圖大日如來，如來之次有金剛界自在金剛妃，梵名曰縛日羅，馱都毗澤縛羅縛日唎尼，即與外道耽咀羅派一女神稱曰毗盧遮那天妃者，其名相同，則其所由來可亦以知也。其兩手擎塔，是即為大日三昧耶形。金剛界鼻茶羅中著此尊者，今本而外未曾見他有之也。且我東台兩蜜亦全不談之，蓋不空以後終絕其傳者耶，次圖四波羅蜜十六大菩薩，八供四攝各尊，皆兩手把其三昧耶形，是為三昧耶會，計有三十四尊，是會以下諸尊無乘御，在月輪內而蓮華上趺坐，是即同流布本所圖。次又圖大日如來住五股金剛中三昧耶形，用三角智印，次圖四波羅蜜十六大菩薩，四攝八供，皆於定印上把其三昧耶形，即是微細會尊數，計有三十三次，所圖大日為如來形，左手把衣角，右手結法身說法印，三昧耶用佛頂，此與前三會大日並為菩薩形而住智拳印不同，亦復為今本不共之法，次依例圖四波羅蜜十六大菩薩，八供四攝，計亦三十三尊，是為供養會，而三昧耶會以下三鼻茶羅並缺阿閼等四佛，及賢劫外部，是亦大

與流布本異。爾餘諸尊印契亦往往而然。學者須參究以有所資其觀行也。次有兩月輪，上輪內圖佛法金剛薩埵四身，下輪內圖欲愛觸喜四金剛及其妃，是蓋與前所述金剛界自在金剛妃同其意，即略出經中所謂自身、染著、金剛、妻者，而最爲此法特徵也。次又有一大月輪，劃作五月輪，中輪圖大日作如來形定印，四方輪內圖四波羅蜜，四隅畫金剛摩尼蓮華羯磨四印，卽是四印會也。前月輪內所圖四身四金剛，及此大輪外所圖印契，蓋皆爲示觀法儀則者。次又有一欄，上段圖金剛薩埵，下段圖金剛心印及大印羯磨印。中段所記真言曰唵摩訶三昧耶，訶那訶那，發吒，縛折羅，馱都嚧迦，母陀羅鼻茶羅，娑摩布耽，縛折羅馱都，摩訶摩藍，應知是卽一印會，而金剛芥鼻茶羅乃盡於茲矣。然而與流布本有九會，而違金剛頂經金剛界品所說本意固不相同也。且今本一印會獨一本尊，則不立大日卽立金剛薩埵，亦可以見有所異於通途之義焉。卷末有善無畏三藏真影，惟方金善互授時，無畏爲受者，而傳此法，乃始作此圖，故以行人恭敬之意附己像於鼻茶羅末尾耳。圓珍入唐求法之時，大中九年，至上都從青龍寺法全而灌頂受法，法全乃此本分付圓珍。當時圓珍所傳寫請來之圖像固不爲少，如胎藏舊圖樣胎藏圖像兩部三昧耶鼻茶羅等者，皆然。獨此本非傳寫，而直受法全手中原本，由其識語足以徵焉。但其爲無畏真蹟，未能詳之而已。然至其爲唐人所畫者，無可復疑也。顧唐畫真本之存於今者寥寥如晨星，今觀此圖白描極精妙，且其所畫之像至一百四十六尊之多，亦可以抵墨林鴻寶也。圓珍歸東之後，以此本納三井唐院。如胎藏圖像等，皆散佚久矣，此本獨存，於今見在園城寺而藏焉。惜其三昧耶會金剛寶菩薩以上已軼而不存，然幸有轉寫本在，以得補其缺失焉。夙見醍醐寺所藏寫本，乃有欲以寫本對校於原本，又影寫印行以圖傳世之志，是以屢詣三井請之，三井長吏直林敬圓祕惜而不。仁利寺座主土宜法龍爲予懇諭敬圓，敬圓竟不應。荏苒數年之餘，醍醐本亦遂不知所在，甚可歎也。今請帝室博物館所藏寫本以印焉。雖轉寫極精，梵字間有亂點畫者，是爲遺憾耳。外題曰悞多僧藥羅五部心觀，此翻正契，謂金剛界五部諸尊觀法，依此正得契。玄意也。顧不空再至師子國，受法於佛牙寺普賢阿遮梨，慧果傳兼之，空海等八家更傳之，而弘諸日東。至於初祖金剛智所傳金剛略出經本意，無復轉兼之者，遂至以滅其燈矣。此本雖傳在三井寺，是空存形骸耳。如安然祕錄者，亦不載之。況至其法意鼓吹，則千

載寂然，未曾聞有疏釋五部心觀以宣揚金剛智所傳者，是信可歎也。世自有篤志好學之彥，讀予所說，就此本圖畫而求之，則金剛界法本初之真意，庶幾有所得而詳焉者乎。

嶺海焚餘跋

孫德謙

嶺海焚餘三卷，明金堡道隱父撰。堡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人，中崇禎十三年庚辰二甲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明史無傳。此書皆其職居掖垣及一切封奏之作也。明當隆永之際，僻處海隅，大勢已去，堡獨能奮不顧身，犯顏極諫，彈劾不辟權貴，真李成棟所云朝廷尙有此人也。所上疏如中興大計，時政八失諸議，無不憤激敷陳，規切時局。使當日擢用其言，以爲恢復計，明之存亡，或未可知。乃在朝諸臣，猶且媒孽其短，使之不克安於其位，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良可歎也。國亡後，堡祝髮爲僧，又復高尚不事，抗志以終，其節操爲何如哉。觀於論陳載述疏，嘗引范滂之言曰：「身死之後，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然則堡之甘自堙沒，希軌西山，蓋素所蓄積然也。苟有好事如篁墩程氏，作明遺民錄，以踵宋後，知必與謝枋得唐珏輩後先輝映矣。書凡上卷十七篇中，十九篇下，十一篇，文體則浩乎沛乎，豐所欲言，不在蘇文忠下。昔人評子瞻文，謂其過人處，在能說得出，不但見得到已也。余於堡亦云然。其書世無刊本，藏家無著錄者。蓋舊在禁燬之列，今假諸沈韻齋所，獲讀一過，因綴數語以歸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長生殿跋

吳梅

防思長生殿，前人推許至矣。二百年來，登場奏演，殆無虛日。古今詞人之遇，清遠四夢而外，未有盛於此者。全書凡三易稿，始名沉香亭，繼名舞霓裳，最後乃易今名。沉香亭原文，因與赤水彩毫相類，刪汰已盡。獨驚變折泣顏回二曲，曩括清平調，尙是原作。舞霓裳原文，存者亦少。祇舞盤全曲，及重圓折羽衣第三疊，猶是防思舊詞。伶人有一稿二稿三稿之說，蓋謂此也。此書脫稿後，錢塘吳吳山爲之論文。長洲徐靈昭爲之樂句。文律曲律，兩擅其美。惜傳本不多，未易訪購。楚園重刊此劇，囑爲校理。余舊有吳本一種，上方缺徐評，因卽借楚園所藏李鍾元本，合校數過，又據馮雲章全譜，分別正襯，而此書庶幾完善矣。嘗謂傳奇之道，首論事實，次論文字，次論音律。此劇依據

白傳長恨歌，摭拾開天遺事，巨細不遺。而於史家所載楊妃穢事，概削不書，深合風人之旨。後人以冥追神訴，愆合諸折，謂鑿空附會，是未知傳奇結構之法。無足深辨。且文字之美，遠勝有明諸家。彈詞之貨郎兒，覓魂之混江龍，雖若士海浮，猶且斂手焉。至於音律，更無遺憾。平仄務頭，無一不合律。集曲犯調，無一不合格。此又非尋常科諱家所能企及者。如賄權折解三醒第五句，首支云：「單鎗匹馬身幸免。」第二支云：「言聽計從微有權。」幸字有字，皆用仄聲。春睡折祝英臺第六句，首支云：「著意再描雙蛾。」第二支云：「低蹴半彎凌波。」第三支云：「一片美人香和。」第四支云：「掠削鬢兒欹髻。」皆作平仄仄平平。疑識折集賢賓，首句云：「論男兒壯懷須自吐。」第七句云：「聽雞鳴起身獨夜舞。」皆作仄平平仄平平去上。絮閣折醉花陰，首句云：「一夜無眠亂愁攪。」作仄仄平平去平上。又尾煞云：「重把定情心事表。」作平上去平平去上。合圍折紫花撥一套，偵報折夜行船一套，一仿邯鄲，一仿東籬。而陰陽諸字，處處和協。其字法之嚴如此。他若舞盤中集曲，如八仙會蓬海，杯底慶長生，羽衣第二疊千秋舞霓裳諸牌。窺浴折，鳳釵花落索，仙憶折，清商七犯，皆出昉思自運。銖黍列刊，窮盡工妙。其律度之精又如此。惟傳刻本，中間有誤處。如權閨折，風入松第二支後，「若論恃威里」云云，及第四曲，「朝門內一任你張牙爪」云云，皆是急三鎗。而諸刻皆誤遺牌名。夜怨折，風雲會四朝元，末句無有不疊者。而全折四支，皆脫一疊句。情悔折，三仙橋三曲，係仿琵琶描容。而通折正襯不明，前後互異。勦寇折馱環著，首句云：「擁鸞旗羽蓋。」亦應疊句。而首支竟誤脫，此皆前人校勘疏略處，余得據馮譜釐正也。質諸楚園，不以爲河漢歟。

紫釵記跋

吳梅

臨川紫釵記，搬演霍小玉傳。刻意雕琢，四夢中最稱穠麗。卽一詩一詞，亦葱蒨幽豔，仙露明珠，未足方斯朗潤也。通本未經點拍，遂有清真音律未諧之病。吳興臧晉叔，刪節泰半，雖文遜義仍，而配置角目，點竄詞句，頗合戶工之嚶唱。乾隆中，長洲葉懷庭，取原本重加釐訂，就文律曲，酌定旁譜，而紫釵始成完璧矣。若士舊槧，不易搜訪。近世傳刻中，汲古而外，惟清暉閣本，較爲可據。楚園重刻此曲，全書體製，一遵清暉。分配角色，亦從臧本。萃集衆長，成此善刻。余復效鈕少雅格，正還魂記例，援據大成宮譜，爲之分別正襯，考訂曲牌。又舉毛本

葉譜，依律互勘。句梳字櫛，多所證明。譬較既竟，用述厓略。第二折，韋崔二人登場，原本未通名氏。今於贊聖朝下，各述己名，庶清眉目。第四折，祝英臺第四支云，「知麼，俺爲你高情，是處閒停踏。」按換頭格律，尙脫一句。今作「知麼，我也爲你高情，是處閒停踏。」第十折，醉翁子云，「怕寒官桂影高。」誤填六字句。今作「怕蟾宮桂晚。」第十九折，山花子云，「倚空同長劍天山外。」失協一韻。今作「天外山。」第四十七折，下山虎云，「覷不上青苔面。」下文脫四字一句。今作「覷不上青苔面，要他枉然。」始各合體格。此概依臧本者也。又第四折，祝英臺第四支後白文姿質穠豔，誤作資糧。第二十一折，滴溜子云，「人中選出神仙。」選誤作遠。第二十三折，畫眉序第三支云，「翠翹花勝。」勝誤作勝。第三十折，滾繡球下，脫漏倘秀才一曲，及科白數語。第五十一折，高陽臺序第四支云，「趁靈心袖籠輕翦，剪下斷紅偷送。」誤移翦字於送下。第五十三折，一撮棹云，「鞋兒夢酒家錢。」錢誤作釵。「儘人間諸眷屬。」諸誤作諧。今一釐正，此概依毛本者也。臨川天才騷發，放筆成文。往往逸宮度之外，而與舊譜不能強合。葉懷庭改作集曲，精心配置，妙造自然。如第六折，雁過江原作江兒水，第七折，三鳥集高林，原作啄木公子之類。凡今刻曲牌，與原本不同者，皆若士捩噪處，而爲納書楹所校訂也。又若辭句脫譌，經懷庭補綴者，亦復不少。如第七折，三鳥集高林云，「瓊枝透紫。」原作「透紫瓊枝。」第三十一折，錦衣香云，「和你同上飛樓。」原脫和你同上四字之類。凡今刻文句，較原本增多一二字，或移易上下者，皆若士舛律處，而又爲納書楹所補正也。此概依葉譜者也。閒亦有鄙意是正者，如第十六折，月上海棠云，「三寸蓮。」原作蓮三寸，是失韻且不諧平仄矣。第十八折，長拍云，「吉日良辰，醉你箇狀元紅浪桃生暈。」二語律以句法，一應五字，一應九字，而以一字領頭，今於日紅二字下，加兩方格，則句讀合矣。又「臨上馬御酒三盃喧盡，滿六街塵香風細，妬煞遊人。」三句，諸刻皆以喧字置盡字下，緊接下文，遂成喧滿六街塵句，而與長拍格律大相刺謬，今爲改正，則滿六街塵香風細云云，案諸板式，不爽分寸矣。他若曲不合式，而無可校補者，概加方格，以存曲牌之舊，不敢妄增一字。又記中諸賺曲，率與本宮不符，亦不敢強分正賺。閱三月之久，乃得卒業。心之所嗜，并自忘其贖陋焉。猶憶十七八歲時，輒喜慶曲，歌涓水陽關之句，心折其藻績之工。而又與曇花玉珎以鉅釘爲能者迥異。今得致師摩墨，盡心力於其間。哀樂中年，正賴絲竹陶寫。是楚園

之說我者多也。因書其顛末如此。

南柯記跋

吳梅

南柯記悟徹人天，勘破蟻蟻。雖本唐人小說，而言外示幻，局中點迷，直與內典相脗合。此爲見道之作，亦卽玉茗度世之文。傳刻中汲古閣竹林堂獨深居及臧晉叔刪改本，世多見之。玉茗原刊，不可訪求。楚園此刻，依據獨深，又以諸本互校，余取葉懷庭納書楹譜訂正辭語曲牌，以莊邸大成宮譜分別正賺格式。非敢謂清遠之諍臣也。楚園知我，聊以樂數晨夕而已。其改訂曲牌處，如樹國折之劍器令，貳館折之步蟾宮，玩月折之小桃紅，生態折之鴨香三枝船，赤馬兒，雙赤子，拗芝蔴之類，皆舊刻所訛也。其補正辭語處，如引謁折絳都春序第二曲云，「便衣衫未整造次穿朝」原脫未整二字。得翁折醉太平曲云，「這遇妻之所拾得親父」原脫之字。御錢折尾聲云，「看他們時至宜風化，原作「看他們時至氣化」錄攝折字字雙第二曲云，「山妻叫俺外郎郎」原作「山妻叫俺是外郎」召還折集賢賓曲，「論人生到頭難悔恐」原作「論人生到頭成一夢」象謹折尾聲云，「且奪了淳于親侍衛」原作「且奪了淳于琴侍衛」尋寤折繡帶兒曲云，「還鄉定出了這一座大城，宛是我昔年東來之徑」諸刻概作白文，此皆不諧格律，亦舊刻所訛也。此外若繫帥折之滴滴金，四門子，生態折之解三醒，句法乖異，不可繩以舊式。余以沈寧庵南曲譜李玄玉北詞譜格正之。三曲中以解三醒尤難，臧晉叔所謂楊花腔格，今世不傳，無從考究矣。又於集調訛爲正曲，么篇書作前腔，今亦一一釐訂。至於齣目之同異，角色之分配，具詳楚園跋中，茲不贅云。

四聲猿跋

吳梅

青藤四聲猿，各有寄託。据安定王定柱序桂未谷後四聲猿云，「青藤佐胡梅林（宗憲）幕，平賊徐海，其功由海妾翠翹。及事平，翠翹矢志死。又青藤受山陰某寺僧悔，會嗾梅林，以他事殺寺僧，後頗爲厲。又青藤繼室張，美而才，以狂疾手殺之。旣悟痛悔，爲作羅鞋四鈎詞，

寄恨，故翠鄉夢，儼僧窺也。雌木蘭，弔翠翹也。女狀元，悼張也。惟狂鼓史爲自己寫生耳。」此說爲前人所未發，諒非鑿空之談。余獨愛其字字本色，直奪關馬之席，明人北詞，似此者少矣。昔臨川湯海若見此劇曰：「四聲猿詞壇飛將，輒爲唱演數過，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在當時已推重至此。余謂青藤才氣凌厲，往往不就繩檢，正與玉茗同病，嘗爲校勘一過，紕繆正多。狂鼓史油葫蘆曲末二句，一應七字，一應五字。如西廂「我待賢賢易色將心戒，怎當他兜的上心來」是也。今云「在宮中長大，却怎生把龍雛鳳種做一瓊鮓魚蝦。」顯與西廂不合。鵲踏枝曲，多「幾遍幾乎」一句，寄生草第一曲，多「僭車旗直接到朝廷跨」一句，第二曲多「兇屠放片刻豬羊假」一句，葫蘆草混一曲，係合油葫蘆寄生草混江龍三牌，從來詞家，並無此格。九宮大成譜，雖收此套，然明言其失。此皆舛律之甚者，願傳唱已久，不便更易也。翠鄉夢共二折，牌名大略相同，而雁勝令作得勝令，沽酒令作收江南，在第一折猶無大礙也。至第二折沽酒令用短柱句法，（兩字一韻爲短柱，虞伯生曾作折桂令一曲，賦三國事，世所傳鸞輿三顧茅廬是也。見陶九成輟耕錄）才大如海，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實爲增句格之沽酒令耳。所謂沽酒令者，合沽美酒太平令二曲也。太平令第五句，本係短柱。有作一句三韻者，如周公攝政劇云，「口來，豁開兩腮。」無名氏小令云，「舞低，羽衣，整齊。」是有作二句四韻者，如葛衣記云，「談交賄交窮交量交。」還魂記云，「人雄氣雄深躬淺躬」是。文長據二句四韻格，重疊爲之。自「俺如今改腔換妝」起，至「交還他放光洗腸」止，多至四十句，實卽此二句也。若作收江南，有此句法乎。因將二折改正焉。雌木蘭第一折油葫蘆曲，「怎生就湊得滿幫兒槍」下少三字兩句。寄生草第二曲，多「一轡頭平蹄了狐狸慳」一句。其誤與狂鼓史同。亦未敢增減。女狀元第四折傳言玉女二支，與舊譜迥異，究不知是何調，更難訂正。第五折滴溜子，用琵琶記「漫說道」一體，不用疊句。起語云，「難道女兒假妝男出外。」殊不合調。今作「難道是女兒家假妝男出外。」庶與琵琶相符合也。楚園此刻，据山陰沈景麟李成林校本。余所見者，亦祇此二種。未知尙有他本考覈否。囑爲訂律，記之如此。

南詞十二律崑腔譜跋

吳梅

南詞宮譜，自蔣惟忠沈詞隱外，若譚正卿張心其龍子猶鈕少雅輩，各有所作，其書或不盡傳。至清初康熙之季，南詞定律出，度曲家始

有準繩。大抵考訂異同，糾駁板式，初未有破十三調成格，而以古律配合也。是譜爲茂苑王瑞生編纂，取玉田詞源中按月配調之說，而以陰陽十二律，分隸諸曲。各律中又分聯套單詞兼用諸類。又以朝元令二犯江兒水諸牌爲閏月，以紅衲襖不是路入賺諸牌爲通用，以漁燈兒雁魚錦諸牌爲附錄。又以各律犯調曲，別彙一卷。全書體例，悉更沈譚之舊。依類排次，時多創獲。南詞各譜，此爲僅見。書中凡庚亭韻諸字，概加六角弧，是爲收鼻音字。凡侵尋纖廉監咸韻諸字，概加圓弧，是爲閉口音字。蓋南曲旁譜較繁，分別字法，獨賴收音之際。口齒不清，全曲皆難領會。舊譜惟南詞定律分析至精。此書沿用其例，足爲嚆唱家之先導，不特詞學之功臣也。至其論律諸條，亦較舊譜爲勝。如大呂律後袞第五，正九宮中袞之謬。夾鐘律朝金闕，正九宮二犯朝天子之謬。中呂律普天樂，分爲大小中三體。林鐘律羅鼓令，改作正曲。南呂律小桃紅，以玉簪「秋江一望」爲正格，以牧羊「朔風凜凜」爲犯調。應鐘律解三醒與鍼線箱，分別板式。又太師引與太師令，細辨正犯。皆塙當不易，非鑿空臆斷者可比。雖起惟忠詞隱而問之，幾幾乎無以難焉。然其間亦有乖舛處，如姑洗律石榴花一曲，爲元劇冤家債主文，今誤作散曲。中呂律傾杯序二曲，皆梅嶺記文，今一作散曲，一作琵琶。蕤賓律尾犯序二曲，末句「一旦冷清清」，割捨眼睜睜「二語」「一旦」「割捨」，皆是襯字，今概作正格。無射律金絡索，本係犯調，今誤作正曲。此由記憶不真，一時失檢，未可謂作者之過。又通本所引各曲，往往削去襯字，持勘原書，不無小異。此又爲字格所困，不得以割裂原文，輕肆譏詆也。獨念瑞生此書，精審無匹，而海內博雅之士，知之者卒鮮。且生平事實，又無從稽核，是其人已在若有若無之間。然則人之傳與不傳，及傳之顯與不顯，亦若有數存也歟。

詞旨敘

陳去病

鄉賢陸輔之所撰詞旨一卷，闡晦久矣。光緒時，有長沙人胡元儀者，始爲之疏證，析爲二卷，名曰詞旨暢言，暢其旨也。書甚博雅，余讀而善之，惜其序援引猶多謬誤，是不可以不辨。考朱存理鐵網珊瑚汪珂玉珊瑚網多載輔之翰墨，而陸家譜所稱尤詳。大要輔之名行直，字季道，號壺天，亦號壺中天，或書壺中，或稱湖天居士，分湖第一世家子也。祖元龍，號怡庵，嘉禾人，有五子，曰大聲，大同，大猷，大用，大章。

猷字雅叔，號翠巖，行直父也。覃精經史，明春秋大義，能文章，仕宋爲江浙儒學提舉，值賈似道枋政，遂拂衣去，居吳中。咸淳間，始營別墅分湖濱，構桃園，植棠梨，自號武陵主人。有四子，曰行中、行坦、行簡、行直。而行直承家學，工詩文詞，善書畫，故名尤顯著。然其生以德祐元年乙亥，則南宋將不國矣。故所交皆當日遺民節士，若鄭所南、張叔夏、錢德鈞、趙彝齊兄弟，其尤也。年二十，得鍾繇、季直表真跡，甚珍視之。又有家妓名卿卿者，善歌，叔夏爲撰清平樂贈之，所謂「多情應爲卿卿」是也。至大德中，始由人才任湖北十學士，遷翰林典籍。皇慶間，致仕歸，年才四十耳。會卿卿叔夏皆下世，因作碧梧蒼石圖，填詞其上，寄意。又賦致仕還分湖問訊海棠詩云：「湖濱春水似桃源，楊柳青青燕子喧。晴日暖雲歌別樹，錦天繡地醉金門。流光冉冉常爲客，清夢時時繞故園。借問當年花下影，紫簫吹斷幾黃昏。」亦爲卿卿作也。明年爲延祐元年甲寅，君四十一歲，見松雪爲德鈞所繪水村圖，因築水村居之，其風流好事如此。季直表中道散失，經二十六年，無可踪跡。及至正九年己丑六月一日，忽重得之，遂喜極，親作跋以誌慶幸。時年已七十五矣，而嗜古好學，猶復不衰，洵乎其爲賢者已。惜其淪逝歲月，渺不可考，而或者乃稱其於明洪武元年戊申舉任典籍，得毋誤歟。詞旨之作，蓋少年時事，其序所稱命韶暫作詞旨，韶暫二字，殊不可解。胡氏以爲韶卽輔之舊名，恐未能信。其稱明刻本作陸友仁，又引東維子集謂行直卽友仁子敬者，皆非也。友仁作硯北雜志，自別一人，子敬則其第六子祖恭字也。元季喪亂，子敬嘗舉其家田宅財賄，悉以畀萬三秀、沈富，而已獨更號采芝翁，與其婦雲遊而去，終其身不返，蓋知幾士也。至引珊瑚網及元詩癸集，則殊信，然季衡爲行直第九子祖廣別字，卽癸集所稱天游生陸季宏者。今顧氏既失於攷訂，而胡氏仍之，夫又奚足怪耶。要之，書經胡氏一發明，曉然如觀白日，不可謂非陸氏之功臣，而詞林之韻事也。因爲刊而傳之。民國二年四月國會成立後一日，去病記於上海。

笠澤詞徵序

陳去病

慨自風雅道喪，詩餘迺興，含情繇邈，體物瀏亮，襲騷選之餘音，以比興爲職志，美人香草，闡厥風情，秋月春花，供其陶寫，登山臨水，隔千里以懷人，弔古傷今，望星河而飲涕，凡茲賦咏，悉本靈襟，以言音聲，奚殊正始，是以文史從容之彥，江湖嘯傲之身，關山之所跋涉，戎馬

之所奔馳，與夫思婦羈人，孤臣戍卒，際風塵之瀕洞，值雨雪之紛綸，莫不哀嘯孤呻，馳魂盪魄，托微言於短律，發清響於寥穹也。寧云玩物喪志，儒者所鄙，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哉。吾邑松陵，古號笠澤，具區萬頃，洞庭雙峙，雲樹翳其微茫，風濤震而相盪，晴波激灑，有白鷗沙鳥之翔，繡壤交加，足秔稻魚蝦之利，所謂地擅茲勝，天竺厥生，非無故也。故夫綺人碩士，彬彬蔚起，文章經濟，倬序其倫，試披潘氏獻集之所頌歎，（松陵獻集明節士潘樾章田力箸）固知文學淵藪，具在於是，而區區倚聲，亦遂掩有羣妙，獨擅當時焉。何言之，蓋趙宋南渡，填詞始盛，衣冠之儔，都諳音律，風聲所樹，朝野翕然，而吳江一縣，爲王畿所屬，且當南北衝塗，舟車輻輳，垂虹明月，釣雪晴沙，斜日鱸鄉，半篙淞水，固才人之所凝想，而舉世以爲風流者也。水調歌成，驚潛龍之出聽，梅花曲譜，載紅袖兮歸來，韻事流傳，作者紛起，壺天詞旨，承玉田張氏之傳，（陸行直字輔之著詞旨二卷）伯時指迷，闡夢窗覺翁之奧，（沈義父字伯時別號時齋著有樂府指迷一卷）海棠月滿，度徹瓊簫，（行直有致仕還分湖問訊海棠詩又題其所居曰舊時月色）秋草墳荒，憐伊鬼唱，（行直姬人卿卿墓在北羽圩）雖舉目有河山之異，而遺民無被衽之差。故胡元入主，騷壇遽絕嗣響，至朱明踐阼，墜緒乃獲重尋。然而一線中微，仔肩匪細，設當斯文絕續之交，不有博雅宏通之彥，爲之提創風騷，別裁僞體，則後之學者，從事其間，將何所稟承，而明厥趨嚮，是斯道不幾淪墜，而迷謬日以繇茲哉。迺詞隱先生出，吹律定聲，訂正宮譜，而承學之士，遂得門徑。天寥道人繼之，伉儷以外，競尙新聲，房帷之內，爭傳樂府，庸是沈氏一門，人人有集，汾湖諸葉，葉葉交光。（天台無葉泐師敍反生香集語也）誦吳門懷古諸篇，擊唾壺而欲缺，（長興伯吳易著北征小咏有滿江紅懷古諸題）諷胥江競渡之闋，欵流水兮無情。（沈自炳女蘭支有水龍吟一闋以弔屈原實則悲其父之沒於王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語云「不有佳作，其何以興」，則當此之時，安得不廢書而歎，掩卷欲泣耶。或者顧謂茲事猥瑣，無與家國，向阿堵傳神，非大處落墨，豈通論哉？是故讀滿江紅調，悲鷓舉之栖遲，唱大江東去，慨坡翁之鬱勃，而循是以求吾詰，蓋非長興吳公中書沈公殆莫屬焉。秋茄紅亭，曾何足比，而事愈可傷已。自是厥後，已畦玉樵，繼踵增武，學山元禮，更唱迭和，香巖瘦山，並箸飛鴻海紅之篇，辛甫壬甫，且有潛吉宜雅之集，而浮眉樓主崛起孤根之中，湘湄袁氏承襲爾雅之後，尤能發揮指趣，推闡幽微，淹花間草堂之長，邀黃絹幼婦之

譽，乃執持牛耳，雄長騷壇，無尹邢避面之嫌，有瑜亮一時之目，而靈芬洮瓊竟爲詞學宗焉，豈不盛哉？嗟嗟，江湖日下，悲韶護兮難求，邈紛陳、聽箏琶之迭奏。過鬢宮而訂樂，彈徹胡琴，采孺子之新歌，不成楚調。陽春白雪，傾耳誰聞，下里巴音，逢場輒遇。詩有之曰：「如蜩如蟴，如沸如羹，」此之謂也。禮不云乎：「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何可得哉？僕用奮慨，以爲和聲鳴盛，縱絕元音，而抱缺守殘，願爲己任，際荒江之垂翅，聊竹素兮游心，剔明焰於將微，撥餘灰而使發，竊不自揆，就所擅撫，輯北宋謝絳以下，迄於近代，凡若而人，詞若干首，爲書二十卷，別撰閨秀寓賢諸作，各得三卷，附之，都成集二十六卷，名曰笠澤詞徵，用副所撰松陵文集行焉。嗚呼，我邦人諸友，大夫君子，誠欲考往哲之遺風，續粉榆之盛業，其詳覽之，庶無瞞已。己酉仲秋下浣五日陳去病敘於古金昌亭下吳趨里。

涵芬樓秘笈

古書善本。寢銷寢亡。此自不可逃之理。惟賴好事之家。鄭重翻印。繼續流通。本館深體此旨。爰出涵芬樓所蓄祕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紙墨裝潢。力求精善。使愛古者不至薄今。垂絕者賴以續命。念千狐之腋。非俄頃所能成。因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爲一集。歲行月布。以副海內先覩爲快之心。現已出至第十集。書名列下。

第一集 忠傳 續墨客揮犀 復齋日記 識小錄	第二集 消夏閒記摘鈔 蓬窗類語 山樵暇語 黃澗涯家訓 黃尊素說略	第三集 四湖老人繁勝錄 孫氏書畫鈔 松下雜鈔 彭氏見聞錄 太僕行略 明譯天文書	第四集 尙書釋文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三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三冊	一冊
第五集 華夷譯語 匡山集 趙氏家法筆記 北湖集 傍秋亭雜記 敬業堂集補遺	第六集 脈望館書目 唐石經考異 同上補 冥報記	第七集 西山日記 續名賢小記 土苴集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四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四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第八集 道餘錄 凡上語枕上語 存復齋續集	第九集 雪庵字遺 雪窗叢錄 太和正音補 機園稗史 南翁夢錄	第十集 進呈書目 所安遺集 漢泉漫稿 蕭羅集 金國集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四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定價

紙張	第一集	第二集至第十集	每集
連史	三元	二元	半
毛邊	二元半	二元	半

已出十集
每集八冊
餘俟續出

文錄

寄天梅書

陳去病

天梅先生鑒，惠書祇悉。四月二十五大紀念，爲漢族大慘苦大傷痛之一日，蓋永曆英主，生爲俘囚，亦既已矣，而身受絞殺，死後更遭賜灰之戚，較諸楊璉真加搗毀宋六陵，取理宗頂骨爲飲器，其殘忍爲甚，顧作此事者，卽吳逆也，豈不慟哉？故特告君及安如，務必來西湖，向蒼水墓上一哭，以洩吾無窮之悲，而鑑三願爲東道主，則尤快慰矣。昨已來書促弟往，并贖一詩，其詞曰：「幾經五濁闕天才，零落棲遲骨未灰，爲掃南屏蒼水墓，有人號哭過江來。」淒涼悲壯，令人欲不泣不得矣。二十五本星期休息日，若二十在滬動身，二十四午後到杭，卽入城，住大井巷高陞棧，便可與弟相見，二十五六七在西湖，卽可兼弔璿卿，一觀新塚（現弟任築亭之事）亦義所不能已也。章劉結果，弟數年前，早料到，蓋兩人皆經生，鏗鏗好辯，不肯服輸，匪若吾儕終不忍以意氣壞大局也。好兄弟而如此，能無泣然。所願吾儕當日凜凜，無蹈此覆轍，而自破其貞盟也。則吾心安矣。南社敍已託安如寫上，想察入矣。刊行決俟面晤再定。蓋弟舊稿，近復失去，欲整理新作，又苦無暇。大旨弟文多於詩，而詞更寥寥，祇可附之詩後。草草卽頌大安，並望文旌。弟去病頓首。戊申四月十一日

跋亭林先生遺智栗手札後 上下

陳去病

智栗初未詳其姓氏，第按書言「不佞以十一月二十六日入都，而次耕後此而月始至，並欲於長安圖一讀書地，以不負其從學之意，」竊計其人當與次耕有關係，而致札年歲或可得而推矣。考遂初堂集補遺有己酉冬，自淮陰抵平原呈亭林先生六十韻詩，而先生集中亦有亡友潘節士之弟末遠來就學，兼有投詩，答之二首。末蓋次耕名也。當是時節士亡已七八年，末且逾冠，以先生故，得締婚山陽王氏。其婦翁起田名略，故與先生交莫逆。又由先生而重節士，由重節士而增次耕，其仁而愛人，樂善不倦，固如亭林所云「以朋友爲天倫者也。」惟次耕之婚，歲在丁未（見次耕所撰亡妻王孺人壙誌）而茲復入都相從者，良由其舅其妻相繼淪逝，違讀書婦家之願，

故去山陽而就先生耳。(見徐氏亭林年譜)且予接此札自爲慰唁而發，又以賢姪稱，又勉其善事高堂，力學不倦，安分守拙，以保其家，以毋朽其先人。烏虜自非肺腑骨肉之愛之深，豈至是哉？而舍起田父若子，與先生又疇企及此？先生志起田墓，謂「其死以里兒齟齬，而自憾勿能申大義於詐愚凌弱之日」，然則徵之其所爲慰勉，要豈無因者耶？書又謂「誌銘誼不敢辭，草成另上」，案先生是歲方罹山東之厄，對簿未遑，寧暇爲疏泛諛墓，故舍起田外，無他隻字矣。誌言起田一子名寬，而虞書有「寬而栗」之文，栗殆取茲義歟。去病又案先生入都，凡十八度，自年四十六始。時戊戌秋，先生以避讎在山東，乃遂登秦岱，道濟南而北。既至，卽益往薊州，歷遵化玉田，抵永平，登孤竹山，謁夷齊廟，出山海關而歸。至庚子二月，復入都，厥後壬寅甲辰丙子丁未戊申俱一入都，迄己酉而入都特勤，其春以謁禮宮掩留者再，冬則又以對簿事解，聊圖卒歲，卽此行是也。其所主者，爲申叔旆洎謝方山重輝。至明年庚戌四月，始赴德州，則先生已十撲縑塵矣。是書之作，正在此春。(寄書在正月十六日卽庚戌春初是也)厥後九月及辛亥壬子癸丑丙辰出入者又八度，及丁巳四月，而鴻博之徵，徧於陬澨，尉羅所市，冥鴻(次耕已被薦先生寄詩諷之有孤迹似鴻冥心尙防弋矰二語)亦惕。於是先生乃駕言西征，(是歲四月赴華陰)不復作京華夢想矣。然而賢如次耕，卒不獲免，元少之倫，且尙多事，此先生所由累誠潘氏而有致葉劬菴書也。(與次耕書及葉劬菴書並見文集)

跋曉閣先生答潘稼堂小簡手蹟後

陳去病

右簡手蹟都八行，今見之同邑沈廷鏞家中。所云雲老者，潘雲從也。時將之官西蜀，特介次耕敦聘先生，以訓教其子，而先生慮且偕赴任所，故辭之獨堅。厥後雲從留子於家，務以相託，由是先生允之，於是月之杪，就潘氏之席。觀先生集中，答潘雲從書可證也。(書云春孟接手教自暎荒陋卽以數行奉覆，嗣得次耕書論以不必隨任，又云已於三月之杪抗顏師席)又是書有月日而無年歲，考王集有上章涪灘致亭林兩書，其一係雲從持去(書云茲因雲從潘子之蜀附候動止)其一以旣足南歸(姓李名雲霽亭林弟子)特作報謝。(書云六月下旬敝里潘翁之蜀一械附候，又云七月景午旣足兄南來願手教)案所謂上章涪灘者，庚申歲也。(見爾雅)是歲亭林年

六十八，在關中，因送馬右實喪，出關，由是既足遂附之還。（在是年五月見亭林年譜）亭林集有送李生雲霑南歸寄戴竺王錫闡二高士詩，正是時也。（戴竺字耘埜亦吳江人即所稱王戴潘吳四高士者潘即次耕兄樾章吳名炎字赤民俱殉莊氏史案獄）然則準是以推，先生此簡所謂三月丁酉清明日者，其爲庚申之歲，勿庸疑矣。至稱弟而冠以功者，蓋時有姪喪，繫之服，以表厥悲哀耳。其證得之致亭林第六書（書云僕去年春喪侄秋丁內艱冬復喪弟骨肉略盡案此書似辛酉夏間所發）旃蒙大荒落徂暑，邑後學陳去病跋。

跋曉庵先生致潘稼堂手簡真蹟後

陳去病

予既考定曉庵先生致次耕小簡，越日復得一簡，都四紙，遂核之文集，竟未之見。（案集中致次耕札大小凡五通）而書且言孟夏兩啟未報，乃知先生手簡之遺佚者夥矣。集故有權言十三則，寄次耕，而是書有一兀坐困亨齋，了無一得，偶有疑事十餘，無可商榷，錄呈知己」之語，然則彼所記十三則者，其爲此書之賸無疑矣。至謂欲殺之心，至今未息，而欲以救援望之次耕者，蓋先生自國亡後，復遭家變，外侮內難，相逼而來。（案集有辛亥與次耕書已言家庭之間不能和輯外侮內難相視而起）先生身處臬兀之中，幾不自保。（案集屠維協洽答亭林書云僕自去冬失怙侮辱薦交幾不自存然立志之初已早慮及此溝壑鼎鑊皆意中事）其致亭林書所謂「溝壑鼎鑊，皆意中事」正此事耳。若夫次耕當日則方以布衣舉鴻博，授檢討，入詞林，修明史，詡詡然鳴其得意，而先生獨與亭林顧氏以遺民逸老，耿念其兄力思之冤，心焉非之，謂如次耕者即不腐心切齒。（案集中上章涪灘與亭林書有云兩君之遺憾慮亦先生所切齒腐心者也）亦當隱居終身，何圖一旦覩顏失節，屈身讎仇，背友于而恃大道，唾忠告而慕浮榮，其違於中行，不亦遠乎。以故每致書，兩先生必極意規諷，罕譬曲諭，務達其本衷而後已。審於簡末觀物草堂交情惻惻數語，而賢者之所以惓惓友朋者，略可知矣。（亭林集有寄次耕書及詩困亨齋集亦然皆極規諷）惜也飛蛾投炬，非剔撥而不迴，象齒焚身，必奏刀而始悟。次耕亦然，以平生肺腑骨肉之愛，極鍼砭藥石之語，而不遽返，卒致垂翅鐵羽，投老荒江，然後栖息遂初之堂，迴思良朋往訓，而先生逝矣。烏虜，不幾晚乎。雷雨旣過，清風大來，展卷誦此，不覺悽愴，爰伸高誼，跋之左方。

常州學者傳

錢基博

敍曰，常州學者之稱，著於經學，然經學未足以盡常州學者也。常州之初，實曰毗陵，隴山東秀，二泉流甘，章山南來，雙泖浴黛，土厚水深，通渠江湖，周孝侯所謂「三江之雄潤，五湖之腴表，神皋結爲上腴，謂之毗陵者，言其厚也。」山澤清曠，崎士生焉，志節貞剛，質有其文，春秋之世，延陵季子，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所謂宏覽博物君子也。孝侯繼起，桓桓武烈，而好學有文思，斯並間氣所鍾，卓犖爲傑，且勿論焉，言其近者，五六百年來，論繪事則無錫倪瓚，關寫意畫之別徑，武進惲格，開寫生畫之前茅，而地理有江陰徐霞客，窮河沙，上崑崙，辨江源之非岷山，以正中國山河兩戒之說，有無錫顧祖禹，據正史，考訂地理，著讀史方輿紀要百二十卷，貫串諸史，出以所獨見，寧都魏禧所謂「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也。理學則有無錫顧憲成，高攀龍之開東林學派焉。經學則有武進莊存與，劉逢祿之創今文派焉。文學則有武進張惠言，惲敬，李兆洛之成陽湖派焉。亦有無錫顧棟高者，生有左癖，類別部居，囊括春秋二百年之制度文物，作春秋大事表五十卷，倣史記十表例，旁行斜上，觀其大較，新會梁啟超稱之曰「歷史統計學」者是也。下暨晚清，則有無錫徐壽父子之制器尙象，華蘅芳兄弟之算學，皆能獨開風氣，尊聞行知，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聲教所被，洋溢乎中國，炳焉蔚焉，莫之與京也。寧獨經學之治，今文，異軍突起，耶？余生無錫，舊隸常州爲下邑，而又持教三師，學區所領，武（武進）錫（無錫）江（江陰）宜（宜興），跨江有靖（靖江）皆故常州屬也。將發潛德之幽光，勗繼軌於方來，述常州學者傳凡十六人。

繪事 倪瓚 惲格

理學 顧憲成 高攀龍

地理 徐霞客 顧祖禹

史學 顧棟高

經學 莊存與 劉逢祿

文學 張惠言 惲敬 李兆洛

科學 徐壽(子建寅) 華蘅芳(弟世芳)

此十六人者，史或有傳，或無傳，而吾之所以傳之者，要未嘗敢襲前史一字一句，史之所詳者，吾或略焉，而轉博學詳說於史之所未及詳者。蓋史之所傳者事功，而我之所傳者學術也。史之所欲傳者世間成功之學者，而我之所欲傳者在其人如何成學者也。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余所爲著書之意也。百爾君子，尙念之哉！

繪畫

倪瓚 惲格

元倪瓚，字元鎮，又字玄映，署別號曰荆蠻民，曰淨名居士，曰朱陽館主，曰蕭閒卿，曰雲林子，而雲林二字，以題詩畫特著。（據毛晉雲林遺事）爲無錫梅里之祇陀村人。（據周南老元處士雲林先生墓志銘）所居閣曰清閟，三層，製如方塔，中有書數千冊，悉手自校定。其餘法書名畫以百數，而二王真蹟，多至六七卷。古琴一張，比時製短半尺，漢以前物也。四時卉木，縈繞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參據周南老元處士倪雲林墓誌銘，錢謙益列朝詩選小傳，黃起蛟西神叢話）家故高貴富室，知天下將亂，一旦鬻田宅，得錢盡推與知舊，人皆竊笑。及兵興，富室盡被剝剝，而瓚扁舟箬笠，往來五湖三泖間，人始服其前識也。（據錢謙益列朝詩選小傳，而王賓元處士雲林倪先生旅葬墓志銘，大明一統志，無錫縣志，亦載其事）吳張士誠招之，不往。其弟士信方掌兵貴重，致重幣及絹，索瓚畫。瓚裂其絹而返其幣。一日士信偕諸文士湖遊，聞漁舟中有異香，意必異人，急傍舟近之，乃瓚也。士信見之，大怒，箠楚幾死，終不開口。一時文士在士信左右者，力救得免。問曰：「何無一言？」曰：「開口便俗。」（據毛晉雲林遺事，而晉陵崇祀先賢傳載之稍略）性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燈木榻，蕭然晏坐，時操紙筆，作竹石小景，客求必與，亦未嘗自矜貴。有富人厚幣贊謁，笑曰：「若亦知有倪雲林乎？」遂受其幣，徐出扇索畫，卽艷然曰：「吾畫不可以貨取也。」（據毛晉雲林遺事，晉陵崇祀先賢傳亦載富人餽遺事，惟索畫作索書）所作畫，自

成一家，瀟灑穎脫，若非出於人爲者，顧不求形似，與張藻仲書曰：「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聊以自娛耳。」（見清閼閣集卷十）又跋畫竹曰：「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是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見清閼閣集卷九）晚年用枯筆焦墨，作斧劈皴，極蒼古，其畫竹枝與陳惟寅者，一枝數葉，常含雨氣，尤稱殊品。（據何良俊閱雲林畫題）顧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生一幅有之，不用印章，有一方曰荆蠻民而已。（據黃印錫金識小錄引無錫雜識）詩雅淡，有理致，評者謂在陶章岑劉之間，而畫特工，過虞山，手圖七檜於道士山樓上，至明成化時尙存。沈周者，一時名畫師也，弱冠時見而好之，坐臥壁下者三月，始伸縑泚筆，凡寫十餘縑，皆手裂棄去。（據黃印錫金識小錄）每仿瓚畫，其師趙同魯見，輒呼曰：「又過矣！又過矣！」（據董其昌題雲林畫）蓋瓚之妙在氣韻，不求物趣，以得天趣爲高，而周則力勝於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論者推爲逸品。宋人畫工好有餘而少逸致，獨米襄陽寫意在筆墨踐徑之外，元之能者雖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鎮大有神氣，黃公望特妙，風格王蒙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瓚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據陳繼儒媿古錄）然瓚本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董北苑築基，正未易幾耳。（據莫是龍寶顏堂訂正畫說）以明洪武七年甲寅十一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四。（據周南老雲林先生墓誌銘）後人集所著詩文凡十二卷，題曰清閼閣集。

清惲格字壽平，以字行，改字正叔，武進人。少居城東，號東園草衣生。遷白雲渡，號白雲外史。既老，號南田老人。（據惲敬南田家傳）而南田最著。生而敏慧，八歲詠蓮花，驚其長老。（據江南通志，惲鶴生南田先生家傳亦載之，惟長老作塾師）十三歲隨父日初，依明帥王祁於建寧，祁敗，爲清總督陳錦所俘，下之獄，時作畫自遣。會陳錦妻欲置首飾，令人畫形模，不當意，或有言格能畫者，特釋之出，見其風神秀朗，錦妻大喜，自以無子，遂子之，攜遊杭州之靈隱寺，遇父於塗，父因與僧諦暉謀，俟錦妻入寺，給言此子宜出家，不然且死，錦妻留之寺中，泣而去。父挈之歸，則褫其華帽，易寬袍大袖。（參據湯修業惲先生日初傳，惲敬南田先生家傳）不應舉，惟攻古文詞，其於畫天性也，山水學王蒙，既見常熟王翬，筆意極相似，顧而嘻曰：「公將以此擅天下名，吾何爲事此？」於是舍山水而畫花鳥，兼用徐熙黃

荃法，獨開生面，爲寫生正派。由是海內學者宗之。（據惲敬惲鶴生南田先生家傳，張庚畫徵錄）其寫生簡潔精確，賦色明麗，天機物趣，畢集毫端。（據張庚畫徵錄）嘗曰：「宋法刻畫而元變化，然變化本由於刻畫，妙在相參而無礙，貫師道巨然筆力雄厚，但過於刻畫，未免傷韻。余欲以秀潤之筆，化其縱橫，然正未易言也。」（見甌香館集卷十一）又論敷色之法，曰：「前人用色，有極沈厚者，有極澹逸者。其創製損益，出奇無方，不執定法，大抵濃麗之過則風神不爽，氣韻索矣。惟能澹逸而不入於輕浮，沈厚而不流爲鬱滯，傳染愈新，光輝愈古，乃爲極致。然青綠重色，爲濃厚易，爲淺淡難。爲淺淡矣，而愈見濃厚，爲尤難。惟趙吳興洗脫宋人刻畫之迹，運以虛和，出之妍雅，濃纖得中，靈氣恂恍，愈淺淡，愈見濃厚，所謂灼爛之極，仍歸自然，畫法之一變也。」（亦見甌香館集卷十一）詞氣之間，極重吳興。然格之點花，粉筆帶脂點後，復以染筆足之，點染同用，吳興未傳此法，是其獨造。如菊花、鳳仙、山茶、諸花，脂丹皆從瓣頭染入，亦與世人畫法異。（據方蘭士山靜居畫論）遇知己，或匝月爲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片葉也。（據張庚畫徵錄）格雖專寫生，山水亦間爲之。常曰：「石谷（王翬字）不喜余寫生，對孫承公云：『正叔研精卉草，日求其趣，其於烟雲山水之機疏矣。』余初不以爲然，已而思寫生與畫山水，用筆則一，蹊徑不同。久於花葉，手腕必弱，一花一葉，豈能通千巖萬壑之趣乎？」（見甌香館集卷十二）所作山水，如丹邱小景、趙承旨水村圖、細柳枯楊圖，皆超逸名貴，深得元人幽雋冷淡之致。願終不自快意，與王翬書曰：「格於山水，終難打破一字。」關曰：「窘良由爲古人規矩法度所束縛耳。」（據張庚畫徵錄）作花鳥，自爲題識書之，世稱南田三絕。（據惲敬惲南田先生家傳）以清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卒，年五十八。（據惲鶴生南田先生家傳）後人集所著古今體詩及畫跋凡十二卷，署曰甌香館集。贊曰：余讀明史及無錫縣志，咸以隱逸傳倪瓚。然士之老死山林，姓名靡得稱者，卒亦何可勝道，而瓚之名特著，以善畫也。明史粗具事迹，稱「瓚善書畫」，然畫之所以善，不著，又與書并稱。雖然，瓚之傳在畫不在書也。無錫縣志稱「瓚畫簡淡，世推逸品第一」，豈不信然。至陽湖惲敬惲撰南田先生家傳，稱「先生泥塗軒冕，身世嚼然，而世徒以畫知先生，未矣。」是亦以隱逸重南田也。雖然，畫不足以盡南田，而世之卒知南田以畫，又惡可不深論之哉？敬亦未爲擊論也。余故發憤而爲之傳。

柳寅伯先生墓表

陳去病

吳中四姓，陸魯望、雅慕田園，分湖世家，葉天寥著稱輓近。渺烟波兮無際，知孤蘆之有人。臨萬頃兮蒼茫，獨愴然而涕下。如吾友柳君寅伯之亡，殆堪紀已。君諱念曾，字硯貽，別號鈍齋，吳江人也。門承通德，家傳賜書。鄭小同少遭愍凶，謝康樂善懷祖德，當中書之綺歲，重江夏以悲哀，與弟慕曾並獲慈蔭，而令祖蒔庵。先生所繇翼後成圖，傳世弗替也。蒔翁蓄道能文，儒林宗匠，父應墀，籌邊定遠，一代雄才，陳太邱令德充符，郭有道英年早世，夫固清芬載誦，譽美紀羣已。而君則孤童自振，友愛彌敦，智識徇齊，心情愷悌，既二難之競爽，復繩武兮貽休，異袁愨孫之伶仃，獨標偉器，比王慧龍之聰穎，仰洽親心，所謂蔣氏之翁，老而彌竺，任家之學，幼而多慧，不其然歟。且也軒名依綠，陸典籍大禮師儒，圖寫水邨，錢重鼎特勤教授，緊杏廬之高操，實當代之人師，暨退修之閑通，並韜翁之方雅。莫不材侔金箭，望重粉榆，集僑札于一堂，進機雲而受業。是以淹通經術，博洽羣書，追陪長老，多聞往訓。雪門侍立，渾忘三尺之深，竹林清游，時廁七賢之列。具澹沖之清賞，人自樂與久譚。藉范雲爲忘年，疇不願同結契。遂乃鵬程遠邁，克酬卵翼之恩，鬢序高翔，蚤入成均之選。一經善誦，韋元成豈藉籟金，遺箸長留，晏平仲不孤楹柱。豈非襲弓裘之業，而克隆堂構之基者哉？重以風儀秀整，儒疋多文，內行精純，清輝自遠，太史公談言微中，亦足解紛，司馬微冰鑑從心，儼然无咎。惟澹泊而寧靜，乃躁釋而矜平。頻傳誠子之書，雅有跨竈之喻。是知早成非清門所尙，而重器乃父老深期也。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七，以中華民國元年八月四日，疾終里第，烏虜哀哉。公子棄疾，齟齬擢秀，海寓知名，詞藻斐然，縞紵迭被，才智高邁，器宇恢闊，魯仲連義不帝秦，張子房奮而佐漢，百年心事，千載同符，而乃循彼蘭陔，悲深風木，師閔損之要經，表瀧岡之遺阡，以去病同門，猥相敦屬，孔北海累世通家，蔡中郎臨文興媿，亦閱有歲，曾何敢辭。惟君淵源家學，厭飫良箴，繼往開來，篤信弗倦，義理以外，特善玄言，游譙之暇，耽情秋弈，非牧豬所共喻，亦齊諧之喜觀。以逮廬扁奇經，鍾王模楷，罔不兼通並習，擅彼衆長。奚况眷念宗枝，敦崇風誼，睦嫻任卹，忠厚是資，婁湖有同閨之親，董氏無異烟之寵，故鄭人雖驚以伯有，而淵明終戀夫柴桑，看三徑兮就荒，每孤松之獨撫，情之所感，慨焉何窮，此分湖舊隱之圖，令嗣因而亟作歟。今者碧梧蒼石，故園之風景依然，叔夏壺天，往昔之琴尊安

在，聽山陽鄰篋，故舊銜哀，鼓壁上遺徽，風流頓盡，瓊瑤玉珮，忍撫子厚之文，丹荔黃蕉，長饗羅池之廟，謹表。

中華民國七年三月吉日同邑友弟陳去病拜撰并書

陶君墓志銘

陳鐘凡

君諱鴻慶，字耀石，江蘇鹽城人。其先出自寧封氏，製器尙象，以前民用，黃帝封之，建官命氏，遂以爲族，君其胤也。爰自初齡，束修厲格，六籍洽通，旁綜墳典，材識卓爾，時彥稱之。以廩貢生中式某科舉人，冀鴻漸正邦，觀光王國，咸屬目焉。而君耽學樂道，塗泥軒冕，自遘閔凶，撻關却掃，究宣經籍，殫覈百家，稽譏異同，離正譌奪，集爲札記，如干卷。使子政廢詰籟之嘆，德明無不解之文，先秦殘缺，賴以甄明，疇人之業，於焉不隊。尤夫探蹟索隱，深根寧極者矣。君雖含章高蹈，思樂衡門，而赴誼之誠，勇逾賁育，先後創建鄉邑自治教育諸端，籌謀擘畫，密勿勤劬，勞怨兼承，歸功讓美。守令欽其志節，罔不贊嘆，禮敬有加。或躬造精廬，疇咨庶政。凡所獻替，因革咸宜。蓋萃杜密劉勝居鄉之美而一之者也。若其秉質貞廉，亮心高潔，將以抗先民之皇烈，反斯文於遙日，使萬變得所主持，三古音徽不沫，故釐訂之功，不廢須臾，搜討之勤，要諸沒齒。宏業未就，天年遽殞，殊交密執，太息如何。春秋五十有九，以民國七年二月五日卒。配趙氏。子祖彝。於某年月日葬君某隴之原。鐘凡猥以顛蒙，邀君末契，片言商略，千里遺書，迄今青簡尙新，斯人云邈，瞻念疇昔，寤嘆終宵。爰綜見聞，斲之玄石，冀暢清風於海隅，垂丕休於百世。銘曰：

咨維君子，嘉遜葆真，博文約禮，據德依仁。尋研百氏，揚推敷陳，一言董理，躊躇浹辰。俗學苟簡，或謂其瘠。先生曰咨，咨女庸闈。匪惟厲業，廣德潤身，不見無悶，作則海頻。九皋振響，雁鷺逡巡。浩然邁往，素壁响麟。胡嗟穹昊，沴此良人。揚訖遺烈，爰著貞珉。顯光百世，億載彌新。

馬君墓誌銘

陳鐘凡

公諱爲瑗，字慕遠，江蘇鹽城人。祖誥封奉直大夫松年，考太學生紹聞，行義並彰，名昭邑乘。公胚胎前烈，髫齡竺學，綜覽五經，旁及諸子，貫穿融會，發爲文章，淹博闕通，驚其老宿。年二十三，受知於瑞安黃體芳侍郎，補博士弟子。二十五，受知於長沙王先謙祭酒，食廩餼兩

公並一代經師，海內髦彥，依以揚聲。公獨恥聞望過情，未足成業。息景邱樊，砥行厲節，攬轡慨然，有澄清宇合之志。貢職京師，實司兵馬，恩威燁燿，英能卓越。遂遷知縣，典順天府常平倉。直庚子之變，危城食盡，易子析骸，公盡糴倉粟，沾漑流離，全活之衆，殆靡算數。大府嘉其幹練，委知東安縣事，旋調署三河大城寶坻等縣。兵燹之後，流冗載途，拳匪教民，橫暴四境，公既率厲伉健，肅清盜淵，平亭教事，尤示變直。卒以是積注法蘭西牧師，轉噤法使，嚴詞詰責，大府畏備，召公對簿。公慷慨申辯，色厲詞嚴，牧師語塞，抑首而退。公返所治，益申素懷，捕刈凶暴，靡遺根莖，招徠逃亡，復其故業，氓庶銜感，家戶尸祝。去官之日，臥轍攀轅。雖侯霸被遮於臨淮，寇公願借於河內，方茲蔑以。上矣。癸卯冬，改知豐潤縣事。公更興學校，創工廠，闢草萊，修水利，選俊乂以遊海外，設遊徼以輯姦邪，養孤寡而恤困窮，禮賢良而敦風化。由是士農緝熙，工商沐澤，訟獄折於琴堂，桴鼓息於砥路。再薦循良，朝旨卓異。丙午春，直薊州釐正經界之役，大府審此非公莫屬，爰遷知州。公雖到官，躬親履勘，兩宮稱之曰能。遂以道員即補，出典灤州，尋遷遵化。會辛亥國變，餉竭兵譁，公赴馳曉諭，衆懼伏受命，塵市不驚，巨難坐弭。逮清室遜位，公絕意仕進，而濟世初衷，未嘗稍殺，居恆軫念時艱，謂匪厚殖富源，未足濟茲効敵。爰集貲掘井，以事中輟。閱模莫展，岷景俄逝。乙卯之冬，卒於京邸，享年五十有六。逾年，始克返葬於鹽城西鄙之長建里。訃音所播，哀動江淮，慟浮京國，豈惟遠交近執，含悲雪涕而已哉。公孝友根於天性，仁惠稟自降衷，輕財若埃壙，重誼若丘山，賑饑助餉，綏宗周急，千金萬鍾，揮手輒盡。幼侍衰親，殫心醫術，辨症準藥，精審寡儻，危急就診，輒奏奇效，舉茲一節，足概生平，輿誦所歸，宜享介祉。上壽未登，遽嗟不祿。配薛氏，生三女，一寡兩殤。妾朱氏，生一子一女，復並夭折。天道寧論，千古一概。公敷歷八州縣，歷年十有五載，行李往來，篋無長物，惟讜論孤吟，殘叢寸帙。誠使名山可期，要之百世，則公之沒世足稱，亦正有在。凡茲弟錄，固未足揚丕休於萬一，特備後之式公墓者，懷仁考跡云。銘曰：

於皇先王，畿輔稱循，美教移俗，成孝厚倫。如何蒼昊，喪我善人。躬既瘠悴，胤且沈淪。胡炳胡奕，胡懟胡瞋。帝心迴憐，久不可詢。爰擢光耀，勒此貞珉。願謝來者，毋壞厥窀。

王劍章傳

姚錫鈞

王銓，字劍章，上海人。松江中學畢業。天津大學肄業。資理通粹，儀度端凝，天斬其年，未壯不祿，迹其成就，抑有可言。遜清之際，士鷲新學，目疾鉛槧，凌忽國彝。君抱質懷文，獨觀大義，科目之外，時發陳編。府學始創，嘗共研席，這暑休業，同治濼溪通書，時有舐滯，尺素相質。君所答教，理說必達，陳義獨玄，冰釋渙然。所爲忘死，少年跳盪，恆人之常，哀樂未深，剛柔無節。君涵泳道義，益辟儀規，一行一言，式於儕輩。其有愆失，惟恐君聞。於是鵝湖之闕，折於片辭，而龍頭之席，恥其一割已。吳人文弱，著聞今昔，於學劬溺，輒賊軀命。君氣秉特堅，神明夙朗，劉孝標燎麻達旦，體貌弗衰。楊大眼繫髻以繩，疾馳過焉。意其從容長養，必邁羣倫。而嵬峨忽崩，淹忽已化。煎龔生之膏，搗方城之鬼，此達士所以致嘆於有生也。蓋鐙檠久炷，油竭星火，蟻穴不息，川涸涓泉。至若內葆貞堅，外觀康泰，安神樂世，以境轉心，但見冲和，胡因摧折乎。君自升學天津，旋既有室。桑麻足給，定省多娛，固無秋士之悲，乃極天民之命。求其故而弗得，愈以興哀於無窮矣。君卒於某年某月，春秋幾十有幾，臨終澹定，訣無雜言，屬家人善事其親而已。錫鈞屬在知舊，奔哭弗及，忽忽數禩，始製此文。期傳君之平生，永友人之思慕。表德銘幽，其將有待云爾。

影元大德本王荆公詩註

▲白紙每部十二冊實售十二元

▲黃紙每部十冊實售九元均連布套

乾隆初海鹽倩綺齋張氏據元本翻雕四庫著錄稱爲善本其書今極難得顧其中缺去序文年譜並卷三十卷五十各末葉當時徧求不得引爲憾事現其後裔覓得元本所缺俱全洵是海內孤本用石版精印與原本絲毫不爽今由敝館發行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詩錄

壬戌歲暮雜感 客居福建新羅作

李 驥

落日下炎方。驚塵揚沙磧。曰余客南疆。百憂常悽惻。新羅蕞爾邦。僻處窮荒域。隆冬雖不寒。但愁瘴癘逼。東寶色蒼蒼。雁溪凝寒碧。濃陰鬱不開。攬勝阻雙屐。應門重其關。凝神對篇籍。夜雨一燈清。西風鳴四壁。豈無一樽酒。孤吟痛影隻。昨得故鄉書。未讀淚先滴。流潦泥吾廬。累月尙未息。三農慘不驕。何以藝黍稷。常恐亂離餘。卒難得衣食。顧念慈母恩。奈何苦行役。龍水流湯湯。斯愁浩無極。

江海滿兵戈。乾坤孰主宰。麟麟車馬聲。萬騎儼壁壘。前軍擁橐鞬。後軍森甲鎧。汗流喘如牛。苦哉運輸士。問子來何鄉。未語淚如洗。榕城與新羅。相去千餘里。修坂阻且長。确礮裂五趾。薇蕘常不充。驅策苦鞭箠。委身投危崖。常恐不得死。君看永春間。野哭多新鬼。白骨棄不收。魂夢勞妻子。聽此腸斷言。悲歎曷云已。信知石壕吏。厥情非虛擬。大火燃崑岡。人命視蟲蟻。所以古申徒。甘蹈長川汜。

義轡回陽春。寒谷暖鳴律。冬夜常苦長。矧乃逢除夕。羯鼓逼殘更。荒城劇蕭瑟。不聞爆竹聲。但聞人語咽。人語咽云何。衷情曷能悉。隔籬頭白翁。約略爲予說。羣山擁新羅。雄奇跨閩越。駢闐十萬家。耕耘送日月。每值隆冬時。團圓敘契闊。十里起絃歌。一樽話晴雪。自從戊午來。兵戈時出沒。沃田棄不收。官司恣羅掘。富者竄遐荒。貧者無短褐。村南繁盛區。至今炊烟絕。華屋倒秋風。狐狸紛營穴。變故速風雲。往事那堪述。嗟余嬰憂患。聞此肝腸熱。頻年走關河。所事計屢拙。何堪貧病身。歷此亂離窟。令名患不劬。去日苦飄忽。安得東山雲。油然慰飢渴。

擬古詩二首贈吳江冷

前 人

江北多悲風。江南多苦雨。哀哉南飛雁。悲鳴失儔侶。借問君胡爲。毋乃稻粱苦。繁霜砭汝肌。涼霰摧汝羽。茫茫天地間。紛紛伏繪弩。一觸絕生機。血肉登鼎俎。吁嗟行路難。念此色斯沮。

萋萋庭前草。當春發華滋。悲風從西來。繁英忽離披。伊此雖微物。榮枯亦有時。盛時豈不愛。衰時棄似遺。沿江采蘭杜。將以贈所思。美人在天末。攜手難為期。保此松柏心。勿為歲寒欺。

贈別朝鮮金宗亮 起虞

前人

十年書劍走天涯。獨有遺臣鬢欲華。去國蘭成工作賦。登樓王粲苦思家。相逢秋末吟懷壯。惜別江干涕淚賒。莫向故都重回首。漢城日暮起悲笳。

過曾氏怡園

前人

名園獨枕松臺曲。詩酒流連憶昔遊。一代文章幾枚馬。百年賓客半應劉。豪華已醒春婆夢。蘿薜徒深山鬼愁。日暮經過重惆悵。怕聽鄰笛弄伊州。

過青溪弔後主

前人

六代江山柳色新。板橋憑眺最傷神。能文豈是帝王福。亡國偏多風雅人。金鈿長悲宮井冷。瓊花無復後庭春。可憐一片青溪月。曾照臨春夢裏身。

臺城懷古

前人

寂寂春城開野棠。六朝往事嘆蒼茫。空留詞賦誇徐庾。誤盡江山為老莊。宮柳至今飄夢雨。漁歌終古唱斜陽。臨風無限興亡感。愁聽殘鐘出上方。

近事雜感 乙卯季冬作

前人

秋盡荒村聽雁過。愁來將奈酒杯何。霜楓瑟瑟鳴天籟。野水瀟瀟起白波。一代英雄多末路。百年興廢總悲歌。臨風忽觸神州感。到眼滄桑涕淚多。

三百年來。厄運長。伊川披髮。最心傷。移山有術。輸愚叟。返日無戈。感魯陽。祇恐妖氛。遍秦雍。忽驚太白。出荆襄。武昌從古。風雲地。哀角悲。殆又戰場。

鄂中馳驛。入南都。正望風雲。壯霸圖。未見干戈。弭洵甸。可能揖讓。到唐虞。燕尋舊幕。餘荒壘。鬼哭新墳。滿碧蕪。却笑中山。孫武子。枉將倉卒。定規模。

誰縱妖人到海陬。大星夜殞。滬城秋。淮西未靖。元衡死。韓信先亡。鯨布愁。滄海蟲沙。開劇戰。大江血肉。塞寒流。可憐又是。紅羊劫。天下從今。事不休。

羽檄東南。殺氣交。哀鴻滿眼。哭秋郊。星辰北轉。迎新主。烏鵲南飛。失舊巢。千里開關。空有淚。三軍猿鶴。竟長拋。識時却羨。虬龍鬣。頭白西湖。自結茅。

誅鋤忽惹士林悲。緹騎紛紛。遍海涯。禁網俄興。文字獄。清時復見。黨人碑。蓬萊竟。是藏身窟。野史爭吟。去國詩。誰把秋蘭。續作佩。臨流一爲弔湘纍。

背却金滕。舊日盟。獨占黃屋。擁霓旌。重開北極。衣冠制。難慰中原。父老情。天地晦暝。成浩劫。西南烽火。又連兵。傷心最有。峨眉月。錦水東流。盡哭聲。

萬里滄溟。鼓怒濤。河山落日。怕登高。局中殘劫。天難問。江上遊魂。秋更號。膏火煎熬。空自悔。鷄蟲得失。總徒勞。少陵死後。無詩史。敢爲諸君。定貶褒。

南雁蕩聖峰洞

前人

洞高千瀑落。寺老五雲留。清磬一聲定。深山萬籟秋。青松藏古月。細草咽寒流。未得騷人詠。藤蘿相對愁。

獨酌書懷

前人

虛關涼風至。銜杯散遠愁。慙無耕耨苦。穩有稻粱謀。天地餘羣盜。滄浪想釣舟。盧敖如不死。願逐九垓遊。

讀吳梅村題董白小像詩後

前人

侯門似海杳難攀。憶語梅庵雪涕潸。南渡君臣猶好色。北來戎馬忽臨關。烟花落却誠無奈。生死如斯太等閒。漫灑湘娥斑竹淚。西陵咫尺五臺山。

讀忠雅堂集

前人

凌空豪氣挾飛仙。筆陣全收廬阜烟。寸草心長依白髮。瀛洲歸去伴青氈。窮愁歲月難爲客。至性文章自可傳。典則江西宗派在。著鞭何讓古人先。

過隨園

佚蕃

閒來欲度清涼境。誤入頽園悵晚烟。兩岸荒榛蕃野兔。四圍殘柳噪秋蟬。蕭蕭葉落寒山外。瑟瑟風吹過客邊。借問詩翁何處是。夕陽紅到古楓前。

送同學之南洋

前人

蓬矢桑弧志四方。江關此去勿彷徨。他山借助瀕三載。別酒臨歧罄一觴。南國原爲華夏域。西戎佔作水雲鄉。是誰舊物君須記。頻向苗黎說大唐。(馬來人稱吾國人爲唐人，馬來即苗黎之轉音。)

用夏變夷光祖國。乘風破浪下重洋。羨君此去新民意。愧我猶羈舊客場。地北天南人萬里。暮雲春樹淚千行。他年若遂鵬搏志。握手欣看劍有霜。

鶴冲天 題老僧圖

前人

坐這裏。泡石頭。擺脫古今愁。披經參法俗心收。天海任優遊。彌陀壽。誰蹤後。無量劫。攻屠狗。癡頓還愛說。王侯懶上度人舟。

清平樂

黃昏細雨。短笛來何處。嫋嫋餘音如可慕。隔院朱樓歌舞。低眉何事凭欄。風吹翠袖單寒。月子彎彎去也。無心怕理粧殘。

前人

城上

城上俯郊垌。縣縣煙靄青。四山爭氣勢。一鳥入空冥。原草經春長。簫聲隔水聽。何須問幽境。對此已忘形。

周世釗

春盡

芳春餘幾日。日日倚山扉。已看林花落。空餘柳絮飛。蒼茫憐倩影。惆悵惜斜暉。想像飄零意。慙慙未忍歸。

前人

懷人

一別秋將老。頻看月幾圓。吹愁風嫋嫋。照夢影娟娟。不寢思前事。相過記兩年。何時重翦燭。細話綠窗前。

前人

登卷雲亭

簾捲天雲暮鳥過。孤亭依舊對山河。悲笳壯角連城動。明月清風向客多。撫劍但餘肝膽在。傷春無奈亂離何。蒼茫此夜長回首。湘水滔滔暗湧波。

前人

和莫知中秋步月二首

月色秋偏好。幽人意未闌。遙知千里外。共是一般看。風捲吟聲細。光侵鬢影寒。詩成應自惜。珍重夜衣單。

前人

記得臺城月。中秋照獨遊。嬋娟憐舊影。寂寞動新愁。銀漢人猶隔。秦淮水自流。收將無限意。一一付詩郵。

遊嶽麓山

雲氣蒼茫合。林聲斷續生。春苔尋舊路。山鳥喜新晴。風暖花鬚動。烟浮柳絮輕。今朝幽事足。長嘯一含情。

前人

松柏羣峯上。江山一望中。二公歸骨處。千載感人同。斷碣吟斜影。空林咽晚風。干戈猶未息。流恨自無窮。

南樓望月

前人

落日下孤城。樓高客望清。荒煙橫野闊。孤月墮江明。磨鍊餘肝胆。淹留憶弟兄。今宵意何極。惆悵更聞笙。

喜晴

前人

開春三日雨。傍晚一城晴。匹練澄江色。微風澹鳥情。浮空山氣活。望遠客懷清。隱隱梅開處。時聞擲笛聲。

歲暮懷人

前人

羈棲爲別久。風物趁年殘。萬里征鴻斷。三江落日寒。襟期同浩蕩。世事各艱難。舊篋存書牘。中宵仔細看。(子昇巴黎)
別後長相憶。匆匆入剩年。艱難羈粵海。寥落對江天。舊識詩無敵。新聞病可憐。思君頻眺遠。雙岫鎖寒烟。(啓民廣州)
鄒子豪狂甚。高談類轉丸。奇思窮造化。壯氣狎波瀾。雪重門應掩。詩成夜不寒。長沙清絕地。歲晚勉加餐。(半耕長沙)
往事難回首。吾生似轉蓬。亂離猶遠別。感慨與誰同。月暗秦淮夜。天寒嶽麓風。何時再相見。談笑百愁空。(瑾玗長沙)
失意成輕別。經冬作遠遊。地荒愁易感。世亂願難酬。發憤詩千首。思人月一樓。何當共遊詠。寒雪滿江洲。(靜君新寧)
已恨交期晚。猶悲別路長。音書多阻隔。風雪久思量。俊逸君年少。飄零我意狂。天寒一憑望。無語立斜陽。(莫知長沙)
惻惻寒風起。驚看歲又過。棲遲憐我慣。離別共君多。花月湮陳迹。年華逐逝波。雙江隔雲水。念子一高歌。(麓峯寧鄉)
寥落江南客。風塵思黯然。艱難人萬里。惆悵別三年。碧海遲寒夢。黃雲斷遠天。巴黎多勝事。歲晚莫憂煎。(增益巴黎)
兵甲滿天地。斯人意可傷。憂勞生白髮。轉徙入他鄉。嶺外音書斷。江邊草木荒。天寒莫回首。雲水共蒼茫。(老五福建)
四山碧。雲寺歲。晚意如何。氣爲磨礪壯。詩因感慨多。寒風吹落日。飛鳥下蒼波。應念江南客。思君發浩歌。(伯諧北京)
少歲投荒日。殘冬憶別時。夜寒鄉夢短。雪重驛書遲。衣食仍奔走。江山屬亂離。知君多感慨。咄咄寫新詩。(慧宇湘南)

北湖春泛

蔣竹如

水。酣。春。色。桃。花。映。碧。波。舟。疑。天。上。坐。人。似。鏡。中。過。帆。背。東。風。滿。船。頭。夕。照。多。澄。清。無。限。意。輸。與。白。雲。歌。

餞春詞

錢貞元

畫。靜。簾。垂。日。正。長。窗。前。濃。綠。逼。人。涼。可。堪。杜。宇。聲。聲。喚。似。道。春。歸。欲。斷。腸。
汀。前。流。水。浸。華。芳。拖。地。絲。絲。盡。綠。楊。不。耐。看。朱。又。成。碧。依。違。盡。日。費。思。量。
花。開。花。落。太。匆。匆。吹。遍。天。邊。廿。四。風。莫。道。春。光。容。易。老。倉。鷓。不。作。白。頭。翁。
樓。花。無。力。總。堪。傷。黃。土。埋。香。照。夕。陽。一。架。秋。千。蘿。滿。地。怕。看。海。燕。獨。迴。翔。
迴。廊。小。立。不。勝。愁。肯。忍。東。皇。賦。遠。遊。若。有。花。魂。安。慰。道。明。年。花。發。再。登。樓。

踏青詞

圃思

賣。餚。時。節。著。衣。單。散。步。平。蕪。欲。晚。寒。布。穀。數。聲。春。雨。後。杏。花。紅。滿。夕。陽。山。
好。鳥。枝。頭。信。可。聽。野。花。風。送。撲。人。馨。不。知。何。處。炊。煙。起。畫。斷。遙。山。一。角。青。
紅。英。片。片。埋。遊。屐。碧。玉。絲。絲。拂。畫。舫。嶺。上。梅。花。隄。上。柳。輸。他。占。盡。好。春。光。
一。徑。楊。花。落。日。斜。倦。遊。相。挈。入。田。家。鴉。頭。妮。子。天。真。甚。捧。出。清。香。一。碗。茶。
玄。武。湖。邊。數。百。家。家。家。打。槳。好。生。涯。園。中。春。色。憑。人。看。只。賣。櫻。桃。不。賣。花。
江。南。草。長。乳。鷺。飛。十。里。垂。楊。映。夕。暉。笑。煞。鄰。家。諸。姊。妹。山。花。插。得。滿。頭。歸。

前題

蔣竹如

雞。花。生。樹。亂。鶯。飛。草。長。平。原。綠。正。肥。乘。興。渺。然。忘。遠。近。不。知。身。已。入。林。圍。
行。盡。山。谿。入。翠。微。羨。看。泉。水。掛。岩。扉。潺。湲。自。在。流。雲。外。悟。得。源。頭。活。潑。機。

爲聽枝上鳥呼春。愛向林中臥綠茵。寄語樵夫休問姓。他年我亦採樵人。
撩人花草自蒼蒼。踏破芒鞋未寂寥。最是天然奇絕處。石爲丘壑水爲腰。
尋遍東風興最濃。不知春色爲誰工。年年花落花開日。一例江山廿四風。

田園雜興

圃思

二月麥苗青。四月麥盡黃。耕夫與田婦。際此殊紛忙。向午饑南畝。麥飯兼豆漿。犁牛憩樹下。嚙草在其旁。更有小兒女。提籠行采桑。歌聲起路側。飛鳥相與翔。

落日照孤村。鳥鳴山寂寂。車塵飛不到。溪水自涓滴。夾岸野花香。釣竿出蘆荻。時逢赤足兒。牛背吹短笛。

我羨鄰家叟。童顏日和靄。身在煙霞中。神寄白雲外。農事有餘閑。親友時時會。水漲鯉魚肥。風吹瓜果大。生意欣自足。陶然復何害。

前題

蔣竹如

田園四時好。入夏尤清奇。土廣桑麻長。谿深草木肥。耕夫心若曠。俛仰無所羈。日出而力作。日入而息之。樂彼耕且種。歌呼以歡怡。不憂貧與困。不知貪與欺。悠然上世人。所志豈云非。

曉日照高樹。耕夫啓柴扉。荷鋤赴西疇。蕪穢勤芟治。良苗日以盛。綠葉發華姿。耕夫心自喜。童稚亦熙熙。老婦自提筐。饑彼南畝陲。此中有至樂。豈唯收穫期。

日夕澄新霽。草木含清暉。良苗招遠風。林間倦鳥歸。喧喧鳴未已。耕夫樂不疲。牧童橫牛背。短笛無腔吹。輕煙上丘虛。明月出翠微。呼喚聲相接。老幼相因依。田園殊不寂。物各安其宜。

茅屋不爲漏。作息心無違。村邊繞綠樹。好風時入扉。耕種有餘暇。輒與鄰人期。有酒共斟酌。野蔬甘如飴。醉臥綠陰下。悠然與世遺。池水出新荷。遊魚相與嬉。物情良可識。卽此自忘機。流俗固溷濁。軒冕亦何知。

前題

暫愛田園靜。因時發興奇。每尋花爛熳。便入草迷離。嫩綠煙中淡。殘紅雨後滋。牧童驅犢返。橫笛晚風吹。物情皆可見。適性自逍遙。點水蜻蜓慢。穿花蛺蝶驕。疎籬堅綠葛。細雨濕紅蕉。涉日多成趣。閒中日易消。半夏芳村靜。幽情似有加。園藤多結子。野樹晚開花。架上瓜堪摘。壺中酒易賒。東鄰邀野老。鎮日話桑麻。中宵多逸興。移席傍垂楊。激石聞幽籟。穿籬入暗香。熒熒燈欲滅。寂寂夜初涼。靜坐忘歸去。繁星上屋梁。

周世釗

夏日間居

日氣初添暑。炎風扇北林。捲簾延霽色。欹枕聽鶯聲。午夢濃於醴。清吟淡入琴。芊綿窗外草。綠意自深深。高樓對北閣。獨坐兩層雲。綠野晴川合。青山暮靄分。不知移日影。又見下羊羣。明日天應雨。鳩聲處處聞。新月上林端。烏啼素影寒。幽輝連幕捲。晚翠襲煙看。不遺物情淡。焉知天地寬。小園人靜後。清露濕闌干。野曠望偏迷。長街聞馬嘶。榴花和月冷。螢火雜星低。多病惟憐阮。無聊肯學嵇。思親隔江漢。風笛畫樓西。

圃思

田家卽事

趕插新秧日。乍明柳陰時。聽桔槔聲。晚涼浴罷。蕭閒甚。一握蒲葵。一竹筴。稷稻初收。秫復紅。秋收有望。慶年豐。夕陽斜照。疎林外。牧笛一聲。吹晚風。

張宗英

前題

朋儕姻婭日相過。新歲田家樂事多。簫鼓迎神春社罷。青郊雨笠與煙蓑。青菱紫芰水雲鄉。蓴菜鱸魚味更長。飯罷開軒面場圃。月明風送稻花香。

張宗蠡

雜感

王煥鑣

僵蠅焉足食。蟻鬪狂不休。陳勢紛而變。成敗渺難籌。捐軀豈不痛。甘以身易讎。咫尺階前地。徘徊使人愁。蠢哉爾何物。同類相俘囚。東海有孤鴻。奮飛遠繳矰。浮雲上嬉游。不見鷗與鷹。天地正寥廓。何爲事侵凌。

歲暮懷人

易正倫

歲暮風高雁落時。故人消息總遲遲。羈棲每作登樓賦。護落還尋招隱詩。縱目關山殊不惡。側身天地欲何之。縱云時局多奇變。爾我相看少壯時。

木落千山對異鄉。秣陵文物亦尋常。長干塔下宮花少。短簿祠前野草香。翹首青雲空負負。驚心白日去堂堂。思君苦憶臨歧語。風雪城南處士莊。

述懷

前人

欲趁長風去。吾生豈異人。天涯無樂土。平地有迷津。小草山中活。閒花雪後新。願將滄海水。洗淨十年塵。

聽泉

曹繼韞

一片幽篁裏。何來激石聲。絕非流水競。祇覺在山清。石骨嶙峋見。源頭細細聽。會當趨大壑。豈受濫觴名。

梅庵

前人

圍成一片陰。奚啻碧蕭森。我愛扶疏影。天留護惜心。恰當人煮茗。大好客眠琴。漫道幽懷減。吟情此最深。

春陰賦

前人

繡園居之高。躡樂四序之殊科。慎東皇之駘蕩。何春陰之偏多。萬花歛豔。獨鳥不歌。白日如赭。青山忽皤。樓臺誤其昏曉。天地失其清和。是華陰之煽構。遂弄影而婆娑。直北關山。一望如墨。宿霧蔽晨。悲風盪夕。校尉乏戊己之班。戶牖少綢繆之策。因利乘便。伺間抵隙。長吁白登之臺。彈淚紫濛之驛。對天蒼而地茫。獨愴然而於邑。負辰南面。厥維中央。疇調玉燭。疇固金湯。聆鈞天而如醉。飲腐藥而若狂。唐使

節。度。漢。官。議。郎。南。郭。竽。吹。鮑。老。登。場。西。山。之。氣。忽。紫。陳。橋。之。袍。乍。黃。掩。青。天。於。一。手。嬉。羣。鬼。於。兩。廂。際。風。雨。其。如。晦。雖。草。木。而。不。芳。江。左。羈。遲。載。易。寒。暑。玉。帳。雲。開。銀。槍。隊。駐。臨。安。之。王。氣。無。存。建。業。之。雄。圖。難。舉。斧。聲。燭。影。之。疑。複。道。繩。床。之。語。極。崇。睇。於。海。天。終。狐。憂。而。莫。主。無。冬。無。夏。非。晴。非。雨。若。夫。嶺。南。十。道。劍。閣。三。巴。陳。師。鞠。旅。獻。縱。射。靶。莫。不。入。奴。出。主。紛。如。亂。麻。已。焉。哉。人。生。若。旅。世。變。無。涯。臥。陶。潛。之。柳。種。邵。平。之。瓜。醉。逡。巡。之。酒。看。頃。刻。之。花。得。失。塞。翁。之。馬。官。私。晉。惠。之。蛙。縱。春。光。其。如。海。奈。人。事。之。搏。沙。况。陰。晴。兮。未。定。問。禍。福。兮。誰。加。感。節。物。而。寄。慨。聊。永。言。於。聰。華。

夏廬詩鈔

胡光煒 小石

東城晚步訪馬守真墓

寒日俯秦淮。天習銷魂史。辛苦頭白烏。暮暮垂楊裏。垂楊青已倦。美人呼不起。幽蘭一寸心。百世思公子。斯人信高秀。啼笑何爲爾。絹素揚風鬢。蓬顆不如紙。江南古多怨。看取茫茫水。霜深葭葦盡。水圻鳧雁喜。帶郭一鍾山。寫影共清泚。昔賢念同病。楚歌空復綺。解放到重泉。芳魄無遠只。

游采石阻風雨宿江洲上作

東風三日江雲凍。帆驕如馬不可控。曉來懸雨粗於繩。更奪烟鬢歸冥霧。削瓜長想翠蘿山。突兀撐胸誰與共。紅樓斷壁壓芳漪。白石青松起飛棟。地下征西呼不起。春秋風月何曾空。租船滿眼人莫輕。恐有高吟出荒港。采山之難甚采藥。乘興連朝嗟僮僮。阿童踏浪不踏土。擁楫怔營鼠在洞。艸堂一丈足烟水。解嘲對影唯盞甕。槁梧仰面五百年。抹漆穹蒼亦無縫。波喧從知魚蝦喜。天昏漸憐鳥鳥闕。山輝水媚本相須。幾許好山緣水重。滄洲如何成斷渡。咫尺蓬壺遠於宋。昔聞生犀照牛渚。旌旗夜半犯鴻網。驪龍破睡蛟鼉驚。噴薄逃形固其用。胡生南北一畸人。烏帽擊舟絕賓從。馮夷何物橫相遮。吹鏡往踐吞江夢。

武昌雜詩

詩餘

溜陽橋

記看跳珠上藕船。江潭芳艸又經年。溜陽橋下春如海。剩對斜陽聽杜鵑。

黃土坡

懊惱新來黃土坡。春芳老去奈伊何。搖城官柳看看大。隔浦青荷故故多。

鶴樓

笛外僊蹤不可招。雲山何事苦周遭。江樓日暮西風起。不獨東飛是伯勞。

曇華嶺

曇華一嶺綠沉沉。齧屐莓苔取次深。海思雲愁都不管。舊曾行處便傷心。

抱水堂

漠漠曾陰燕子回。橫江寒雨亂如絲。山堂盡日紅英舞。認取春袍小立時。

梁園

客裏林亭嬾欲窺。眼明初喜見辛夷。宵來忽訝花枝瘦。恨汝東闌團月兒。

武昌園居見桐淚有感

昂昂青溪月。照我東堂樹。撩亂畫屏枝。寫影著窗素。別後重相思。當別何爲去。山樓梧桐花。桐淚散爲絮。林鶯不辭勞。春歸啼到暮。林鶯汝無啼。浮萍滿川渡。啣淚向西洲。楊花舊飛處。

晞陽詩鈔

陳延傑 仲子

訪陳韞玄南京高等師範晚飲菊廳

鹽城陳黼玄。蔚然一學者。下車沅京塵。尋我蓬廬下。清談一傾蓋。風期不相左。學舍暮訪君。蕭疏絕埃堞。擁坐半壁書。意覽不暫捨。棲心物外境。相攜在農野。孤城畫角悲。夕照秋山赭。霜天飲氈廳。殷勤意一寫。酌酒三兩盃。餐菊千百朵。了了陶籬趣。誅茅苦不果。醉歸黑無月。幾點橋市火。

午飯罷過雞鳴寺至則門前衛士荷槍森立拂衣而歸

飯了行吟煙莽間。寺門小立又空還。武人亦識閒滋味。奪我晴湖數點山。

雨中獨步溪畔望鍾山

池臺竹樹兩三灣。一角折巾獨往還。野鵲亂鳴舟泊岸。隔溪一雨濕烟鬟。

秋懷三首

西風怒吹萬。忽復老塵世。披豁鬢欲疎。吾生獨佗傺。蒼蒼葵亂華。幽幽蟲鳴砌。獨立衡門下。江山一嘔快。蝟決起榆枋。鵬上九萬外。小大各有適。于何勞智慧。聽秋我歸來。露濕山中桂。

我耽古人書。讀之皆精粕。自是養生主。豈必銜鸞爵。仰天視星斗。光大如螢燭。月明可中庭。窗間風鳴籟。冷魂坐自驚。未知飄何託。萬事早華髮。據梧寫一酌。

四壁寒皚皚。秋風猛于虎。驚鴉蔽天飛。又送枯荷雨。蘆響如哀彈。垣衣苔蘚古。巖巖皮骨在。牢落江之渚。或與木石居。或共魚蝦侶。閱盡千朱門。何如一蓬戶。檐溜滴蕉聲。夢還詩可煮。

自怡齋詩鈔

正月三日喜小石游采石回

寒暄一揖休。聽話苦吟游。百里春糧適。經年得句羞。孤舟雷夜浪。(壬戌除日前一夜聞雷)麻屨雪天樓。影石梅千朵。纖兒撞壞不。(磯

胡俊翔冬

上嶽彭剛直梅花石刻

人日過眠原食豬肝作

世傳涪翁發願文。鍊九銅汁諸天聞。老興不淺信之篤。春風吹萬菜肚綠。藏神血口饑過我。豬肝一片累君捨。雪花錢大貓犬寂。奮髯操
危自在喫。一飽嘔出人日詩。抄寫莫使阿寶知。(謂眠原家稚子)取笑葵藿肉食資。

講經坡觀羣兒放風箏同仲英作

陽玻璃晴鋪綠氈。氈上小兒聲沸天。阿兄拋繩阿弟牽。風箏上下山之巔。老鯉掉尾抹朱鮮。蟬如螿螿螿如拳。蝦蟆三足憐馬蚊。危哉蟬
落異鵲邊。雷吼一聲龍蜿蜒。羣醜退飛不敢前。七星之旁大月懸。美人雪膚翠花鈿。看夢蝴蝶栩栩然。眩亂變滅眼睛穿。走入佛堂茶煎
煙。請君再續演雅篇。

詞錄

靈楓長短句

淳安邵瑞彭次公

羅敷歌 春水

桃華雨過柔藍起。樓上明眸。江上輕舟。祇有閒鷗話拍浮。

魚天昨夜東風熟。芳草汀州。萬一西流。特地春聲總費愁。

浣溪沙

贏子山低月墮遲。萬荷喧處碧侵衣。西風消息晚蟬知。水調不堪愁裏聽。彩雲無那夢中飛。橫塘人去又移時。

臨江仙 訪萬柳堂舊址

楊柳樓臺何處是。秋心分付荒郊。更無蠻樣鬪纖腰。可憐雙燕彈淚話前朝。一種西風誰主客。怨娥愁上林梢。詞人易老况金貂。十年塵土嘶馬過橫橋。

西河 金陵懷古和美成韻

形勝地。秦淮舊事誰記。瓊枝唱歇有驚鳥。夜深喚起。布帆葉葉翦江來。寒潮洶恨無際。廢城畔。愁徒倚。玉驄那里堪繫。樓空燕去客重來。夢迷故壘。費他一片柳如絲。年年清淚鉛水。錦街過雨換舊市。好明蟾流照千里。念我別離身世。恰連天亂綠。狂塵相對。百折迴腸。秋聲裏。

夢江南 和皇甫先輩韻

紗窗外。新綠暈芭蕉。料得南朝寒食過。樓臺煙雨暮瀟瀟。夢斷第三橋。春夢裏。人語隔簾旌。此日江南花似海。畫船無數闌闔。城娥月照吹笙。

臨江仙

迷迭香銷銀燭暗。月華隱隱平西。倚樓心事鎮相違。釵頭雙鳳落。絃上亂鶯啼。那信新人能織素。玉關消息淒迷。華前萬一見橫枝。龍飛真出骨。蠶死已無絲。

摸魚子 武強溪上賦簞

灑迴溪一痕蒼玉。吳天無限煙水。鱗紋隔浦亭亭綠。重認裏羅寒翠。來便逝。怕比竹吹殘。還搵湘娥淚。春潮不起。有菖葉牽情。蘼華熨夢。人抱冷雲睡。漚盟好。說與浮沈身世。江湖畢竟非計。風波定後。孤篷穩撐。老幾家漁子。微雨霽。又欸乃聲聲。衝入空濛裏。湖山信美。要料理。簞衣商量茶具。長揖謝朝市。

踏莎行

錦瑟歌殘。鈿車夢斷。淒香紅入蓮衣晚。羅紈無分阻西風。君心莫共朱顏變。月門雙眉。簾垂四面。曉烏一夕生秋怨。含煙遠樹隔重城。輕塵卻上深深院。

三姝媚 和梅溪韻

纖雲流翠瓦。卷玲瓏珠簾。鈿塵輕灑。妒月圓菱。照遠山眉。顰寶釵樓下。夢覺寬。袞離思。繫垂楊。聽馬倚遍香篝。何處雙煙暗。紫衣杖。淒斷天街。遙夜聽怨曲。前溪玉箏彈罷。泪咽金銅。怕絳蓮飄冷。買春無價。燕子重來。休忘了當年。王謝折取當階花葉。繁愁自寫。

鷓鴣金門

衰柳直。江水沉沉無極。昨夜月明。今夜黑。秋歸何太急。牆外淒迷。箏笛樓上淒涼。刀尺金井。轆轤蛩暗泣。愁腸迴不得。華影濕。遙夜涼生窗隙。天上明河千里直。思君無雁翼。夢裏西風殘驛。不忍見君顏色。遠樹含烟。非故國。淚痕羅袖碧。

卜算子 和耆卿韻

潭蘆卷雨。庭樹望秋。斷續軸眉顰翠。遠別清啼。過了困人天氣。撫平煙廢綠。蛩聲裏念晚。晚憑高中酒。吳楓舊句誰繼。木葉波千里。怕眼亂浮雲。恨添流水。幾曲河流。夢冷故關。百二好西風。孤負吟湘意。最可惜。珍珠淚點。付文鱗難寄。

玉樓春 社稷壇晚坐

茶煙一霎成朝暮。松檜陰陰垂輦路。菊開休盼隔年花。荷盡難忘前夜雨。秋心莫向斜陽訴。林外猶聞鶯鵲語。明燈隱淚送黃昏。游女牽衣辭碧樹。

采桑子

傾城一顧憐秋去。露粉飄殘。軟玉波寬。水殿聞簫獨惘然。嬌蟬依舊珊瑚影。茶夢成煙。今夕何年。珠箔銀燈特地寒。 (未完)

全書四十八冊

元曲選

連史紙十六元
賽連紙十六元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十二冊

元詩紀事

定價五元

詞曲為金元兩代絕作。傳於今者。以明臧晉叔元曲選為大觀。傳本絕少。原書非百餘金不能得。本館藏初印有圖本。每回少則二幅。多至四幅。情態逼真。今據以影印。當為愛古家所驚賞。

是書為侯官陳石遺先生所輯。都四十五卷。搜羅有元一代詩人。後附割據遺老。釋道。宮掖。閨閣。女冠。藩屬。無名子等等。旁稽博采。粲然大備。閱之可以見有元一代政教風俗之盛衰。

曲錄

奢摩他室曲存

吳梅

題金茶緣村居圖 家麻

(仙呂步步嬌)四面青山都如畫。隨處堪瀟灑。這是尋常百姓家。掩上了蓬門。不求聞達。一帶竹籬笆。淡疏疏。好箇村莊也。
(醉扶歸)這一答紙窗竹屋春風乍。那一答板橋流水夕陽斜。弄機婦女少奢華。讀書子弟多風雅。似這等。韶光晦迹。老山家。煞強如齊家治國平天下。

(皂羅袍)再莫向名場丟搭。做一箇清閒自在老實莊家。柴門倚杖數歸鴉。瓦盆試火烹新鮮。春初煮筍。雨前采茶。秋分鷄豆。重陽蟹螯。指桑麻說幾句田園話。

(好姐姐)笑咱求田問舍。怎及你力田問稼。風月散人。幾生脩到家。消停者。待他年告箇游春假。來伴先生掃落花。

(尾聲)我買山有約愁無價。望蒹葭且喜得慈烏村大。(茶緣家虞山之慈烏村)俺只得抱著畫裏風光聊自耍。

題徐寄塵西泠悲秋圖 蕭豪

吳梅

(越調小桃紅)一湖煙水六條橋。是絕妙的尋詩料也。怎生的秋風秋雨。半天寒色。叫鷓鴣嘆人世上。恨難澆。對著這草斷腸。樹彎腰。只辦得拋珠淚。向泉臺告也。寸心兒熱血空消。想起這立馬吳山恨。恨不借湛盧刀。

(下山虎)半林夕照紅上峯。腰孤塚人過少。柳絲幾條。記麥飯香醪。清明會到。怎三尺殘碑也守不牢。此情那處告。墓中人痛怎消。滿地紅心草。山花亂飄。你敢也。俠氣英風在這遭。

(五韻美)這邊廂。隣蘇小。那壁廂。風波亭下岳少保。你九原相見半同調。天荒地老。捲秋心。費幾許傷高憑吊。心還熱。骨已消。忍重讀。姊妹年時斷魂舊稿。

(五般宜)當日裏不能夠飲黃龍將軍度遼到大來竟變做葬青蛇英雄下梢還冷骨不會饒千死萬死死何太早軒亭秋照墓門秋草便一口兒吸盡西湖那滿腔愁洗不了

(憶多嬌)到如今秦臘銷漢幟飄死死生生恨各拋把幽懷都付浙江潮秋影迢迢秋影迢迢纔折證十年舊交

(尾聲)西冷風景由來好添上這一坏土與後人閒吊兀的冷窸窣的秋魂還須紙上招

題傅鈍根紅薇感舊圖 庚亭

吳梅

(雙調)玉嬌娘(玉嬌枝首至合)絳河風靜泛桃花波香洞庭承謝玉人擡舉得蕭郎幸醫可你渴病書生他一夜紅箋許定情你半生白眼甘亡命(香柳娘合至末)有黃衫不平有黃衫不平浮蹤似萍良緣如鏡

(前腔)頻伽同命既相逢又相離怎生多只爲甘陵南北爭無定夢倉皇鶴唳風聲也知是金屋難開素女屏偏生的玉簫耽擱你這溫郎鏡隔紅樓幾層隔紅窗幾樞今宵酒醒柔腸冰冷

(前腔)芙蓉香徑悔當初匆匆訂盟不合你望門投止誤走到銷魂境潑殘生濁酒紅燈既然是張祿辭家變姓名却緣何樊川作客厥僕倖又薔薇滿庭又薔薇滿庭亭亭情形敢是他真真小影

(前腔)而今追省指銀河淒涼四星則這麗春園改受了良家聘他俊吳娘不唱紅情雖則是綠葉成陰費淚零也省尋名花落溷添悲哽料歡場怕經料歡場怕經今生未成他生難定

鈍根生湘中喜談革新爲張文襄所忌遭邏卒四訪欲得甘心焉伎有紅薇仙館曰玉嬌者匿之妝闥幸得免難辛亥後伎已委身一士人鈍根因作圖云瞿安記

題祝心淵望嶽圖 齊微

吳梅

(北南呂一枝花)您幾年間曾遊屈宋鄉索應該歷遍衡湘地生受過香草美人情劣破了湖海英雄氣猛可的舊夢重提猶古自滿目

雲山麗早不覺蕭疏兩鬢稀。顛巍巍那南嶽依然。痛切切這故人餘幾。

(梁州)想當日熊湘閣登臨覽古。八景臺擘紙分題。暢好是江山幫履多奇氣。一箇江文通賦紅蕉詞歌金縷。一箇譚元春吐青蓮禪悟。金篦一箇憤唐衢。揅白眼黃陵痛哭。一箇俊章娘歌紫雲翠袖。佞依不隄防幻境稀奇。逼得噩夢蹊蹊。有的是支兀另躲脫了北寺羅。買有的是莽村沙擊碎了西臺如意。有的是血淋浸點污了東市朝衣。生離死離。對着這湘川衡嶽。慕地的雄心異。還灑不盡江潭涕。到如今禾黍秋官萬事非。空留下一肚子不合時宜。

(尾聲)只是他春來南國相思地。眼巴巴回雁峯頭十載兒。信息稀。畢竟你老祝融。辜負他纏綿意。這相逢正奇。這相離也奇。只得碎盧空把壯志閒情一齊兒收拾起。

圖爲江標所畫譚嗣同題詩唐才常作記心淵佐江幕時之作也。俊章娘者爲當時所眷妓。故末後戲及之。臞安自注。

贈蕙娘 尤侯

吳梅

(南呂懶畫眉)會記相逢九華樓。恰好的天淡雲間夜月秋。當筵一曲乍回頭。怎生生種下雙紅豆。把一箇沒對付的相思向心上留。

(商調金絡索)重來北里遊。親把銅鑿叩。人立妝樓。比初見龐兒瘦。晶廉放下鉤。看梳頭你也凝定了。秋波凍不流。我年來閱遍章臺柳。似這一朵幽花何處求。難生受。怕雲寒湘水怨靈脩。印妃央風月綢繆。端正好畫眉手。

(公子御宮袍)不讓媚香樓。賦芳華你在第幾流。你小名兒恰稱著蘭花秀。素心兒應傍我梅花守。兩相投。乍句留。一枕梨雲如病酒。半簾花雨不勝秋。歡蹤似夢。脂溫粉柔。華年似錦。花穠葉稠。護幽香莫被這東風漏。

(琥珀解醒)疏簾淡月。一笛度清謳。九曲迴腸寸寸柔。不堪重作少年遊。誰能夠。把風枝露葉移植紅樓。

(尾聲)國香也要人消受。早佞煖了啼紅翠袖。怎肯說不及盧家有莫愁。

此詞成，蕙喜極，黜余教之度聲。積半月而懶畫眉金絡索略能上口。後委身虞山富人云。

增補事類統編

連史紙精印十二冊 定價四元

自宋吳淑著事類賦後。補遺廣續。不止一家。此書爲丹陽黃氏增補本。集各家之大成而補其缺略。爲行用最廣之類書。我國學術。浩如煙海。歷代兵農禮樂之政。域內動植方物之奇。其搜輯萬有。別類爲目。羅叢殘繁。積之知識。而便學人之翻檢者。向唯類書是賴。然則類書之性質。不啻吾先民著作之百科全書也。今雖學術日新。而整理古籍。類書之功用自在。此書用上等連史紙。放大石印。本文註釋。大小相間。疏朗清晰。極便檢閱。

商務印書館寄售

家庭學校機關必備

全書四十四編
目錄如下

運動	飲食	美術	蠶桑	租稅	交通	政治	東啓	算術	教育	天象
遊戲	居住	衛生	染織	商業	郵電	法律	尺牘	簿記	倫理	時序
音樂	家庭	保育	製造	農業	財政	外交	楹聯	公文	文學	地理
術數	醫藥	衣服	博物	畜產	經濟	軍政	禮制	契約	書畫	歷史

全二冊 定價六元

○日用百科全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訊

章太炎論魏正始三體石經書

寅邨我兄左右，不通信纔月，近三體石經，忽有數碑現世，此實怪絕。先是，民國十一年，李印泉贈我一冊，乃尙書君奭篇百廿餘字，字頗蠹蝕，而紙墨不過三數十年。然君奭爲隸續所未錄，怪問李君，則云，從長安作客得之，終不能尋其根也。今年三月，偶以此事語于右任，右任卽取六大幅見贈，尙書則多士君奭無逸，春秋則僖公經文公經，悉隸續所不載，而完好過於李本。問其故，則云，去歲有人在洛陽廟牖中，見其石壁有古篆文，設法壞壁，得一石以示人，知爲「三體石經」。洛陽居民，轉相傳告，或云，某廟某寺亦有石壁，文字相近，因共壞之，復得二石，此卽得石後所拓也。其石或入官，或歸富人分散矣。因歎清世諸老校剔石刻，不爲不勤，獨於此未及，眞所謂倚檢星宿，遺一羲娥者也。今以君奭僖公經各一紙寄

公，而此僖經「狩於河陽」古文「狩」作「獸」。「元咺」古文「咺」作「𠄎」。「從膏」從「旦」說文未見。「介葛盧」古文「介」作「殺」。「從支」從「柰」說文未見。應作「詹」。餘不可辨其形聲者，尙有數字。非獨裨助小學，亦庶窺麟筆故書矣。章炳麟頓。五月十七日。

此碑兩面刻字，面各十五行，行各三十三字，今所見如此也。戴延之西征記稱「碑三十五枚，表裏尙書春秋經尙書二部」。酈道元水經注稱「碑四十八枚」。以今所見計之，碑兩面凡九百九十字，四十八枚，得四萬七千五百二十字，以刻尙書春秋經，誠有餘。然蘇學所得桓公篇，尙有傳。左氏全傳合十七萬字，豈四十八碑所能容？以是知八王劉石之變，經石已多散失，戴酈所見，則燼餘也。魏齊二代，徙石於鄴，隋唐又徙石於長安，則又其燼餘也。其留於洛陽，廢爲廟壁，而今復出者，蓋雖魏隋人亦未盡觀也。炳麟又白。

孫益庵論學三書

瞿安仁兄大人閣下，此間所刻各書，早已檢理，尙未來取，豈誤於楊壽祺耶？前日閱報，見新出國學叢刊，爲

君等所編輯，即購而讀之，陳願兩君著作最多。聞二君稱弟爲善讀書人，今弟披覽此報，亦服其善於讀書矣。惟謂「秦漢經說有方士化」，明儒篇謂「禮教之流毒」，弟未敢以爲然。經學在漢初以前，祇有口說，若陰陽五行，乃是漢儒別傳，非盡方術家言也。六經以禮之用爲大，禮卽所謂納之軌物也。儒家高言仁義，究失之空，惟禮則使人有可依據，猶火車之行必有軌道也。至不信六經皆史之說，弟亦未敢附和。六經自當作經讀，先聖刪經，經之言常，固欲爲萬世常行之道。然漢學則求之訓詁，其弊則博而寡要，宋學則求之義理，其弊則不免迂疏，惟以史目之，可見經乃五帝三王之史籍，爲後世掌故之所從出，近人廢經而不廢史，卽不知經本古史耳。其中闕僞經之謬而發明漢藝文志，甚善甚善。拙著劉向校讎學纂微，樣本已寫成，大約午節前後可刻完。六朝麗指亦在寫樣。弟限手民中秋節二書一律訖工，未知能如期否？獨居無聊，略陳所見，晤陳願二君，亦無庸告之也。敬請撰安。

弟孫德謙頓首（四月十二日）

瞿安仁兄大人執事，前者肅復寸牋，未蒙

誨答，深用馳系。所貢愚管，豈陳願二君不以爲然，

公亦置之不論不議耶？秦漢經說之方士化，弟近又取史記諸書，細加研考，實係鑿空之談。秦人焚書，固無可諱。宋龔夾漈氏謂「秦不滅儒學」，亦言之成理。但此是兩事，不可據爲定讞。若秦之坑殺儒士，確亦有之，而伏牛叔孫通輩，皆秦博士，則秦未嘗無儒也。方士之所爲，乃在求仙，而於經術則無預。班志藝文，以神仙一流，廁之方伎之末，且不混入道家，最爲有識。以之牽合陰陽家，夫豈可乎？漢儒釋經，均言陰陽五行，可見古之儒者，通于天人之故，非僅如攷據家溺於聲音訓詁，而其弊至支離破碎也。但漢世經學有此宗派，並不爲當時所重，或以其穿鑿附會，故人不之信耶？弟往嘗勸王靜安編輯一書，名之曰漢儒經學別傳，彼未有暇，迄茲未成。然此亦經教中一重公案，後儒與有責也。嘗謂今日治經，既不必爲宋學，亦不必爲漢學，徒爭此門戶之見，所至要者，發明聖經垂世，本是經世之學，此外則秦代燔書，須分析明白，一攷書之存亡，否則無以歸過，則歸之秦政，亦非篤論也。弟近讀史漢，蕭何則先入咸陽，收秦圖籍，張蒼則爲

秦御史，主柱下方書。而班志著錄，若秦歌詩等，尙有存者。大約呂不韋作春秋，高誘序所云「集天下儒書」，因是儒雜諸家撰述，秦遂富有儲藏耳。學問之道，最宜各還其真，專好新奇，其說似是而非，古人於是乎冤矣。弟生平立言，苟非確有依據，不敢如梁簡文所譏「紙札無情，任其搖裂」者也。朋好中可與言者，祇有孟劬，可謂孤矣。惜。

公以詞曲爲顯門，所有經史學業，不甚肄業及之。倘勣惕兩公願與弟賞奇析疑，弟不勝欣幸。海上可談者，惟王雪澄廉訪。此老於各種門徑，皆能洞悉源流，而沈培翁溘然長逝，繼之以君，直不免老氏所嘆「知我者希」耳。不盡欲言，敬請
箸安不宣。

弟孫德謙頓首（五月七日）

瞿安仁兄大人閣下，頃奉
惠畢，以拙議爲善，豈

公之阿其所好乎？惟學問之道，不嫌辨詰。陳願兩君倘能從善服公，頗願告之。若自信過深者，則無暇與之聚訟矣。經學源流，弟夙事研治，今日而欲表章六藝，當求先聖所以垂教之旨，鄉壁虛造而專務新奇，未敢信從。至儒道之見於實行者，厥維禮。班固禮樂志故言：「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即繁文縟節，或失之遺本從末，亦告朔餼羊之意。孔子固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然揖讓升降，雖是禮之外貌，而精義存焉。特攷據家於明堂，深衣，甚且憑空立圖，則無謂耳。近人每以爲大同之世，無須乎禮教。不知人而無禮，亦猶車之一出軌道，必然傾覆矣。弟極思撰一文，闡明禮義，以恢張儒家經世之術。今明儒而以禮爲流毒，故略陳固陋，瀆塵

高聽。吾國學術待開闢者甚多，近世治周秦諸子，墨子則附入社會主義，老子則謂是放任主義。至於史家且欲發掘地下史料，然使敦煌石室不復發見，將從此無史學耶？嘗謂司馬子長南浮東至，亦極網羅散佚，乃五帝紀贊首，胤條例，則曰「擇其言尤雅者」，可知史之稱裁在慎擇也。叔蘊靜安皆爲朋好，靜安則過從最密，彼觀一古器，獲一舊拓，詳加考訂，弟總嫌其穿鑿而無關宏旨。有時獨標新解，如釋「史籀」二字，不作字體說，人且據之以推翻許叔重矣。爲學而不守亭林「信古闕疑」之旨，一任我之顛倒失實，於人心風俗，亦大有

關係。

俯徵拙著，固願貢其一二，但宗旨或恐不同，適足自點，不知其已也。叢刊惠賜兩冊，尙未領到，謹先鳴謝。此處所刻書，貴校專件來取甚好，敬請

撰安不宣。

弟孫德謙頓首（六月二十）

陳斟玄答孫益庵書

益庵先生閣下，比日瞿安返里，以

閣下三書見示，盥誦一過，至服

賢者思辨之審，治學之不苟同也。敢竭鄙思，爲

閣下一商推之。拙著明儒篇謂禮教之流毒，

尊指以爲謬妄。惟詳釋前文，自「世之尊儒者莫不盛言禮制，而病禮者亦以是病儒」云云，雖於禮教多所獻疑。而下文言，「明表於外者禮之末，存乎中者禮之本，但具玉帛而無其情，固舍本逐末，習僞失真，未足與言禮制」云云，則於前說詳加駁正，視

閣下所云「繁文縟節，或失之遺本從末，亦告朔餼羊之意」大旨仍復不異，特

閣下以節文者精義所由存，鄙意則謂禮以人情爲本，凡亡於禮而順於人心者皆謂之禮，反是未足以言禮耳。夫言學術與宗教有殊，宗教貴信仰，而學術則重商榷，竊於禮教問題，蓋廣陳商榷之說而加以折衷，不願以宗教態度，漫然尊信之而不疑也。敢質

高明，以爲奚若？至謂秦漢經說有方士化，

閣下取史記諸書，細加研考，實係鑿空之談，「方士所爲乃在求仙，而於經術則無預。班志藝文，以神仙一流廁之方伎之末，且不混入

道家，最爲有識，以之牽合陰陽家，夫豈可乎？」

閣下區方士與陰陽家而二之，謂彼等重在求神仙，與經術無預，所見至有特識。但中國學術，每由混而趨析，復由析而復混之勢，爲學者所不可諱者，請舉吾說，願平心而熟察之。史記封禪書言：「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攷騶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漢志並箸錄在陰陽家，而燕齊方士傳其術，則方士與陰陽家之關係，可以推知。劉向別錄述方士傳，鄒衍在燕吹律事，則陰陽家與方士是一是二，尤難區別。豈得謂爲牽合而否認之邪？更考史記孟荀列傳稱：「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又云：「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又云：「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禋祥度制。」是陰陽家著書，固注重五德終始，禋祥度制，及符應之說，與道家之明自然者迥不相侔。神仙一流，誠不可混入道家，而與陰陽家之因緣，究不可一例抹煞矣。且陰陽家鄒子之書，及春秋類鄒氏傳十一篇，今雖並佚，其詳不可得聞。而史記封禪書集解引如淳說：「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文選魏都賦引七略曰：「鄒子五德終始，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又引鄒子云：「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與漢書嚴安傳安所引論政教文質語，大抵相符。此史記所謂「五德轉移各有宜」也。周禮春官鐘師疏引五經異義云：「謹按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蓋衍書有記騶虞語，以爲王者符應之徵也。又周禮夏官司燿，先鄭注，引鄒子取火說，賈公彥疏謂其出於周書，蓋以取火之事，傳會五行者也。凡此雖非方士說經之辭，而儒生之引用其言以傳會經旨者衆矣。故曰經生之方士化，非方士之經生化也。他若尙書家之言洪范五行，易家之言陰陽災變，詩家之言五情六際，以及今文經師之竊取方士之說以解六藝者，如拙著所列，不可殫究，更無俟乎復述。其中大師如董仲舒輩，

著書言土龍聚蝦蟆，燒鍛豬尾埋死人骨，諸怪說與巫覡會何以異？謂爲經學之別傳，不知舍古文純樸鮮述，禱祥之外，其正傳又安在哉？來書言「爲學而不守亭林信古闕疑之旨，一任我之顛倒失實，於人心風俗大有關係。」所論至是，願世之治國聞者奉爲箴砭。但不願是非，一唯故說是崇，鄙意以爲未可。矧有明驗塙據而非任情臆斷者邪？往得審言丈書，言「眼前工爲駢儷文字，孟劬而外，惟有閣下。」客歲瞿安以尊著諸子通攷漢志釋例惠示，繙釋再三，因有善讀古書唯在斯人之歎，今承大教，又殷殷以從善服公相勗，故敢直陳胸臆，幸高明有以裁之！

大箸何時畢鑲，並望源源寄讀，開我見聞，無任禱盼。

弟陳鐘凡再拜（六月三十）

神田喜一郎來書

鐵僧先生函丈，曩奉賜書，並國學叢刊一部，感謝無已，近惟著祺增重，至以爲祝。國學叢刊所載大作數篇，皆頗服卓識，佩甚佩甚，弟前日將支那學雜誌二十餘冊，奉呈左右，想已登收矣。幸得電覽爲荷，來示所覓管子纂詁韓非解詁全書等書，現屬希覯，不日訪搜，當拜呈也。唯兒獻吉郎支那大文學史後藤淺太郎文字之起原，其著者學識庸陋，無足取者，是以未拜呈也。惟希垂諒。承貴校將俞曲園古書疑義舉例劉申叔左釁集現付印刷，倘蒙惠賜，幸何如之，即請台安。

弟信暢再拜（陽六月二十九日）

此東友神田君與余個人之私函，以有關國學消息，故謹登錄之。君一名信暢，號鬯齋，京都帝國大學學生，於去歲，至吾國參觀，在東南大學去後，來函具道企慕之誠，且以通訊雅事相約，而訖未一晤面也。承惠余支那學雜誌，中多鬯齋之作，直摩考訂樸學之壘。不圖吾國乾嘉諸老學風，今且盛行於日本，以視吾國今之洋化派，方赤目噴沫，口誅筆伐，毒罵亭林而土苴戴王俞孫，其君子小人之別，寧待辨耶？

顧實謹誌

趙少咸來書

楊森先生遊鑒，手書奉悉，承賜大箸，均領誦一一，惟校印韻鏡等，尙未到耳。成都今歲已閉城四次，教學均困，而紛爭正烈，如何如何？中自兩皮湘潭以經史文章詔導後學，經則季平伯揭，史則張森楷，文章則宋芸子，而小學一科，雖頗有所著述，多拘牽形體，習安邱書，廢金壇之學，戴王孔嚴存而不論，觀壽櫟廬遺書中，與學子講論者，亦足以見。今新學昌披，研求益寡，肆中書籍，益復少此。讀諸專開益良多，有未見者，因以知其梗概。茲奉上吳伯揭集一部，（壽櫟廬叢書）共二十四冊。六譯館叢書少緩再寄。（中略）趙世忠頓首

此亦趙先生與實個人私函，有關國學消息，故謹登錄之，願實識。